

蔡尚思著

中國思想研究法

商務印書館發行

10512
4496

(51)

4496



中國思想研究法

(學科會社·學史·學哲)

著 者 蔡 尙 思

校 閱 者

(以時問先後爲序)

甫文嵇	凡鐘陳
原栗張	徵詒柳
勉思呂	培元蔡
喬維蔣	剛頡顧

「世界上最可寶貴的，第一莫如思想家。蓋凡一般人所贊美的文明文化，光華燦爛的事業，那一件不是從思想家的腦帶裏爆發出來……」

所謂學問，固屬人類圖存進化的一件重要原素，但不參之以思想，總不免成了一個故紙堆中的蠹蟲。雖囊括九流百家，讀盡四庫全書，於己身於人羣，究能產生些什麼效果呢？我國歷來的學問家，大多數正坐了這個大弊病……到了前清，號稱古人所從事過的學問，應有盡有；而考據一項，尤高出二千餘年學者之上……然苟一細查其結果，實不過養成許多故紙堆中的書蠹而已……究其原因，總不外乎只知「學」而不知「思」罷了……章實齋曾大聲疾呼曰：「……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學問人，亦盍求所以然者思之乎？」……」（王緝塵章實齋

的思想系統）

目次

序一 蔡元培

序二 蔣維喬

序三 柳詒徵

序四 顧頡剛（顧序可兼作「本書提要」讀）

序五 陳鐘凡

自序

第一章 方法的意義範圍與次序

(一) 治學以方法爲首要

(二) 方法論的三方面

(1) 爲人爲己的目的

(2) 特論泛論的性質

(3) 廣義狹義的範圍

(三) 客觀的主觀與絕對的主觀絕對的客觀

(四) 本書各種方法的次序與要點

第二章 觀察的方法 (觀點的精華)

(一) 新觀點的理論

(1) 古今各種觀點不外兩條基本陣線

一

一

二

二

二

三

四

六

八

八

八

(2) 哲學社會科學史學的基本觀點……………一一

附錄 對於哲學社會科學史學各種原因的批判……………一六

(一) 分論……………一六

(1) 時代社會 (2) 學術教育 (3) 地理種族 (4) 天才個性 (5) 年齡老幼 (6) 階級遭遇——經濟的力量

(二) 總論……………三三

(二) 新觀點的應用……………三六

(1) 應用新觀點整理舊文化——各種方法的代謝與新學者的表示……………三六

(2) 今人用新觀點整理中國思想與我見——中國思想的階級性……………三八

附錄 用物觀考據證明李季觀察道家階級和主張的錯誤……………四〇

(三) 整個的貫通法……………四二

第三章 界限的方法……………四五

(一) 科學哲學社會科學三個體系與重要說明……………四五

(1) 體系……………四五

(2) 說明……………五八

附錄 哲學社會科學二者之互相關係與同一目標……………五八

(二) 古今中外各家思想的關係與比較……………六一

(1) 各家思想之異同創因真假醇雜的比較研究……………六一

(2) 先內博而後外博的博學步驟……………六四

(三) 不甚廣泛與多方面的有意義……………六八

(1) 研究中國思想與不廣泛的範圍……………六八

(2) 中國思想與多方面的問題……………七三

第四章 搜集的方法(材料的精華)……………七九

(一) 思想材料與書籍種類……………七九

- (1) 國學導論不可靠的明證……………八〇
- (2) 目錄學書不可靠的明證……………八三
- (A) 中國書名與內容不合——(甲)人我難辨 (乙)有用無用難辨 (丙)文集與非文集難辨 (丁)著書命名極不一致 (戊)書名雷同
- (B) 中國目錄學分類多混雜
- (3) 只有開鑛山式的搜集法爲最可靠……………八六
- (A) 集部的思想材料——(甲)文集 (乙)詩集 (丙)文編
- (B) 子部的思想材料——(甲)純家 (乙)雜家——(子)雜學(丑)雜述(寅)雜誌 (卯)考訂 (丙)子注 (丁)小說 (戊)類書
- (C) 史部的思想材料——(甲)正史 (乙)別史 (丙)紀事本末與編年 (丁)雜史 (戊)專史 (己)傳記 (庚)政書
- (D) 經部的思想材料——(甲)經 (乙)經注
- (E) 叢書的思想材料

(F) 尤應注意四種違禁書目及四庫存目中的思想材料——(甲)集部 (乙)子部 (丙)

史部 (丁)經部 (戊)叢書

(G) 須並注意四庫總目所無的思想材料

(H) 書籍種類應隨時代為轉移而不可固定

(I) 結論——打破五個舊念頭與到各大圖書館加緊涉獵的方法

(4) 直接的背景材料

(二) 中國歷代思想的盛衰與異同

(1) 歷代各種思想之盛衰與價值的是否一致

(2) 先秦漢後思想之形式與內容的有無系統

(三) 中國思想史料簡目

(1) 中國經濟思想史料

(2) 中國政治思想史料

(3) 中國教育思想史料

一〇一

一〇二

一〇三

一〇四

一〇五

一〇六

一〇七

一〇八

(4) 中國倫理思想史料……………一一七

第五章 選擇的方法……………一二三

(一) 對於新舊文化的各派見解——贊成反對調和揚棄四派的態度……………一二三

(二) 選擇材料與認識真理的兩種標準……………一二七

(三) 打破中國思想史上的道統說……………一三三

第六章 評論的方法(態度的精華)……………一三六

(一) 辯論批評的重要……………一三六

(1) 凡思想家皆需要「辯」……………一三六

(2) 批評者與被批評者的關係學術前途……………一三七

(二) 評論應有的各種態度——思想家與歷史家尤應注意……………一三九

(1) 勿慕名 (2) 勿畏勢 (3) 勿貪利 (4) 勿徇情——(A)是身親之愛(B)是恩仇之念(C)

是門戶之爭(D)是男女之情 (5)勿放誤 (6)勿臆說 (7)勿離題 (8)勿異擬 (9)勿

當然 (10)勿灰色 (11)勿嫉妬 (12)勿依附——(A)依託(B)附會(C)提倡獨立的精神糾正

摹做的觀念 (13)勿太過 (14)勿混談 (15)勿戀舊 (16)勿執一 (17)勿相對 (18)勿顛倒

(19)勿禁忌 (20)勿利用

(三) 評論須知的各種方法.....一八二

(1)順他法 (2)自主法 (3)反證法 (4)增補法 (5)矛盾法 (6)包圍法 (7)反省法

(8)修改法

(四) 價值與影響非盡合一——思想與歷史的結果.....一九一

(1)名聲影響非盡合理.....一九二

(2)影響非限於過去時代.....一九七

(3)影響有顯隱的不同.....一九八

(五) 先研究後批評與信仰.....二〇〇

第七章 實踐的刀法(學說的精華).....二〇二

(一) 思想與實踐的關係……………二〇二

(1) 實踐是最有價值的一種學問……………二〇二

(2) 學問之目的在乎實踐……………二〇五

(3) 學問多由實踐而來……………二〇六

(4) 實踐是否需要書本的學問……………二〇九

(5) 知行問題……………二一三

(6) 體用問題……………二一七

(7) 義利理欲問題……………二一九

(二) 個人與社會的實踐……………二二四

(1) 對於個人的實踐——中國思想的揚棄上(由(A)至(L)共十二點)……………二二五

(2) 對於社會的實踐——中國思想的揚棄下(由(A)至(U)共二十一點)……………二四三

(1)(2)兩節,包括人生社會各種重要問題。古來各家最有價值之論調,與著者自家之見解多在此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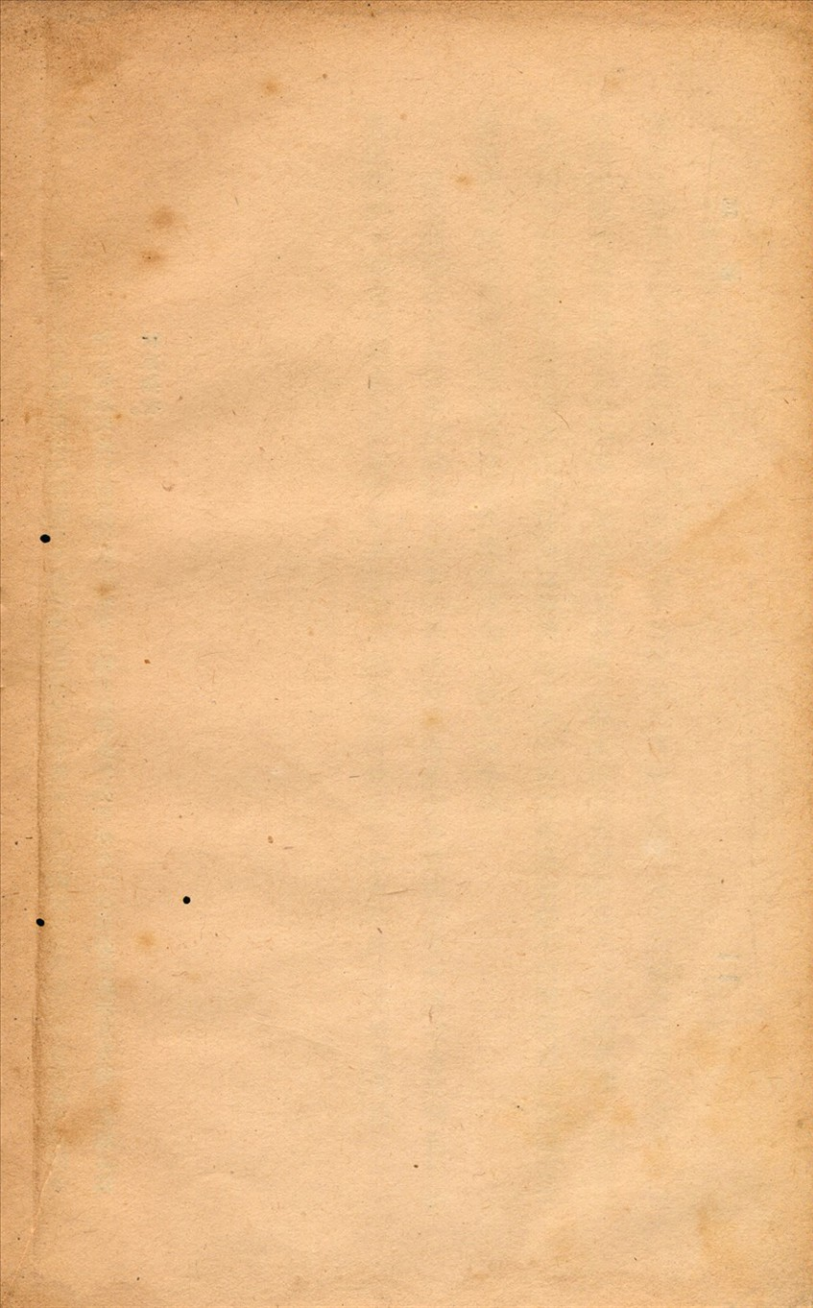
附錄

呂思勉先生介紹——蔡撰思想史與史學界之關係	一
稽文甫先生來書	二
陳鐘凡先生來書——祈早日問世勿祕而不宣	二
附王兆榮先生書	三
柳詒徵先生詩經正訓序——蔡撰思想史與國學圖書館藏書之關係	三
附蘇維嶽先生來書及詩	四
劉挾黎先生遺書	五
附蔡尙思跋	六

註一——右各序文之排列，除與我合作之陳鐘凡先生外，其餘均以作者之年齡爲序。

註二——本書各部分所論述，多視問題的重輕而詳略；而編號亦視論述的詳略而多少。

註三——本目錄的所以頗詳細，在乎當作索引，使閱者易於檢查；本目錄的所以加圈點，在乎當作提要，使閱者知其輕重。又此種圈點，係表示著者心得見解較多部分；但亦有一小部分，係表示在方法上思想上爲較重要者。



序一

昔有諧談，謂呂純陽見一寒士，欲濟之，指庭前一石成金，舉以相贈，士不受，呂驚喜，以爲此士不貪，可學道。士則曰：「吾欲得汝點石成金之指耳。」可以見愛智之人，其欲得方法，遠過於具體之知識也。唐人詩曰：「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可爲一切吝於說方法者之寫照矣。

近年我等讀顧君頡剛之古史辨第一冊，對於個人感想之遞變，傳說孳乳之次第，朋舊辨論之經過，皆詳悉敘述，使讀者時時引起參加討論之興會，所見稍有異同，卽馳書質問，故其書續增至第五冊而未已。

今者吾又得讀蔡君尙思之中國思想研究法（附中國思想史料簡目），雖其書體例與古史辨不同，而吾讀之，則全與讀古史辨第一冊時有同等之感。蔡君嘗著書述周季諸哲學家之思想，行世已久；近又發憤輯中國思想史，在南京國學圖書館及北平武漢上海等處讀別集子史四千餘種，

其平日涉獵之富，可推而知。博覽約取，積稿亦且等身。又與陳君、謝玄相約同編：自周秦至近百年，包括經濟、政治、教育、倫理、宗教、藝術各種思想。其成書之期，未能預定；而蔡君乃先爲研究法一編，以發其凡。其中對於觀察、界限、搜集、選擇、評論、及實踐諸方法，皆言之甚詳。余雖不敢謂蔡君此編，放之四海而皆準；然必能引起讀者之注意，而樂於參加討論，蓋無疑也。

吾尤感蔡君不吝以實地試驗之研究法，詳悉敘述，使讀者各能利用其所信之方法，而自行研究，以冀於中國思想歷史上有所貢獻，其公誠之態度，爲可欽也。二十五年八月三日蔡元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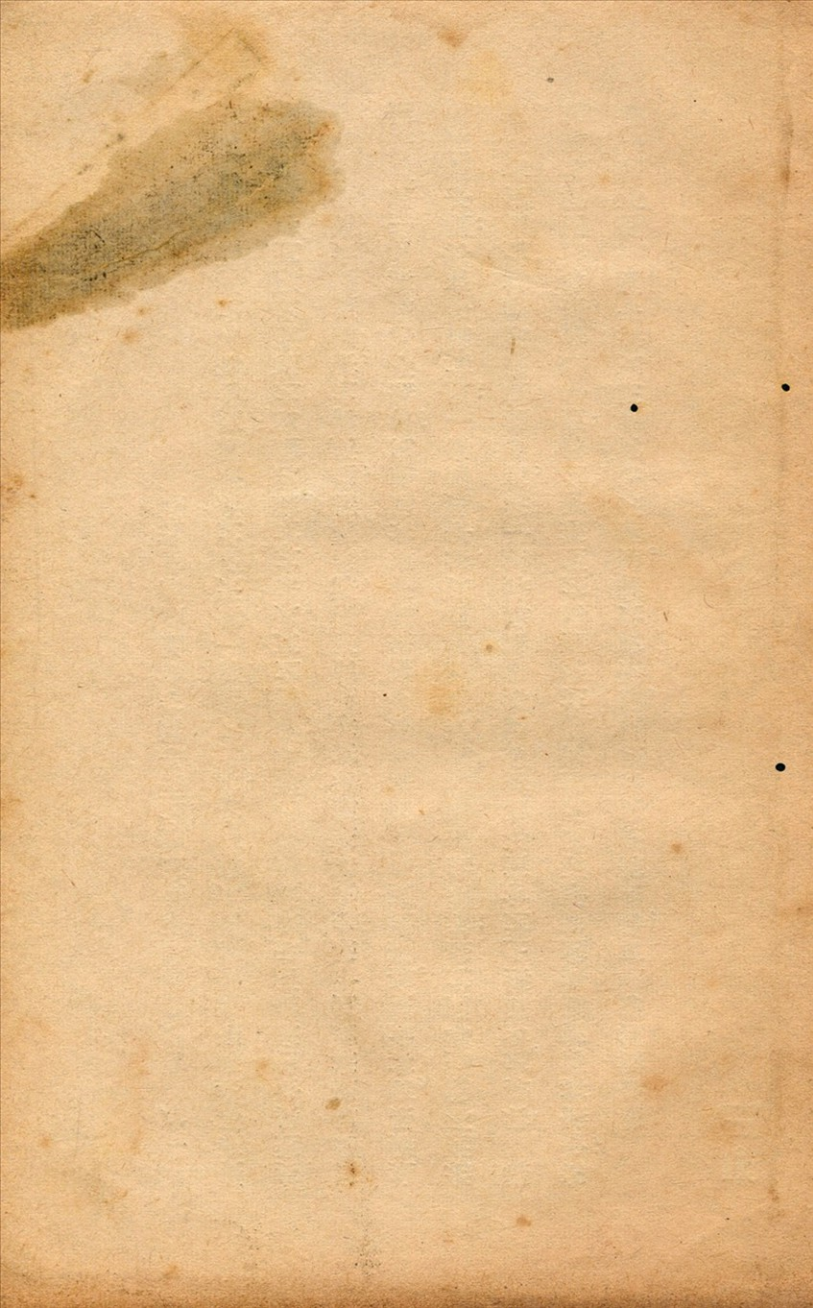
序二

曩在中國哲學會中，遇蔡君尙思，一見相契。其爲人也，思想銳敏，議論風生。厥後蔡君時時與余暢談，所談者皆思想上重要問題；復出其所著中國思想研究法示余，褒然巨帙，雖不過其思想史之前奏曲，而材料之豐富已若此！蓋蔡君喜讀書，每暑假，必深居於南北各大圖書館，飽讀羣書，除經史諸子之外，卽別集亦讀至三千餘種，隨讀隨錄，先爲長編，分經濟、政治、教育、倫理四類，積稿至十餘篋，可謂富矣！近人之編中國思想史也，恃其聰明，強古人之材料以就我，將古人之書，略爲翻閱，卽率爾操觚，妄加評量，驟讀之，似言之成理；及一按原書，立覺其紕繆百出。如蔡君之先讀原書，成長編，尅實從事，乃眞著作者之態度也！我國人之思想，周秦時最發達，兩漢至唐，皆有遜色，及宋代始有融貫儒釋老之理學，明清以來，又稍有變化。故編思想史者，輒病明清以後缺乏材料。鄙人私見，則謂：明清以來，思想未嘗不進展；特鮮有自成一子之著作，而多散見於集部之中。嘗懷此意，而未以語人。孰意蔡

君之搜羅材料，側重集部，乃與我不謀而合也。是書共分七章，以「界限的方法」、「選擇的方法」爲出發點，以「實踐的方法」爲歸宿；而以「搜羅的方法」、「觀察的方法」、「評論的方法」爲中心。凡研究學問，不在於奇炫博；必也有益於學人之身心，方爲真學問。蔡君以「實踐的方法」引導學子，其意深且摯哉！廿七年九月蔣維喬

序三

集合種種思想言論，錯綜條貫，緯以精思，而成此緒論。雖以下尚有正文若干編，此編不過一小部分；然其博貫獨到處，語語石破天驚，洵爲並時無兩之鉅著。譬之蜂蜜：一切書籍，等於園墅之羣花；經君採之，遂成無上之甘蜜。不讀書者，固不足論；姝姝於一家言，不能放眼以觀其通；或食古不化，老死不能知學問之益者；讀此書，能無愧死！鄙意微有異者：子集同出一原，其後各有界限；子有系統，集無系統，其大較也。近世文人議論獨到處，儘可采輯蒼萃爲思想史料；然不必以其有一說可采，遂目爲思想家。九流十家之成爲某家者，其學說前有淵源，後有紹述，所傳之書，淵邃博大，有壁壘，有堂奧，迥異於他家之所云。宋明諸儒，已形不逮；清之文人，去之尤遠。以進化之義衡之，固宜詳近而略遠，要亦不必軒輊溢量也。第六章，第七章，尤爲精粹。一創天下之所無，而反對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此君之最愜心語，願益勉之！丙子端午柳詒徵讀竟謹識



序四

揚雄有云：「僅彪於外而不弼中。」吾久欲友能雪斯恥者，今與蔡君尙思接，而自欣得其人也。本年夏，與君邂逅南京，孜孜十餘輩，方爲君執抄寫之役，乃知君與陳君榘、玄將合著鉅量之中國思想史，而以君所著中國思想研究法先焉。研究法成，寄頤剛督爲嚶引，發而讀之，則紛羅百氏，條別釐然。瀏覽既盡，益信君於學蓋無所不窺，故能語無泛設，悉有分寸，汰其成見，避厥籠統，既叮咛廣闢，亦飭飭弗辭，確乎苦心孤詣，戛然獨造。其採掘也，重在原料，其理董也，重在方法；觀察也，界限也，搜集也，選擇也，評論也，程序井井，未或少紊。以求因爲始基，而以實踐爲之殿。君之著書如是，君之治學整躬亦復如是，吾故敢舉揚雄之語而斷君爲能雪斯恥也。

茲編爲其思想史分編之一，卽以思想史料簡目附之。讀其條目，知所以成之者實甚非易易，蓋閱十數寒暑，讀別集至三千種，並其他著述垂四萬卷，自三代載籍，先秦諸子，以逮近今，直欲取三千

年來我國思想之弊病而廓清之，取其訛誤而匡訂之，取其罅隙而補苴之，取其蘊蓄而啓發之，取其束縛而解放之，取其螽蠹而掎擊以殲覆之。於司馬遷、桑弘羊、劉安、晁悅之、詹初、鄭樵、陳淳、羅璧、趙興時、貝瓊、黃省曾、屠隆、方鳳、許正吾、陳洪綬、華淑、薛應旂、李世熊、潘平格、王夫之、顧祖禹、費密、李紱、張英、章學誠、陳錫嘏、俞長城、吳定、宋華國、李元度、趙翼、全祖望、徐任師、尚銘、方苞、魏源、魏禧、李富孫、方以智、王韜、朱一新、俞樾、王祖畚諸家之說，則歷歷多所參酌。於近人梁任公、章太炎兩先生，暨當代馮、陶、陳、李、葉、呂、胡諸君子，則亶亶多所糾正。於崔寔、柳宗元、懷海、李觀、吳泳、吳如愚、石介、李綱、歐陽守道、陳傅良、鍾相、陳舜俞、鄭介夫、李贄、祝世祿、楊守陳、鄒德涵、鄒元標、王世懋、朱健、李夫人、馮時可、海瑞、沈幼宰、繆昌期、張元忭、范涑、吳應箕、楊思本、徐允祿、丘濬、鄭權、陸樹聲、黃宗羲、唐甄、顏元、陳祖范、袁枚、張貞生、張履祥、王源、王心敬、彭士望、陳瑚、劉紹旂、趙士麟、李埭、曠敏本、劉光蕢、黃以恭、雷士俊、戴震、戴綱孫、劉鴻翽、劉熙載、王棻、許鼎、姚輿、徐孚吉、傅山、呂留良、劉孚京、陳確、焦循、林伯桐、吳成佐、李柏、黃中堅、鄭燮、宋生、楊彝珍、俞正燮、臧庸、黃廷鑑、孫燮、劉淳、胡承諾、魯濱、阮烜輝、汪惟憲、何邦彥、吳桂森、任振旦、陳墉、強汝詢、洪秀全諸人，則又拳拳多所服膺。其駁正國情說及地理環境說之悖謬，而證明地理種族之

不能決定個人思想，尤徵卓識。「存在決定思維，而非思維決定存在。」是說也。君亦究之有素。而於二譚之書，並三致意焉。二譚者，五代譚峭，清季譚嗣同也。

舟楫得矣，欲濟則濟，易污濁爲澄澈，激盪萬流而一以貫之，其容與之樂，蓋可想也。爬梳蒐剔，疆理區除，既不爲曲學以阿世，而泰西名賢如美國摩爾甘、赫克、塞利格曼；德國恩格斯、馬克思、費爾巴哈、黑格爾；俄國伊里奇、盧波爾、芬格爾特、西洛可夫、拉比托斯、米定、波克諾夫、司基、波特卡諾夫諸氏之論著，亦每每資爲旁證。至正大公，一秉真理，其態度之純，有若此者。於是焚者以整，晦者以彰，尙實絀虛，潛研沈赴，而卒也泛應曲當，多所創獲。歷史的分期法，螺旋的因果論，卽其顯者。弗論何說，其述之也，俱法宗辯證，靡違邏輯。而學術與社會合一，尤其主張之犖犖大者。此其所以爲淹通也。聿學聿思，不罔不殆，長汀江氏以「好學深思」一再矜許，有以夫有以夫！

計君之完是鉅著也，初則有任公先生以誘迪之，中則遇柳翼謀、劉揆藜諸先生以相與檢討之，而夫人林女士、柏青昕夕鼓舞，更有以促成之；其寢饋辭章，蜚聲報界之時不與焉。君志期用世，故不爲無用之學，若祇規規於聲音訓詁校勘考校，則不屑也。抑頡剛猶有佩者，「不勤學卽自殺，不自殺

即勤學，無必死之精神，則無必成之事業。「語不驚人死不休，少陵而後復有斯人之數語者，君固嘗侃侃自道矣，則君之卓絕爲何如者。要之，其學也博，其思也慎，其辯也明，其行也篤，凡昔人嘆爲大難者，君并有焉。惟其善疑能博，所以善斷；惟其善斷，故得闡人所弗敢闡，決人所弗敢決，非特爲思想界放一異彩，所繫於整個學術者亦至宏且切。然則所謂「再加覃究，成一家言」者，果不負任公所勗，而負乎足以尙之矣。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七日顧頡剛拜序於北平研究院

序五

德化蔡君中睿約我分編中國思想史，內容凡分緒論，本論，結論三部，由中睿先草出中國思想史研究法八章，作為緒論。他既寫成，郵寄南京，囑為論定，並為序其概要，弁於簡端。

鐘凡按「思想」一詞，在英語曰「Thought」為思維者及其所思維之對象間的關係，即思維過程所得的結果。詳言之：即一切外界事象入吾人的意識，經分析，選擇，綜合諸作用而得的斷案，是為思想。綜合一般人普遍的思想，成為一時代有力的學說，名為「時代思想」或說「時代思潮」(Thought of Theage)。序述各時代思想的體系，派別，及其演進的經程，是為「思想史」(History of Thought)。

欲知思想所由成立，及其所以嬗變之原因，必先將思想的本質，及思想與其所思維對象的關係，略加說明：

蒲列哈諾夫 (Plekhanov) 史的「一元論說」

觀念論要由精神的某種性質，說明一切自然現象，及物質的一切性質；而唯物論却由物質的某種性質，由人體或一般生物的某種有機組織，說明心的現象。

由他前一種說法，以爲思維屬於精神的某種性質。如笛卡兒 (Descartes) 所主張的「天賦觀念」說，以爲人的理性，有不待經驗的證明，而自能發生明確的原理，爲知識的基礎。這是觀念論者對於思想的說明。由他後一種說法，以思想爲人體某種有機組織的一種作用。如華特生 (J. B. Watson) 行爲心理學一書，以思想爲運用喉嚨，喉頭，及胸膛上肌肉的一種運動。這是唯物論對於思想的解釋。以上是說的思想的本質，再推究思維與所思維對象的關係：由觀念論之說，則思想出於先天觀念，人類必先有思想，乃產生所思維之事物，卽由思想以決定一切事物，非由事物來決定思想。至唯物論則反其說，以爲不是人類意識決定人類的存在，而是社會存在來決定人類意識。

中容的觀察法，不贊成「玄虛的唯一論」，「機械的唯物論」，也不贊成「調和的兩因論」或「平等的多因論」，而提出「螺旋的因果論」的主張。他說：「人類社會是由經濟而政治而文

化的。例如人類先由經濟的動物，而變成政治的動物，以達到文化的動物。社會也由經濟的下層基礎，而逐漸有政治，以至於文化等上層建築。再仔細一點來分析：即在一切基礎的經濟當中，以生產爲最根本；同時如分配，消費，交換等，對於生產亦能發生反作用。在上層建築當中，以政治爲最重要，對於經濟亦能發生反作用；而文化雖爲次要，但對於經濟，政治等，亦能發生反作用。由正面看來，是益屬下層的種種，益有力量去決定益屬上層的種種。由反面看來：是那上層的種種，亦各能發生反作用於下層的種種。拿時間來比方：即變成人類的過程，以經濟生產的製造工具的動物爲最先，次爲經濟的分配消費交換的動物，再次爲政治的動物，而以變成文化的動物爲最後。拿空間來比方：即形成社會的經過，以經濟的生產爲最下層，次爲下層的經濟的分配消費交換，再次爲上層的政治，而以文化爲最上層。所以觀察思想家個人的「各別背景」，要認階級的關係，比學派的，才性的，年齡的種種關係來得重要；觀察整個社會的「共同背景」，要認經濟的關係，比政治的，文化的，民族的，地理的種種關係來得重要。這便是螺旋式的因果論。』他的意思就是說：人類由物質生活的生產過程，決定一般社會的，政治的，法制的，以及精神生活的文化過程；由上列兩種過程，形成人類

的意識形態。故思想爲實際生活的反映，必先有物質的及精神的實際生活，乃引起人類相當的思想；有某一時代普遍的生活狀況，乃形成某一時代思想的動向。思想家就一代的思想動向，加以整理，並決定其價值，才能使它成一有體系的學說。中容所說基本原因，在個人方面爲階級，在社會方面爲經濟，合起來說：就是人類物質生活的生產機構而已。人類精神生活基於其物質生活，物質生活愈進步，精神生活乃隨之發揚。因爲人類所以高出於其他一切生物，且進而能征服自然的緣故，就在他能製造工具，經營有組織的生產。近代新社會學者分析生產機構爲生產力，生產方法，生產關係三者。生產力以生產工具及生產技術的改進而逐漸擴大，生產方法以生產者與生產工具及生產手段三者的結合方式爲轉移，生產關係以生產手段及生產物的分配而異制。這三者間相互的關係，則生產方法依生產力以決定，而生產方法又轉以決定生產關係。社會每因生產力的激增，及生產方法的改進，致與生產關係發生衝突，乃破壞社會舊制而產生新制，社會發展的階段由是劃分。試舉例來說明：

如人類當用石器工具，經營漁獵生活時期，人與人在共同勞動的結合方式之下，無主從之關

係，這是原始的生產方法。其社會形式，即爲原始社會。其時人羣依氏族組織分別部居，又名爲氏族社會。至用銅器爲工具，經營畜牧生活，社會組織上乃有奴主及奴隸的生產關係。奴隸用奴主的工具，在他所佔有的牧場及土地上工作，這是奴隸生產方法。其社會形式，即爲奴隸社會。至用鐵器工具，經營農業生活，乃有地主與農民的生產關係。農民以他私用的手工工具，在地主佔有的土地上耕作，及從事其他工作，即爲封建生產方法。其社會形式，即爲封建社會。至近代西方諸國產業發達，利用機械工具，經營工業生產，乃發生資產者與勞動者的關係。勞動者依資產者私用的生產手段及工具，作共同勞動的結合方式，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其社會形式，即爲資本主義社會。

上述經濟條件爲社會演變的基因，然社會爲有機的，聯繫的整體，其變化隱顯錯雜，往往後一階段的現象，早蘊蓄於前一階段之中，爲其胚胎時期；又遺留至再下一階段而仍存其遺跡。如氏族社會已營初期農業，至封建社會仍以畜牧爲副業。在社會形式上似不易截然劃分，要非從當時普遍的生產關係上認清其區別，不能得到明確的段落。

中國古代社會，據考古學上發掘的成績，始石器的遺址，已發見於河北房山縣的周口店；舊石

器遺址，發見於內蒙古沙漠南附近黃河一帶；新石器及石銅交替期遺址，則西起甘肅，東到河南，分齊家，仰韶，馬廠三期；紫銅及青銅期遺址，分辛店，寺窪，沙井三期。這六期中所見到的陶器骨器上面，除幾何圖案及人形鳥獸形花紋而外，完全見不到文字，推其時人類當在原始社會形式中。般民族起於銅器期，到中葉盤庚時，乃有龜甲獸骨所刻的卜辭，考其記載，知其時經營畜牧生產，及奴隸生產方法，這是奴隸社會。到公元前一一三零年頃，周民族代起，鐵器發見，農業生產發達，領主與農奴的關係形成，封建社會由此成立。東周以後，農業及手工業生產激增，促進商業資本發達，舊有領主與農奴的關係日趨崩潰，原本可以推進社會到一個新興階段；但商業資本僅能供交換上流通之用，不能直接生產，不足為新社會構成的經濟基礎。而且彼時缺乏大工業做商業的後盾，致商業不能盡量發展，廣闢海外市場，反轉而投資於土地，與舊有貴族同化為農村中的地主；雖把政治上封建領主的勢力推翻，又成功社會上的封建地主；他們與農民的關係，仍為半超經濟的生產關係，其社會可叫做「半封建社會」。一直到公元後一八四〇年雅片戰爭之役，西洋機械工業輸入，才摧毀中國的自然經濟，使農村根本動搖，封建勢力歸於沒落，而工業資本多掌握於國際帝國主義者之

手，乃形成外資移植的「過渡社會」。

上述社會結構被經濟組織所決定，這是中容所說：「共同的社會背景，其主因為經濟。」尙有其他政治、地理、民族、文化的副因，當然不容抹煞。故中國自周初以迄清季，歷年幾及三千，社會絕無停滯不進，儼成殭石之理；於是一般學人視爲迷藏，紛紛設辭解釋。或以兩周爲封建社會，秦代至清中葉爲前資本主義社會；或以秦至清爲專制主義社會。考其所說前資本主義之特徵，除封建社會應具的條件而外，以商業資本宰制工業爲最要的條件；其所說專制主義社會，亦以商業資本及封建主義爲兩大因素。不知商業資本非生產資本，不能產生任何社會，已如前述。但在西方，商業資本發達，能使一切物品逐漸成爲商品化，侵蝕封建之統治，足爲資本主義擴清障礙的前驅，誠爲不可掩的事實；若在中國，則商業因種種限制，無發展機會，乃與封建主義結合而成新興地主。其對於農民之生產關係，雖由隸屬方式變爲契約方式，亦不過由純超經濟的強制變爲半超經濟的強制。兩者之區別，僅程度上之差，非性質上之差，仍當目爲「半封建的關係」，不必別立名目了。

上舉兩說，僅知到社會背景的主因，不顧及其他副因，故皆覺無當，於是又有細分法之說出。或

以西周前爲原始社會，周初至三國爲奴隸社會，南北朝至清中葉爲封建社會。或以西周前爲氏族社會，春秋至戰國初爲過渡社會，戰國初至後漢爲奴隸制社會，三國至五代爲封建社會，宋至清中葉爲先資本主義社會。兩派分期的繁簡雖異，而以秦漢爲奴隸制社會則同。考秦漢私家所蓄之奴隸，大半不事生產，卽與產業無多關係，不能使社會走入新的階段。

茲以戰國後封建制日趨沒落，秦代社會本有轉變之趨勢，以農民與舊貴族的暴動而中止。漢、晉、唐、宋的末季，舊社會仍不能維持，又以五胡蒙古遼金等遊牧民族一再侵入，及國內農民的擾攘，而呈循環往復的現象。故以西周爲典型封建社會時期，東周爲其衰落時期，秦漢以後爲半封建時期。如再詳爲分析，則秦訖東漢爲前期半封建社會，魏晉訖五代爲中期半封建社會，宋元迄於清季爲後期半封建社會。此三期中中國政治所以呈此旅進旅退之現狀者，一因舊封建勢力的反動，二因農民的暴動，三因遊牧民族的侵入。而經濟基礎，則以無新生產工具發生，手工業不能爲商業的後盾，致商業屢受挫抑而失敗，不足爲資本主義擴清障礙的先導。卽農業工具略見改進，然每遇水旱天災，仍無法挽救，終不能超越自然經濟的範圍。這是二千年來社會停滯不進的一大原因。

自清季雅片戰役至於今日，機械工業雖隨帝國主義者的勢力以來，摧毀我國的自然經濟，致農村頻於崩潰；然殘破之農家，其手工業既無法維持，而都市的機械工業悉由外人經營，以我國農村爲其銷售市場及原料供給之地，失業農人爲其工銀勞動者，同時又爲其商品消費者，遂陷中國於次殖民地之地位。這種外來的國際資本主義，日益加緊來破壞我國固有的社會及其生產形式，使它歸於消滅，以開拓外資發展的道路。百年以來，中國正走入此過渡的征途，尙未達到其最終的目的，故名之爲「過渡社會」，或外資本社會，當爲世人所公認。

中國社會史依其經濟基礎及其上層結構之政治的、法制的、文化的諸制度，可分爲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半封建社會、過渡社會五期，其反映此經濟基礎與諸制度的意識形態，當亦隨各期社會而演進。就大體來說：則原始社會，人類意識蒙昧，幾無有體系的思想可言。至奴隸社會，乃有宗教思想；封建社會，乃有玄學思想及曖昧的科學思想；資本社會，乃有純正的科學思想。這是從共同的社會背景之主因一方面言之；此外尙有政治、地理、民族、文化等附因，莫不反映於思想。故同一社會，思想家又分各種派別。試約略分期述之：

第一、原始社會思想，由遠古迄於殷盤庚以前。這是史前思想，當然無史料可稽。如近代考古家在內蒙古鄂爾斯多所發現的舊石器，張家口附近的新石器，及仰韶文化金石交替期的石器、陶器，皆完全不見文字的記載。此外書冊所傳的神話、傳說，又多不可信，無法研尋。今依人種學及比較心理學的研究，推知是期人類的思維，其意識上僅有直覺與聯想，尤以相近的聯想佔思想上重要的地位，每遇到不瞭解的現象，即援相近之現象以爲解釋；逮經驗日多，知識日進，方能應用相似的聯想。至相反的聯想，則非所能知。故對於生死亡亡的區別，人與物性質的不同，皆不能分辨。他們所信仰的惟有符咒及魔術而已。這是純爲社會條件的銅蔽，只得存而不論了。

第二、奴隸社會思想，由殷中葉盤庚到殷之末世，這期以殷墟所在的小屯文化爲代表，其出土的龜甲獸骨上所刻卜辭，由象形文字進至聲音文字，由單句記載進至複句記載，且可與各書中所存的史料互相印證。不過商書中的僞古文十篇，既不足信；今文七篇，亦不免有後人增飾的痕跡，仍然不足徵信。詩經中的商頌，更是春秋時宋人的作品。現在惟據卜辭，略見當時奴隸制度，其一般思想由庶物崇拜至於拜神、拜祖，由崇拜多神至於一神。大概由迷信而進於多神教、拜祖教，更進於一

神教，以巫史爲其領導。其社會亦由奴隸制漸進到封建制時期。

第三、封建社會思想，由西周迄於清代末葉鴉片戰役。這期因時間太長，更依經濟狀況，分爲四期：

一、兩周爲典型封建時期，其文獻傳留至今日的，金文刻辭而外，周書及周易的卦辭、爻辭，及全部詩經皆爲信史。時周民族勢力由黃河上游移至下游。武王克殷，尙容舊有諸侯各撫有封內之地；到周公東征以後，一衆建親賢，屏藩周室，一樹立封建的基礎。其政治組織以宗法制爲骨幹，使周姓諸侯列據四方；異姓諸侯與諸姬結爲婚媾，號爲甥舅，以成大小相維，內外相制之局，可說是完備。然諸侯於國內各自爲政，天子不得而臣；天子諸侯又分封采地於卿大夫，使各自組織獨立的莊園，而各爲其領主。此等封建領主直接分配土地於農民耕作，責成他們納稅，貢物及服勞役，兵服等義務，地位與奴隸無異；不過公田之外，尙有私田；納貢之餘，尙容私蓄；如詩經大田篇及七月篇所載。這是封建時代的農奴異於奴隸社會中奴隸的地方。彼時各級領主的思想，以宗教爲中心，其崇拜的對象，視等級而不同。春秋以後，因生產技術的進步，促成生產力的發展，但生產物的數量，趕不上人口

繁殖的數量，致人口過剩，引起國際間的紛擾。諸侯各謀開拓疆土，併吞小弱，國內陪臣又起來篡奪，封建制由內在的矛盾而趨於崩潰，舊貴族日就衰弱，新富室漸抬頭，各派的思想家乃同時並起，各以所處的地位不同，立說互異。其主張正名定分，維持封建舊制者為儒家。主張尚同兼愛，扶殖平民，抨擊貴族者為墨家。主張因仍自然，期復於原始社會者為道家。其他如許行倡並耕之說，惠施主氾愛之說，則近於墨。它翬魏牟縱欲任情，則近於道。儒家得到孟軻，荀卿，流傳遂廣。後來，韓非以法治主義融會儒道；名家則以同異之辨，攻詰儒墨。這皆是因為各家所處的階級不同，觀點不同，故立論懸殊，如水火黑白之相反。諸家乃各階級的代言人，不是故為立異，各執一說的。

二、秦漢為前期半封建時期。秦人以耕戰政策，吞併東方諸侯，實現統一政府，領域日見擴大，政權日益強固，毅然焚燒異說，希圖統一思想，不容異己之存在。融合儒道的法家，既推倒一時；綜合學派的雜家，更應運而起。但因土地私有制成立，豪強兼併之風日甚，剝削農民，稅至什分之五，加之國又有役之征，驅策農民，每以萬計。卒致舊封建領主領導失業農民，起而亡秦。漢初大封功臣，六七年間，次第消滅，改封子弟。又以七國之亂，削弱其土地，或留置京師，使他們不得就國，徒擁列王之名，

無封建之實，這是「封而不建」的政治。再說彼時的經濟基礎，則仍爲地主對於佃農的半封建狀況。雖國家一再減輕賦稅，由十分之一，減至三十分之一；然受其利者惟有地主，地主的實力加厚，佃農的疾苦益深。這輩地主子弟由鄉里選舉登用於朝，莫不以專制帝王爲最高的權威，視爲萬能的神聖。一切思想皆依附他以存在，供他的利用。其時政策號爲罷黜百家，表章儒術；而實則醉心於陰陽方術之士，長生久視之說。一時經師窺破他們隱衷，於是雜採術數家言，傅會經旨，揭持「天人感應」之說，妄談災異。儒生到此時變質，其真象不可復見。道家尤而效之，亦捨棄其原來「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等偏激主張，惟以「清淨無爲」之說，迎合時主，稱爲黃老。陰陽家遂乘勢播其妖妄之談，構成讖緯等書，流爲多神宗教，廣佈民間，乃有黃巾之亂，這是中國思想的黑暗時期。

三、魏晉迄五代爲中期半封建社會。漢末改郡縣制爲州郡制，其後，州牧坐大，據地自雄，傳之子孫，無異封國，演成三國鼎立之局，統一之帝國從此分裂。魏設刺史，或加「使持節都督」之稱，無異漢之州牧。晉封宗室，致八王構兵，五胡十六國紛紛內侵，北朝陷於異域，南朝以軍閥互相篡奪。隋人統一，一傳至煬帝，又爲太原留守李淵所篡。唐再統一，初行十道制，後於邊境設十節度使，復釀成藩

鎮之禍，朱全忠遂代唐室。五代十國，歷五十四年，凡易八姓十三主，直到宋人統一，軍閥割據之局纔告結束。這是中國史上「不封而建」的時期，或名此期爲封建社會，似乎不錯；但是說到經濟狀況：晉代曾用占田制，北魏、北齊、北周用均田制，唐用班田制，皆欲從平均土地，來解除農民的痛苦。但考其實際，各代之亟亟整理土地的原因，實爲政府增加稅收，不是爲人民謀福利的。因爲當三國六朝長期戰爭以後，人民多遺棄土地，流亡他鄉，廣大的荒原，到處皆是。時局稍定，不能不招徠逃亡，從新分配，予以相當田畝，充分利用其耕作力，使他們負擔各項課稅，兵役及雜役。其限制官吏占田，亦爲防止無稅地的增加而已。實則官吏已占之地，既未因限制而歸還，同時仍允許土地私有制之存在，且承認其買賣自由，終無法防止豪紳地主的兼併。故不待唐朝中葉，此制已破壞無餘。所謂節度使的又復任意支配，陷經濟於混亂狀態。這七百五十餘年之間，不獨平民備嘗兵戈之苦，卽一般士人亦感禍亂浸尋，安身無地，思想乃激起反抗之勢。初僅以懷疑態度，詰難歷來傳統的思想；繼而因爲舊思想已經廓清，新思想尙未建立，大家感到無出路，乃流於頹廢一途。當這個學術界苦悶到極端的時候，忽然西方佛教，流布東土。一時學者自然樂爲介紹，從事翻譯。後來更能融會貫通，自創新的

解釋。隋唐以後，沙門大師繼起，乃自立新的宗派，如華嚴宗的廣大圓通，禪宗的不著迹象，皆非印度舊說所能包容，簡直會合東西思想而成中國的佛教了。中唐以後，狂禪起來，其風漸漸的衰微。至晚唐，五代，更爲世人所不滿。道教在唐代，雖得帝王崇奉，定爲國家正教，然其立說淺薄，多採取象教密宗之說，傳會陰陽五行的迷信，本無甚麼宏深的學理；但其支配社會的力量很大，而且是宋代理學的前驅，亦言社會思想者所不可忽的。

四、宋元迄清季爲後期半封建社會。秦漢兩代雖爲專制政體，但其專制的程度，不如宋元明清四代很遠。中國專制政治的組織，到宋代乃更密。趙匡胤起自歸德節度使，本由軍閥出身。到他既得政權以後，乃力謀削減軍人特權，使軍民分治，並統一諸路財政。這樣辦法，才將全國的軍政民政財政統歸中央直接管轄，真正的集權的專制政治至是才能完成。政治因此得上軌道，日見脩明，當時儒生乃得從容綜合道教佛教而成統一的思想，所謂「理學」是也。但是宋代內政雖較爲整飭，而強鄰逼處，外禍日棘，政府因一度抵抗失敗，遂專取保守政策，忍辱屈服，祇求旦夕苟安，不顧將來危險，這是衰老民族的暮氣的表現。於此和平苟安主義之下，思想當然有保守的，惟心的傾向。其時有

主張富強政策，振作這樣衰頹學風者則爲江西學派。歐陽修、李觀舍性理而談政治，未能引起世人的注意。到王安石繼起，得神宗信任，毅然變更新法，以充實國家經濟，解除農人疾苦，並訓練諸路將兵，期於外抗強敵，內固國本。奈處此苟安空氣之中，保守派羣起反對，致良法不行，王氏失敗，終召金人之禍，黃河流域復陷於異族之手。南宋與金人對立百餘年，其文化由長江南移，至閩江流域。大致仍沿北宋思想，無大變更。朱熹出來綜合各派思想，建理氣二元論，集理學的大成。江西陸九淵持「心即理」之說，與他對抗。永嘉、永康學者倡功利主義，皆不能戰勝他。朱學勢力遂瀰漫南邦。他於理欲之辨，看得太嚴，至迂拘固執，適成爲束縛人心的工具。迨元後十三世紀，北方蒙古民族崛起，席卷中原，金、宋同歸消滅，理學也就闐然無聲光了。

元人囊括歐亞兩洲疆域，建立空前大帝國及四汗國。其時文化中心地，如中國、波斯、阿剌伯、印度、東歐，悉入其版圖，誠世界文化調和的絕好機會。無奈游牧民族不能負此大責，各地文化且被他們蹂躪，至於毀滅，無絲毫的貢獻。及至他們由游牧生活變爲定居生活以後，立即爲各地的固有文化所征服，與之同化。所以他們治理漢人的方法，仍憑借理學來維持政教，使朱學成爲社會上最有

權威的宗教。然因元人領土擴張，東西交通頻繁，致西方佛教中專事密咒的真言宗由土番輸入中土，爲蒙古、西藏諸族所崇奉，且與內部流行的神祕思想相結合，而成民間各種神祕宗教，和元末唱亂的白蓮教卽其中的一個。

朱元璋以平民革命，得前世遺民所鼓吹的民族思想及各種神祕宗教運動的助力，得告成功。詎料他既得天下以後，師法趙宋的故智，統一政權。且進一步廢除內閣制之丞相，分置六部，集大權於天子一身，實現獨裁政治，不容任何人妄參末議。於是摧殘士氣，干涉思想，仍借朱氏理學爲工具。又創八股制義文體，欽定考試功令，完全以朱注四書及朱派學者所注五經爲根據，不許世人批評或反對。朱學至此，遂爲專制魔王所利用，爲其錮蔽思想，消除反動的武器。時對於朱學作革新之運動者，粵東有陳獻章，湛若水兩氏，樹幟東南，其說徧於珠江流域。至十六世紀，王守仁倡「致良知」及「知行合一」之說，足矯朱學拘迂之失。風被一時，吳越、楚蜀之間講壇林立。弟子王畿、王艮所傳更廣，雖販夫走卒莫不聞風興起，當時號爲「心學」。從其游者，大概以率性爲真，操持爲僞，以文字爲不足求，典訓爲不足用，雖足以洗刷人心的萎靡，喚起振奮的勇氣；然而流於空疏放蕩，近於禪學，

爲一般學人所不滿。及熹宗之世，閹宦弄權，敗壞朝政，致國內流寇四起，社會動搖；國外強鄰壓境，勢尤岌岌，乃使談心言性之士，不能不轉變趨向，顧及實際問題。東林、復社兩派學者因以實踐主義爲天下唱。他們斥責權奸，指謫政治，風節懍懍，在人耳目。然國勢之危已如累卵，實非書生所能挽回，卒以流寇之禍，招致滿洲入關，亡國之慘劇復演於十七世紀了。

明室既亡，一般士人感外族的刺激，乃轉變向來治學之態度，捨空談而尙徵驗，貴力行。南方有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同時起來，他們講學著書，以經國寧民爲當務之急，一洗往時空疏之失。北方則顏元、李塉繼起，以孔孟之學在於躬行實踐，經世致用。這是東方特有的「惟行學派」。然刻苦自勵，難貞卓絕，非常人所能堪受，其傳乃不能久。此外尙有抱民族主義者，鑑於次次舉義多歸慘敗，乃深入社會下層，創立祕密宗教及會幫等集團，以組織民衆。其思想的普遍，效力的宏偉，有值得人佩服的。

清康熙兩朝，文網日密，講學之風頓息。吳、皖學人因致力經術，鑽研聲音訓詁，號爲「漢學」，來易「宋學」的旗幟。吳派以惠棟爲領袖，其學篤於信古，無多創獲。皖派以戴震爲中堅，於聲律、音韻、

曆數、典禮之學，皆能觀其會通。震又著原善、孟子字義疏證兩書，明理欲非二事，理氣爲一本，則是「惟情學派」的發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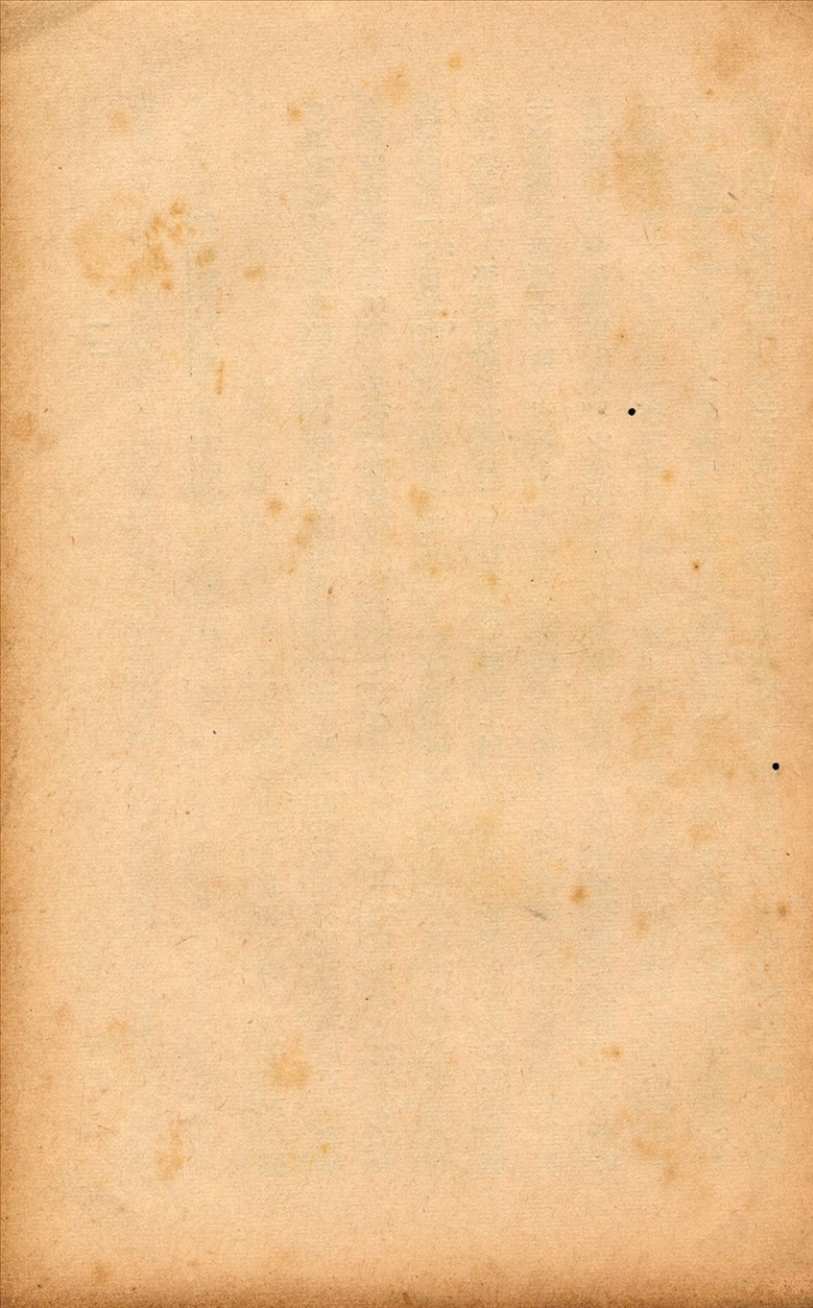
統觀周秦以來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由領主農奴制進爲地主佃傭制。其政治組織，由封建制進爲半封建制。卽由諸侯分權制進爲中央集權制，更進爲君主獨裁制。統治者的權威日高，反映此權威文化的思想亦隨之日密，所謂禮教法制諸規範，及義理心性諸學說，無不爲他們利用，來做束縛箝制的工具。而權威者本身，則超然於規範以外，非任何學說所能範圍。這皆是權威文化底下思想自然之趨勢，必待社會經濟基礎發生變動，同時適應此基礎所設立之政治的、法制的諸結構，由動搖而至於崩潰，而後思想界乃呈轉變之趨勢。如懷疑論者王充之起於漢末，直覺派禪學之起於唐末，功利派葉適、陳亮之在南宋，實踐學派之在晚明，惟行學派、惟情學派之出於清世，皆揚棄過去學說的弊病，建立新興學說來替代。這是二千年來封建社會及半封建社會思想嬗變的經過。

以上就共同的社會背景，把周秦以來的思想說個大概。此外尚有各別的個人背景，不及詳述，容於分論中再來說明。

第四、過渡社會思想。自清道光中葉雅片戰役（一八三八——四一）訖於現在爲過渡時代。清廷自雅片戰爭失敗，一八四二年，與英人結南京條約，開闢五口爲通商商埠。從此國際資本主義者得到經濟侵略的根據地，將他們機械工業所製造的過剩商品大量輸入，破壞我國固有的家庭手工工業，致農村日見衰落。農民多數失業，羣赴都市爲工銀勞動者，陷中國於次殖民地之地位。而國內的殘餘封建勢力之剝削未嘗稍懈，且日益加緊。加之天災人禍相逼而來，民不堪命，乃於一八五〇年暴發而爲太平天國之革命運動。雖因爲他們沒有體系的思想，一致的計劃，卒爲曾國藩統率的湘軍克服；然國藩所標榜的宋學終不足以壓人心，於是常州今文經學以起，揭持公羊家「張三世」，「通三統」之說，主張改制。康有爲根據此說，倡導戊戌變政，又因舊人的阻撓而失敗。到一九〇〇年，更暴發爲反帝的義和團運動，召八國聯軍攻陷平津，賠款求和。國勢至此，一蹶不能復振。清廷雖欲以維新政策，敷衍一時，而國民義憤終不能平，孫文乃倡民族革命，顛覆滿清，變更國體政體。袁世凱乘機秉政，竟欲借復古思想，帝制自爲。孫文更確定三民主義，爲國民革命的基礎。他蓋鑑於中國社會的現階段，確爲封建勢力殘餘，及國際資本侵略，國內資本衰弱的時期。故以民族主義

抵制帝國主義者的侵略，以民權主義肅清封建的殘餘勢力，以民生主義防範國內資本主義的形成。庶達到全國民衆自由平等的目的。有一部分人，則認中國目前社會已形成資本主義。那班矯枉者又爲封建思想張目，思再現專制政體於今日。此外，又有所謂無政府主義者，國家主義者，亦爲一部分人士所樂道。環顧社會，更有所謂金剛時輪法會、龍虎壇等，亦不乏羣衆頂禮膜拜於其間。似這樣思想錯亂，文化失調，致舉世惶惑，毫無歸束。實則核其內心，探其隱衷，各級人士幾無不以個人主義爲依歸。苟可以增進個人的權利，任何主張皆可犧牲，雖國亡種滅，亦非所恤。這是今日思想上的絕大危機。吾人值此危急存亡之會，猶得從容將過去思想加以結帳式的整理，其目的：一則應用科學方法，將前人遺留舊說，一一加以檢討，爲之重新估價；一則將過去最有價值的思想及其精神重爲建立，使與社會現階段互相適應，期實現最後的目的。這就是我與中睿相約分述這部思想史分編的主旨。先說一個大要，弁於書前，作爲序言。

二十五年夏六月陳鐘凡敘於南京清暉山館



自序

(一) 動機與計劃

(1) 動機

尙思的著這一部書，約有左列各種動機：

(A) 我到了北平，學問慾日益大，不久考入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研究「中國思想」，一面參考西洋各大家的學說，一面發表自己的見解。梁任公先生（啓超）因看到我的思想論文，而來書厚勉道：「大稿暇讀，具見精思，更加覃究，當可成一家言。勉旃！勉旃！」（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於是益自淬勵，開始注意有關係的材料；後來在滬漢各大學講學，擔任「中國哲學史」、「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學術概論」、「中國通史」一類課程，因連帶關係，益努力搜集。

(B) 我徧讀時賢所編關於中國哲學和社會科學的著作，覺得他們的方法雖也有很好的；但應用起來，卻多欠正確。(詳見書中新觀點的應用一節) 而新舊派的著作，又多同病着：內容空虛，材料缺乏。對於宋代以後：有的不能完成，有的雖完成而仍以正統派和普通常識(即人所共知者)為限，實不足以代表中國的思想。

(C) 我少時治中國哲學，獨側重「政治哲學」、「社會哲學」、「人生哲學」、「教育哲學」方面；而不喜歡「宇宙」、「心性」……一類玄談。後來因進而以為：哲學思想好像還不如社會科學思想對於人生社會關係的來得密切。因為「學術社會合一」是社會科學的特點；而漢後的經濟政治教育各種思想，更重實際，多屬經驗之談。有些盲從的，認「中國無所謂社會科學」這正如清李寶沅所譏：「事不目見而臆斷，其有無可乎哉？」(漢堂文鈔又書列子後)

(D) 民國以來，主張淘汰固有思想，估定過去價值，建設本位文化者，頗不乏人。在我卻以為：非先研究其整個，無從淘汰與估定；非先淘汰與估定，無從重新建設。

(E) 古今中外，異說紛紜，後之學者，無所適從。今特以本人涉獵為範圍，以大衆福利為目的，採

過去的材料，備今後的施行。有如白居易所主張的「爲民爲物爲事而作」（詳見新樂府序，與元九書）和袁枚所主張的「獵取精華」，「卻處處有我在」而我對於前哲今賢友朋後生，亦如袁氏所說「主善爲師」，「有一篇之善」，「一言之善」，「僕必師之」。（詳見再答李少鶴，答雷翠庭祭酒書；請再參看本書第五章（一）（4）揚棄主義伊里奇對於文化的主張。）

（F）吾在各大學講學，一般同學動輒以「各種研究法」和「要怎樣去求學處世」相問，使我忙於應答。而我後來，因爲自己所獲材料益富，所遇困難益多，也就益認方法的重要。所以今特先來完成這本中國思想研究法。又吾因鑒於歷史與思想有密切的關係，像梁任公先生的中國歷史研究法一類名著，所論因果，既不得要領；其他標準，亦尙未詳盡。故本書到處兼注重歷史的研究方法，現已將歷史的方法與應用方面，提出一小部分編成中國歷史新研究法一書。

既有動機，便有目的。我著這書的目的，約可分爲方法、材料、思想三方面來說：一爲集合古今中外各種正確的方法論而貫通之，使之成爲一種新鮮的總結的研究法。（多在中國思想研究法第二章）二爲大規模地把中國數千年來，尤其是宋以後大部分很寶貴的思想材料，從埋沒中掘發

出來，而後分別加以整理，以使今人從此而得很深切的認識中國思想文化。（多在中國思想研究法第四章）三爲對於古今中外各種思想學說，既選擇其精華，又糾正其荒謬；或詳前人所未詳，或發前人所未發。在自成一家，以利人益世。（多在中國思想研究法第七章）如再總起來說，就是以我的思想眼光，把中國古來最前進最精采的思想材料，和西洋近代最前進最精采的思想方法，貫通起來，而使之成爲一種化合古今中外人我的新方法。新思想。凡哲學與社會科學，思想與歷史，整理與創作，理論與實踐等，無不合一。朱一新曾主張道：「考證須字字有來歷；議論不必如此，而仍須有根據。所謂根據者，平日博考經史，覃思義理……無不講求，傾羣言之瀝液以出之……並非鑿空武斷以爲議論也。此其功視考證之難倍蓰，而學者必不可無此學識。考證須學，議論須識，合之乃善。」但此事卻如章學誠所歎：「吾之所爲，則舉世所不爲者也！」

(2) 計劃

陳澧先生（鐘凡）努力搜集中國藝術宗教方面的材料，於二十三年起決定與我合編「中國思想史」。但我對於體裁方面，前後卻有不同：起先，打算採取「通代分編」，分爲（一）中國思

想研究法（二）中國思想總背景（三）中國經濟思想史（四）中國政治思想史（五）中國教育倫理思想史（六）中國藝術宗教思想史（七）中國思想新估價（八）中國思想史表索引八種。按部分先後，陸續編著。以完成每一部分爲暫告一段落。各部各自獨立，但同時卻各部互相關係。

後來，我卻爲了下列各種原因，而決定改「通代分編」爲「斷代混編」，改「從古代整理下來」爲「從近百年整理上去」。第一是由於我常被文化界特約撰述現代近代的思想；第二是由於我看出各界對於現代近代思想同感興趣與需要（以上二點詳見拙著中國近百年思想史自序）；第三是由於目前整理中國思想者，多集中於周秦漢晉方面；至於近代現代思想，尤其是正統派之外的宋明清民國的思想著作，幾乎全不爲學者所注意。第四是由於我認「通代分編」的體裁，對於「背景」「估價」各方面，很容易重複，並會令人感到無從認識各家的整個面目，所以不如略採「斷代混編」的體裁。在每一時代之下，分各種人物；在每一人物之下，分經濟政治教育倫理各種思想。第五是我對於周秦明清現代的思想，較爲重視，較多用力。如採取斷代混編體，便可把

非我所長的部分，從緩去整理，或讓給別人去整理。現在暫將中國思想史一書分爲：（一）中國思想研究法，（二）中國上古思想史（周秦），（三）中國中古思想史（漢至五代），（四）中國近古思想史（宋元），（五）中國近世思想史（自明至清鴉片戰爭），（六）中國近百年思想史（自清鴉片戰爭至此刻），（七）中國思想史年表索引七種。其中的（一）爲一切的根據，（二）至（三）的材料，係人所共知，可緩整理部分；但周秦部分，仍極重要，須速應用正確觀點重新整理。（四）至（六）的材料，係人所少知，宜速整理部分。自（二）至（六），包括「背景」「估價」兩部分。以上所謂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各部分，純就平均分配思想材料着想；至於中國史的分期，吾的主張是：（一）多屬傳說時代，即虞夏以前的「原始共產社會時代」；（二）部分可考時代，即商的「奴隸社會時代」；（三）正式有史時代，即（1）周秦的「原始的封建社會時代」；（2）秦至清鴉片戰爭的「轉變的封建社會時代」；（3）清鴉片戰爭至今的「半殖民地（或半封建）社會時代」。

總之我們的計畫，在乎方法（尤其是觀點）與材料；至於體裁方面，比較沒有關係，非此則彼，

不必限定。大概如目的在編成各種思想史料，和便利專門學者，固當採取「通代分編」；如爲便利自己整理，和應付一般需要起見，自以「斷代混編」爲是。現在決先編成「簡要的斷代體」；將來如有需要，再就經濟政治教育倫理各部分，選出一二種，編成「詳細的問題體」可也。

我此刻既擁有二百餘萬言（將來擬力求簡要，刪存三四分之一）而極珍貴的中國各種思想材料，如生活安定，而且有空，沒有病痛，自然可以按期陸續完成。不然，則擬先成各種思想史長編，或把一切材料略爲編排，作爲各種思想史料。再不然，就只好把比較重要而先脫稿的中國思想研究法、中國近百年思想史兩種，公開獻給有志於思想歷史的學者與文化界了。

（二）方法與材料

（1）學問的兩大類

就字義言，學問約有二義：一則如古人所謂：「不能則學，不知則問。」「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此學問是作動詞講的。一則如後人所謂：學問家，有學問……一類，則作名詞講。在表面上，雖有動詞

與名詞的不同；要此二者缺一不可名詞的學問，實由動詞的學問而來。就實質言，學問約有二途：一爲手段的，卽方法的學問，或學問的工具；一爲目的的，卽真相的學問，或學問的事實。（此事實係廣義的，如一切歷史，固屬事實；卽一切思想，亦屬事實。例如孔子提倡仁孝……墨子提倡兼愛……此卽二人思想的事實。）前者如一切方法論或研究法，學者謂之「所以然」；後者如一切事實或思想，學者謂之「當然」或「所已然」。

(2) 博學與方法的輕重難易

「方法的學問與事實的學問，二者孰重孰輕？」解答此者，在學者中，約有兩派：一爲所謂前輩舊學者中的一部分，他們多注重事實或目的的研究，而認方法爲無足重輕；其一則爲所謂後輩新學者中的一部分，他們多注重方法或理論的研究，而認事實爲無足重輕。吾則以爲：博學而不知方法者，只是半個學問家；有了方法而不能博學，也還是半個學問家。因爲不博學的方法，任你說到「天花墜」，「滔滔不竭」，終是「紙上談兵」，「閉門造車」，「神話式玄談式的方法，沒有多大適用，甚至所謂真者非真，由自欺欺人，而誤己誤人，無方法的博學，任你「道貫古今」，「學博中外」。

終是「博而寡要，勞而無功」，「垃圾箱，字紙籠」的博學，自己不得要領，便無以使後學多所心得，所有整理或研究的工作，多等於白費。反之：有方法的材料，才是真相的材料；有材料的方法，才是實驗的方法。換言之：應合新舊學者，中西學問而爲一。卽用新學的西洋的方法，去研究舊學的中國的材料。如用科學來比方：則科學課本，好比「研究法」，而標本儀器好比「思想歷史」；二者相輔而行。這便是我極力主張方法與博學合一的理由。而我的所以要同時編著「思想史」與「研究法」二者的原因，亦在此。

或又問道：「方法與博學二者孰難孰易？」此在吾，亦以爲二者皆難而不易；不過這是以真正的方法與博學爲限的。若像一般「文抄公」，「文剪公」……的僞博學，和「心法」「冥想」……的空方法，那就皆易而不難了！

(3) 我的方法

我在方法論方面，對於現今各種玄虛的機械的武斷的片面的，和胡塗的灰色的調和的平等的觀點，皆未敢無條件的隨聲附和；而形式論理學，和歸納法考據學等，亦只是一種補助的方法，而

未能完全獨立。我從舊式的清代的歸納法考據學，到最新的西洋的辯證法和歷史的唯物論，都會劃出長久時間去作專門的研究，自然要由「有的比較注意，有的不合我見」而「有的比較精熟，有的少有心得」以致「有的多受影響，有的少所取材」。但我自己，卻也有創獲的愚見和集成的企圖。這便是善者從之，微者顯之，偏者正之，誤者改之，缺者補之……學者看完吾書，便會知道我的研究方法，既不是無根據的冥想，亦不是無見解的盲從。

(4) 我的材料

我在材料方面，爲了要使重要材料，不致逃出吾目，而趕讀清末以前四千種的書籍，論卷數似亦在四五萬卷以上。雖未能種種都一樣的精讀或細讀；但我的涉獵書籍與搜集材料，自問：第一、不像板本學者目錄學者，只翻卷首的序文目錄，和刻板的年月，就算完事，一天能夠查閱數百種。第二、不像一部分很經濟的學者，或聰明的學者，要著作或研究某一問題時，就跑到圖書館翻查古今圖書集成、宋元明儒學案、二十四史、九通、皇朝經世文編、百子全書幾部大書，再參看今人所著各種大概相同的新書。第三、不像一部分新學者，平日少讀中國舊籍，因一時要編起中國某某思想史來，便

跑到有名的國學家處，請其指導，開一書單，而後遵命去翻查，看完那書單，便自以爲什麼材料都莫能出乎其外了。第四、不像一部分舊學者，信任過去學者，根據目錄學書的分類與提要，去搜集材料。以爲研究文學，只要讀集部的重要書籍；研究哲學，只要讀子部及經部的重要書籍；研究史學，只要讀史部的重要書籍。（上海某有名的新文學家，作篇指導青年讀書的文章，也大倡此老調子。）第五、不像正統派的新舊學者，雖然不一定像上述四種人，但他們卻極信任過去的歷史與記載，專問正統與偏系，禮教與邪說，同宗與異端，有名與無聞，高貴與卑賤，成功與失敗，著錄與禁書，而不細察其真正的是非得失，眞僞善惡……遂自以爲自己所學與所述的一小部分，全是主要的，可以代表整個學術界；而所未知研究的一大部分，全是無足重輕的枝葉問題。與下乘學者在我以爲第一種人，講板本者，可不用說；講目錄者，多不可靠。因爲在短篇序文裏，實在看不出一大部書的內容來；就使看得出，也只是九牛之一毛，滄海之一粟。因爲有了此等目錄學者，便產出許多欺人誤人的目錄學書。第二種人，自今以後，實不屑爲。第三種人，臨時抱佛脚，就使佛真有靈，也不肯或未暇庇佑你；何況佛根本就不靈，至少也是少靈的呢？（參看本書「搜集法」）第四種人，要知道中國舊書的性

質，非常混雜，雖經傳統的目錄學書明分爲經史子集四部，仍嫌籠統。第五種人，未免太開倒車，新時代的人，實不宜如此。我今是要一一與之相反的。總之，我以為耳聞不如目見，間接不如直接，少讀不如多閱。例如我對於古來的文集，既發見其爲宋以後思想的大淵藪，便把南京國學圖書館最新出的集部書目逐一翻閱一下，結果把該館所有文集約三千種（前此已閱過的亦在內，詩詞曲等專集在外），通通過過眼，然後稍稍放心，以爲經此包圍涉獵，集部中的重要材料，大部分或不致遺失；同時，我所搜集到手的材料，亦多爲在我以前一切思想史所無者。所謂「學然後知不足」，吾今纔到此境界。唐代詩聖杜甫「讀書破萬卷」，在當時確可以算是最博學的文學家；但自唐至今，因印刷術的進步，著作的便利，書籍一代多於一代，單說清代的文集而被我涉獵的，已近二千種，卷數當在二萬以上。如使杜甫生在今世，仍舊只讀萬卷書，那就無所謂博學了。我想，他也許會讀到十萬卷，而說「讀書破萬卷」呢。吾今雖用盡心血，痛苦萬分，結果也只能涉獵到四千種，所以仍舊覺得慚愧。學者如要知道我的材料的來源，我今可附錄數語於此：

按四庫全書，著錄者計三千四百五十八種。（存目六千七百八十八種，不在內。）尙思生平

涉覽之書，經最近之統計，竟將近四千種。（卷數尙未統計，又單文集已近三千人。）惟吾所閱之書，異於四庫全書所收者，約有三點：吾側重集部之文集，次爲子部中之先秦諸子，宋明理學，及漢後雜家筆記小說等；又其次爲史部之正史，及政書部分；而以經部爲最少。在四庫全書，則四者略均；其眼光亦重經史，而輕子集。此其一。吾所讀之書，多在後代，及出於四庫全書之後者；而對於四庫存目與四種違禁書目亦勤於訪閱。若四庫全書，則純以正統派爲限；至清初爲止。此其二。吾所閱者，以各本人最完備之一種書爲限；至於不完備，或重複之本書，及經後人刪節注解之書，則皆不閱。故吾所謂「種」，實多指「人」而言。雖在一人一部中，而有數種不同之書，亦仍以一種計算。若四庫全書，則不然。此其三。（見國學圖書館第八年刊拙作學問家與圖書館一文）

（5）故我與今我

就學問言：我從前是做「專精數部」的工夫；近來，尤其到武昌（民國二十年秋起）以後，益反而趕做博覽羣籍的工夫。以前注重空論；近來注重實學。就思想言：中學時代，是信奉儒家孔子，而排斥諸子以及其他的；後來到了北平（十四年秋起）多讀點書，便知道前此主張的不對，而更主

張惟真理是視而不問一切宗派門戶。又第一次在上海講學時（十八年秋起）還是不出空想的，注重目的的（詳見倫理革命一書）到了武昌，才變成科學的，注重實踐的。就學科言，中學時代，是治古文，尤其是韓愈的古文，並兼研究經書諸子。到了北平，便喜治哲學，與歷史，因又涉及社會科學。換言之，便是站在哲學與社會科學的中間，喜歡與社會科學性質相近的一部分哲學，以為新時代的哲學，要和社會科學謀接近；不可再如從前的以心學玄學神學為中心。所以我所研究的思想，是在乎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就方法言，最初是不講方法的，自往北平到第一次在上海大夏復旦等大學教書時，還是「因素論」即「平等的多因主義」的色彩帶得很重；自到武昌以後，才漸漸像這本中國思想研究法中所說的。換言之，起先傾向「信古」中間傾向「疑古」近來傾向「釋古」。（釋古一個名詞，係從馮友蘭先生說。）

總而言之，我個人的歷史，在思想與方法各方面，均可用「辯證法」的眼光，把牠分做三小時：期即由「正」而「反」到「合」。我自往武昌以至這第二次來滬（二十四年秋起）在兩地各大學講學，如擔任「中國思想史」、「中國哲學史」、「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通史」、「中國

史學史」，「中國學術概論」一類課程，便先把這中國思想研究法的大意，及所搜集到手的其他方面的幾箱材料，分別在有關係的各課程裏向諸生講授，諸生認為多是一般課本參考書所無者，所以很樂於聽講。我今因這本新著作既已成功，對於過去一切隨便寫出的著作，自當聲明作廢。

(三) 圖書館與文化界

(1) 圖書館

我自離開北平以後，便歷在滬漢講學，除滬漢兩地圖書館是吾課餘前往搜集材料外；又於二十三年春請假再赴北平：在國立北平圖書館，東方圖書館，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等處補充搜集關於清代禁書和其他祕本的材料。更於同年暑假向學校辭職，到南京入住號稱全國第二大圖書館的國學圖書館，根據該館目錄，凡未經前此翻閱過的要籍，多逐部涉獵一過（多指文集部分）；若就對我利益的程度而說，則幫助我最多的，便是這在南京龍蟠里的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其次為國立北平圖書館，東方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以及湖北省立圖書館（多由程方先生代借），國

立武漢大學圖書館（多由呂懷君先生代借），華中大學的文華公書林等。其中如武漢大圖書館，湖北圖書館，因為有人代借，所以就是善本書和叢書，有時也可以通融的拿出館外來。而武漢藏書家兼目錄學板本學者徐行可先生（恕），和努力搜集近代史料的鄭鶴聲先生，我也曾向他們借過書籍，問過板本。飲水思源，我應該首向以上各圖書館道謝！但以上所云，多屬中國固有圖書；至於西洋近代的新社會科學新哲學譯著，則為現今各大圖書館所少收藏，只好由我自己隨時向上海武漢北平等處新書店去訪購。

（二）文化界

在搜集中國思想史各種材料（中國思想研究法在內）時期（十四年起），獎勵我指導我的，首推梁任公、王靜安（國維）、陳援庵（垣）、江叔海（瀚）、李證剛（翊灼）、梅擲芸（光羲）、陳百年（大齊）諸先生。在編著中國思想研究法時期（二十三年起），由同意而促成我的，首推蔡子民（元培）、李證剛、黃離明（建中）、歐陽予倩、柳翼謀（詒徵）、劉楚賢（挾藜）、陳斟玄諸先生。在中國思想研究法的脫稿至增訂時期（二十五年夏起），與我討論或並代為校閱贈送序

文的，首推陳黼玄、柳翼謀、蔡子民、顧頡剛（顧先生最能認識我的一切），稽文甫、張栗原、蔣竹莊（維喬）、呂誠之（思勉）及陳道生諸先生。他如朱邊先（希祖）、章太炎、李石岑諸先生，我也常與之討論中國學術思想。所以自梁先生以下各位師友，都是吾所應該鄭重表示感謝的！

此外因知道我此種研究工作，而特約我撰述關於中國思想文化的稿子的，有滬大出版委員會，及馬宗榮、雷震艾、思奇諸先生。要代我刊印本書的，有陳柱尊（柱）先生的要我先選錄幾章在學術世界發表，王宏實（兆榮）先生的要我把全稿發表於學藝雜誌，並刊入中華學藝社學藝叢書（我因要再增刪改正，與一時鈔寫不便，故未應命。）要聘我去專門指導與講授中國思想的，有廣州學海書院（係研究院）的派負責人來滬大要我專任「指導該院研究生研究中國社會科學」的導師，光華大學與蔣竹莊先生的要我講授「中國思想史」（雖送聘書，我均未就。）盼望我能够早日完成中國思想史的，有參加中國哲學會第三屆年會的許多新舊朋友；而因讀我三十年來的中國思想界，兩年來的中國思想界，研究中國思想應有的新認識等文，而未見面或不知名的許多學者學生，也紛紛來函獎勵。以上是近來文化界對於吾的研究工作的注意。

吾在華中大大學講學時，因黃心學霍恒德諸同學的努力研究近代西洋最新的方法論，每讀一新書，即互相介紹；如不易得者，亦互相借閱；有所疑問，更互相討論。吾的研究新方法論，因此而益感便利。又前在大夏大學講學時，有一位長於文學的邱竹師同學，前年暑假特聘他到南京國學圖書館爲吾校勘，兼代吾指導鈔寫員工作。而十幾位每日到國學圖書館爲我鈔寫材料的鈔寫員，在大暑中趕快工作於一個足月，便把近百萬言的材料，從近千種的舊籍中鈔出，尤使吾念念不忘。此外還有一個人，對我也是有幫助的，這是內子林柏青女士。我爲了慎重，草稿是常改的中間曾經她很用心的代吾重抄過一回，有時候且抄到午夜；而她也很會考慮，可以給我做點參考。

(四) 改編與求教

(1) 改編

自前年五月初到此刻，已有兩年半之久，我爲慎重起見：一面繼續寄稿請各師友校閱和商榷；一面由自己不斷的翻查新舊書籍，斟酌考慮，大小改正與增刪，當不下百次。起先增補到三四十萬

字，繼則由刪成二十五萬字而到近二十萬字，現又把近二十萬字而刪到約十二萬字。茲將經過情形，略述於左：

因爲觀察的方法（一）那一部分很重要，所以把六七年來被我眉批提要，加圈摺角，多作記號，以便考查的新哲學、新社會科學方法論譯著數十種，再溫一遍，對於最重要而又最正確的部分或書籍，先做選取的工作，次做集成的工作，後做闡明的工作。（有一部分是在從前草成的）把原稿重新整理一下，有的刪去，有的保留，有的修正，有的補充。（以「補充」爲最多）當我擬定綱目正在修改的時候（去年一月），因出席在南京開的中國哲學會第三屆年會，提出和本書有關係的論文，並和四方來會學者，討論中國學術思想與西洋新方法論。最可紀念的，就是遇到對於新觀點既有研究又能應用的稽文甫先生，稽先生又於會畢來滬訪我，我把全書和擬定的新觀點綱目，請他審查一下，他結果無異議。到了客秋，那一部分已改編竣事，精研新觀點的張栗原先生和我又都因戰事逃入法租界，時常往來談論一切，我乘此機會，抽出觀察的方法全章，和全書詳細目錄，請他慎重爲我校閱，並代刪節。他除了對於我用的名辭，有所商量以外，也認理論與應用各部分都很

正確，不可再求簡要，以致不易令人了解。我當時曾擬讓牠（第二章（一））的篇幅佔得絕對的多數（原文多至七萬字）；但經後來，一再考慮，卻把牠刪去，打算另外編社會科學基本方法一書，以供讀本書者的參考。最近，我又把書中和歷史有關係的一小部分，另外抽出編成中國歷史新研究法一書，中國歷史新研究法與本書的關係，好比手足的處處互相互相依賴。顧先生序中說的「歷史的分期法」現已併入中國歷史新研究法，希望閱者注意及之。

教育部於二十四年八月起補助滬江大學一個「文史特種教席」（特別講座）當局聘我來擔任。因京滬間來往很便利，所以得再乘前年暑假的機會，到南京重入國學圖書館去補充涉獵書籍，並把一切寄存館中的書稿運滬；不久，又再到京，把從前住該館搜集只先在書目中登記的材料鈔出，因再翻閱這一大堆的材料，便再抽出很有關係的好幾萬字，分別補入書中。（多屬附錄原文作註方面）後來稽先生對我說：「與其失之繁，毋寧失之簡。換言之：搜集材料當求詳盡，編著成書當求簡要。」這實不失為至理名言；但其他師友，卻多不以極端求簡與完全取消原文為然，其理由是：「您這本書和普通的著作不同，例如您書中所引證的人名書名至理名言，多不是一般圖書

館所有，和一般學者所知道的。如不詳備一點，便又害了「正統」「道統」「陳陳相因」「人云亦云」的流行病了；況偉大著作如馬克思資本論一類，也是繁徵廣引，力求材料豐富的。』所以結果，只好一面盡量刪去附錄原文，一面略爲提要與註明出處。如讀者想由本書的提要，進而詳讀某古人某名言的原文，而又苦無書或難查者，來函詢問，自當明告。再有一個辦法，就是打算將來把多附原文的本書原稿，招人重鈔一部，交給益我這書最多的南京國學圖書館收藏，以備今後讀者的翻查。汪馥泉先生也要我就本書中的中國思想史料簡目，註明各人的著作，在我原意，是認那簡目的大部分，如讀者按着人名去找書籍，並不算難；如讀者一點力也不肯費，則儘可等看很詳細的中國思想史。

蔣竹莊先生認我的「中國思想史」與其通代分編而爲經濟政治教育倫理各種思想史，不如把牠改爲斷代混編：先由清代思想史着手，次及清以前各代思想史，較爲便當。」我本也想到此層，現已接受蔣先生的主張。又陳子展先生，要我們於原有各種思想之外，添一「文藝思想。」我以為：只要有人加入，分工合作，至於擴大範圍，增加部分，那是不成問題的。

自七七蘆溝橋事變發生故都圖書損失以後，我益重視我從北平各大圖書館採來的那一部分材料；不久空前未有的統一抗戰，於八一三開始，我雖把所有圖書物件放棄於滬江大學；但對於由南北各大圖書館採來的三箱寶貴材料，卻自幸多已搬出。（惟關於各家「背景」材料的一大部分，和劄記索引的一小部分，因抽出另排公文櫃中，以致臨急忘記帶出，仍覺可惜，此後恐怕無法搜集了！）而這本中國思想研究法更在機聲軋軋，砲聲隆隆的危城中，繼續增訂。我對於本書第二章觀察的方法，和第七章實踐的方法所引古今中外一般聖哲的至理名言，至此而益覺其有價值而很切用；就是自己說的話，也因此而益堅信不疑。

（2）求教

近幾年來，新舊師友（不論信古、疑古、釋古各派）和初見面而頭腦有相當清楚的人，其思想或方法向來和我不甚合者，只因和我暢談，或看見吾一部分稿子，和近來發表的幾篇論文，也多對我深表好意。這是最引為欣慰的！我很希望自此以後，國內學者能够漸漸地不再有無謂的盲目的門戶意氣之爭，大家都足蹈實地，努力去求真理，提出成績，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便不應

該有所嫉妬，妄加摧殘。

我因近來書籍益多讀，材料益多得，於是益覺治學之難：既貴分析，又貴貫通，（所謂「知類通達」）是爲一難；既貴博學，又貴精思，是爲二難。換言之，即既貴材料（或學問）豐富，又貴方法精確，更貴思想（或見識）高超，兼此三長，古今罕見。吾今雖不揣固陋，勉爲其難，究竟尙未有合，惟生平精力，幾盡於此，可以少愧而已！

最後，我很盼望國中學者的，有二點：一是多方合作：例如吾在「中國各種思想史料簡目」中所提出的人名，往往爲現今所有「人名辭典」「生卒年表」（如商務印書館的中國人名大辭典，歷代名人生卒年表，歷代名人年里碑傳總表，及國學圖書館的歷代名人生卒年表補等）一類書籍所無，無從依生先後的嚴格次序去排列。此事吾頗感困難，前已與顧頡剛先生論及之。其他需要合作的地方，也還不少。如有努力的學者，願很忠實的加入合作，吾是熱烈歡迎的！一是多所指教：因怕記憶有錯誤，希望海內博學者，多多指正。再如認吾的各種方法尙有待商榷的地方，也希望發表意見，直接賜示，經考慮後，果極正確，即行修改，以臻完善。

中國思想研究法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雙十節蔡尙思草于上海

再版自序

本書在這「大時代」出版，能于短期間售罄，這是我料想不到的。我現在在大學裏專門講授「共同必修」的「中國通史」也以本書關於「歷史方法」部分即觀察、選擇、評論、實踐等章爲「緒論」而由我再加補充與說明。現在特作一「索引」以便有志史學者的參考：

- (1) 本書提要與方法的次序——見顧序，蔣柳二序，自序，第一章(四)。
- (2) 方法的最爲重要——見蔡序，自序(二)，第一章(一)(二)(三)。
- (3) 歷史與思想的密切關係——見卷末呂氏介紹，卷頭語，自序(一)(1)，(二)(5)，(四)(1)；第三章(一)及附錄。
- (4) 專史的範圍與步驟——見第三章(二)(三)。
- (5) 史料的搜集與選擇——見第四章(一)中的(1)(2)(4)及(3)中的

(1) 第五章。

- (6) 歷史上思想上的觀點與應用——見第二章「多屬因」第六章(四)「多屬果」。
- (7) 歷史家思想家的態度與精神——見第六章(一)(二)(三)(五)。
- (8) 中國通史的分期與大要——見自序(一)中的(2)陳序(？)。
- (9) 中國思想的史料與演變——見第四章(一)中的(3)(二)(三)。
- (10) 中國文化的重新估價與人生社會的重要問題——見第七章。

【注意】其中以(5)(6)(7)(9)(10)五部分為最重要，(3)(5)(6)(7)(8)(10)六部分兼「一般」「基本」性質的「中國歷史研究方法」。

原稿引國人編譯的西洋理論名著，多寫簡名，現在一一加以註明，附于卷末。又本書排版時，未經我親自校對，以致多所錯誤，現在略翻一下，也隨便抄出一張勘誤表；至于一時未被我看到的和無需特別指出的部分，只好請閱者自己注意！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蔡尙思草于滬江

中國思想研究法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

第一章 方法的意義範圍與次序

(一) 治學以方法爲首要

研究學術，以方法爲首要。方法是研究者欲達到目的地，求得目的物的一個利器，利器亦可叫做手段或工具。孔子說得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第一、有了方法，便容易好比黑夜去覓遺失的東西，在暗中亂摸者，多勞而無功，失意而歸；帶火者，多不費工夫，如願以償。甚至如行舟，無探照燈和指南針，不但無法速到，而且會碰到危險。第二、有了方法，便正確，好比人的眼睛，只能見顯而不能見微，往往對於微物，多所猜想，以致誤會；我們用了顯微鏡，就得見其真面目了。所以可說：「研究

529610

民國37.3.16

的方法」就是學問家的探照燈和顯微鏡。

(二) 方法論的三方面

方法論可就「目的」「性質」「範圍」三方面去分類：

(1) 爲人爲己的目的

就目的方面言，方法論有「人」「我」二「爲」：「爲人」便是向初學或後知者而說法，給他做指南。「爲我」像一般自己著書，先自立個義例的，皆近此類。吾今的中國思想研究法，一面當然要代我自己的中國思想史立點義例；一面卻是要給人家做指南的。單就治學而論，尤其是實學，（非就倫理學言）凡欲爲人者必先爲己，然後以先知覺後知；不然，自身既一無所有，試問要拿何物去濟人？所以「爲我」只是表示本身是個實地研究者吧了；而其最大目的還是在乎「爲人」。

(2) 特論泛論的性質

就性質方面言，方法論約可分爲「特」「泛」二「論」：「特論的方法」既專爲甲學指示

途徑，便不適用於乙學，如「文字學研究法」、「文學研究法」等類；「泛論的方法」前此是指論理學中之一部分；吾今此書實則包括「特」「泛」二者，例如既言中國思想，則凡研究中國之專門學如哲學、經濟、政治、教育、倫理……等思想者皆適用；而歷史、社會諸學，亦與此有大關係。因中國之各種思想，原皆混而不分，故吾之研究法，亦跟着通行而無阻。又吾所論，不但不是論理學中的一部分；而且絕對非整個的論理學所能包括。蓋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古今中外各學所共通的。這便是有似「泛論的方法」處。但有一部分，既是專就中國思想立論，非他國學術，他科學術所適用，便又有似「特論的方法」處。吾的各種方法中，惟「搜集的方法」一事為特別，不但一般學生談不到；即許多很活動的教授，恐亦不暇為。不過如根據吾的人名或書單（指所附中國思想史料簡目）去研究各專門史，那又變成普通了。因為可以百發百中，或所發多中，絕不像我初次直接的在海底摸覓真珠的樣子。即初次直接者為特別，甚難；後來間接者，為普通，較易。至於其餘各種方法，則不論古今中外，專門普通，似多適用。

（3）廣義狹義的範圍

就範圍方面言，方法論又有「廣」「狹」「一」「義」「狹義說」普通多指觀點，如吾書中「觀察的方法」的一部分。「廣義說」是多方面的，不論什麼都有方法，如吾現在的思想研究法，便把牠分爲「觀察」「界限」「搜集」「選擇」「評論」「實踐」六部分，六部分在表面上雖似乎是很平等的；但在實際上，那「界限」「搜集」「選擇」「評論」「實踐」五者多和這「觀察的方法」有密切的關係，那個不要以這「觀察的方法」爲根據呢？這已可見「觀察的方法」實爲一切方法的中心了。

(三) 客觀的主觀與絕對的主觀絕對的客觀

有人問我道：「論各種方法的次序，而列「觀察的方法」於第一，用作其他各種方法之根據，這分明就是主觀的，而非客觀的了。」這話實是誤會，所謂「主觀」與「客觀」，我以爲可分三種：第一是「絕對的主觀」者，武斷冥想，不顧事實，吾今不爲，自問亦不犯此毛病。第二是「絕對的客觀」者，此種惟因爲毫無見解而不著作者近之；但要知「異說紛紜」，必欲「人云亦云」，豈不

「自相矛盾」而且社會上亦不貴此種行尸走肉式的人，以其毫無成績可以貢獻，反不如「絕對的主觀」者之有益於人世。至於著書發表意見，而又自以爲是「絕對的客觀」者，這只是「掛羊頭賣狗肉」，究竟瞞不過人，至多也只可名之爲「主觀的客觀」者。第三是「客觀的主觀」者，既反對絕對的主觀者，亦不以絕對的客觀者爲然。吾今自期，惟此而已。此其一。一般不實地研究者，動輒罵採用方法去研究學術者爲「先有意見而後研究」，亦不免認因爲果，知後而不知前。要知在採用某種方法者，雖似不甚煩勞，而發明某種方法者，實會經過許多試驗。某方法之成立，既是「客觀的」，則採用某方法來研究者，也就非完全「主觀的」了。例如首造文字者，必親身觀察天地人物，此大半爲「科學的」，而後人之根據其文字著作，便不一定要再去親身觀察，此似「非科學」，而實也還是有點科學的。（就大體上言）又如杜林等妄罵馬克思的辯證法，把現實界的發展勉強裝到黑格爾所玄想的三題中去，而不用任何其他證據。也經恩格斯答復過，馬氏是先長期去審慎研究資本主義之真實的具體的歷史的發展過程和牠的歷史傾向；根據大批事實的材料，（這種總表現就是資本論）做了一個總觀察；而後由這個總觀察的結果，得到一個普遍的一般的

辯證法公式。吾今的觀察方法，實是因爲瀏覽過許多書籍，搜集過許多材料，加以歸納比較，實地試驗，而後堅信的。卽此種觀察方法，是正式成立於搜集等方法之後的。直到現在，因爲有了結果，纔又把這結果爲中心，而用作其他各部分的根據。此其二。所以這「觀察的方法」列於第一，是表示最爲重要，是研究思想者所當瞭解的。

(四) 本書各種方法的次序與要點

根據上述，研究學問尤其是思想，起首就要用一種比較正確而周到的眼光，去作「其所以然」的研究，務使各種社會，人物，問題的眞面目，多會顯露出來，故冠以「觀察的方法」。有了「觀察的方法」，就要明白體系，而指定範圍，以便專攻，期能深造，故次爲「界限的方法」。界限既由明白而指定，其次就要努力博學，搜集所要得的材料，故第三爲「搜集的方法」。當搜集的時候，就要立定宗旨去選擇，正像在一大堆沙中，揀出少數金來的樣子。不然，滿地皆是，無法帶回，故第四爲「選擇的方法」。材料既選集到手，組織好了，便要更進一步去批評牠，說出一個比較有標準的眞僞善惡

美醜……來，使世人知所適從，故第五爲「評論的方法」。既能批評，便是明知；既能明知，便要實踐。而此實踐，是要先把自身養成全人完人，再使社會能够盡善盡美。卽把一切高尚理想，繼續實現出來。一直到了這時候，我們研究學問或思想纔算達到目的。如其不然，試問吾人何必研究學問或思想？學問或思想有什麼用處？故第六爲「實踐的方法」。

總之，就大體言，是以「界限的方法」、「選擇的方法」爲出發，「實踐的方法」爲歸宿，而以「搜集的方法」、「觀察的方法」、「評論的方法」爲中心。「觀察的方法」是觀點的精華，「評論的方法」是態度的精華，「實踐的方法」是學說的精華，「搜集的方法」是未被發見而極有價值的材料，也可以看做材料的精華。哲學與社會科學合一，手段與目的合一，學問與方法合一，理論與實踐合一，不但「並行不悖」而且「相得益彰」，如各分爲二，則「厥失惟均」。

第二章 觀察的方法

(一) 新觀點的理論

(1) 古今各種觀點不外兩條基本陣線——唯心與唯物

談到所謂「觀點」「史觀」或「因素」雖古今中外聚訟紛紜但在實際上卻只有兩條基本陣線。這兩條基本陣線便是唯心論和唯物論。在(一)唯心論陣線方面較著名的約有下列各大派：(1)主觀的直觀主義的唯心論其祖師為巴克萊(Berkeley)重倡其說者為十九二十世紀的馬赫(Mach)、亞文拿留斯(Avenarius)等。(2)客觀的辯證法的唯心論其祖師為黑格爾(Hegel)至於現代的新黑格爾主義如克朗納(R. Kroner)、秦梯爾(G. Gentile)等則為法西斯蒂張目而黑氏的唯心辯證法加以闡割和曲解而(3)二元論多元的因素論在表面觀之

雖像於唯心唯物兩派之外，創成一種調和派的新哲學；其實只是用二元論多元論的招牌，來掩飾他們隸屬於唯心論的一種手段而已。此派大師爲康德（Kant），他的二元論，是唯心論佔着優勢的。現代的新康德主義，是社會法西斯蒂主義陣營中佔統治地位的哲學。他們把康德底二元論哲學之不徹底的主觀唯心論轉變爲徹底的主觀唯心論。柏恩斯坦（Bernstein），華倫德爾（Vorlander），艾德勒（Adler），鮑威（Bauer），和考茨基（Kautsky）諸人，把他們所謂「馬克思的」社會生活觀，跟新康德主義的哲學結合起來。他如休謨主義，柏克烈學說之類，皆和康德主義同樣地抱定一點唯物論而雜以唯心論的原素者。在美國方面，主張多元論反對史的（唯物論）一元論者，有經濟學者塞利格曼（Seligman），史家紹特韋爾（Shotwell），哲學家詹姆士（James）等。而德國之赫爾巴特（Herbart）「承認有無數之實在」尤爲顯然主張多元者。（在中國方面，有張東蓀胡適之諸先生）在（二）唯物論陣線方面，較著名的亦有下列各大派：（1）機械的唯物論：此派在十七十八世紀的英法荷蘭諸國盛極一時。其發展是從培根（Bacon），伽桑狄（Gassendi），和笛卡兒（Descartes）的物理學說，經過霍布斯（Hobbes），斯賓諾莎（Spinoza）和

洛克 (Locke) 而達於十八世紀的法國機械唯物論。十八世紀法國機械唯物論者，以霍爾巴赫 (Holbach)、赫爾維齊 (Helvétius)、拉美特利 (Lametrie) 和狄德羅 (Diderot) 諸人爲代表。而重倡此說者，在現代蘇聯，有布哈林 (Bukharin)、亞克雪洛德 (Axelrod)、梯米略才夫 (Timiryazev)、瓦爾耶雪 (Varyash)、斯戚班諾夫 (Stepanov) 等。(2) 直覺的形而上的唯物論，其代表人爲費爾巴赫 (Feuerbach)。(3) 辯證法唯物論和唯物史觀（亦名經濟史觀）這是最新最澈底的唯物論，既不停留在十八世紀的水平線上，也不停留在費爾巴赫的直覺的唯物論；又使黑格爾的辯證法完全脫離了唯心論的神祕性，而後充實起來，並應用於對人類社會之認識的革命的。這種科學方法，創始於卡爾（馬克思）、恩格斯，實踐並發揚於伊里奇（列寧）和現今蘇聯的許多政治家哲學家。（大部分參看沈志遠譯米汀著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上册——以後簡稱沈譯米著上册。關於馬恩以前之唯物論各派，請再參看李石岑等譯朗格唯物論史。至於多元的因素論，機械的唯物論等，和辯證法唯物論的異點，亦請再參看吳理屏譯芬格爾特等著辯證法唯物論與唯物史觀——以後簡稱吳譯芬著——頁二九八至三零一。）

據我研究的結果，以爲一切玄虛的唯心論、機械的唯物論、平等的二元論、調和的多元論，以至無元論，均欠正確；（當然或多或少，並不完全相同。）近而未是者，爲其中之辯證法、唯心論、機械的唯物論、直覺的唯物論，與一小部分的二元論、多元論。而最廣大精微者，卻只有辯證法、唯物論和唯物史觀。

(2) 哲學社會科學的基本觀點

人類社會的形成，是由經濟而政治而文化的。例如人類由經濟的動物，而變成政治的動物，以達到文化的動物。社會也由經濟的下層基礎，而逐漸有政治，以至於文化等上層建築。再仔細一點來分析：即在一切基礎的經濟當中，以生產爲最根本；同時如分配、消費、交換等對於生產亦能發生反作用。在上層建築當中，以政治爲最重要，對於經濟亦能發生反作用；而文化雖爲次要，但對於經濟、政治等亦能發生反作用。由正面看來，是益屬下層的種種，益有力量去決定益屬上層的種種；由反面看來，是那上層的種種，亦各能發生反作用於下層的種種。拿時間來比方：即變成人類的過程，以經濟生產的「製造勞動工具的動物」爲最先，次爲經濟的分配、消費、交換的動物，再次爲「政

治的動物，」而以「文化的動物」爲最後。拿空間來比方，卽形成社會的經過，以經濟的生產爲最下層，次爲下層的經濟的分配消費交換，再次爲上層的政治，而以文化爲最上層。如再通俗一點來比方，似乎可說，這是螺旋式的甘蔗式的。

人類社會的代謝，是從（一）野蠻的，生產力極薄弱的，未有階級的，未有國家的，最民治的，女性中心的原始共產社會時代開始；而依次變成爲：（二）地主農民及其他各種階級均未成熟，奴主奴隸兩主要階級首先對立的奴隸社會時代；（三）奴主奴隸兩階級漸成過去，其他各種階級尙未成熟，地主農民兩主要階級抬頭對立的封建社會時代；（四）奴主奴隸兩階級已經無法再起，地主農民兩階級退居次要地位，資產無產兩主要階級抬頭對立的資本主義社會時代；以達到美滿的（五）文明的，生產力極發展的，消滅階級的，廢除國家的，最民治的，男女平等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時代。在有階級的社會裏，奴主地主資產者三種壓迫階級，奴隸農民無產者三種被壓迫階級，各各互相接近。又凡已成過去和尙未成熟的各種階級，亦可歸納爲壓迫與被壓迫兩條陣線，而分別附庸於兩種主要階級。人們應該在大體上按照社會的進化，加以人力的革命。第一如

欲使世界毀滅，人類斷絕，便陷入於非革命逆進化的厭世主義（如佛教等）的錯誤；第二、如反對現在與未來，主張回復過去甚至原始，便陷入於開倒車的退化主義（如道家等）的錯誤；第三、如認現實是合理的，阻止進化，反對革命，便陷入於唯心辯證法和現實主義（如黑格爾和法西主義等）的錯誤；第四、如不用人力去革命，只聽其自然進化，便陷入於玄學的定命論和機械的唯物論的錯誤；第五、如步步都要遵守各進化階段，而不敢稍涉及突變飛躍；只圖改善，而不欲革命，便陷入於實驗主義和形式論理學的錯誤；第六、如專恃人力去革命，而不了解自然進化，即處處都不顧及各進化階段，而欲馬上達到美滿目的，便陷入於盲目的意志自由論和空想的無政府主義的錯誤。如與以上六派相反，而認識進化，努力革命，努力革命，促成進化；有漸變，有突變；不坐待，不妄動；纔合乎科學的有定論與進化革命合一主義。此非切實了解三大法則：（一）對立體一致，（二）質量互變，（三）否定之否定，和八對範疇：（一）本質與現象，（二）內容與形式，（三）原因與結果，（四）根據與條件，（五）可能與現實，（六）必然與偶然，（七）必然與自由，（八）鏈與環）的辯證法不可。

人類的心腦是物質，思想精神等是物質的產物，內心的想像是外物的映象。即此已可想見唯心論和二元論多元論的不確。

把新哲學的「辯證法唯物論」應用到社會歷史上去，便成爲新歷史學新社會學的「唯物史觀」；把新歷史學新社會學的「唯物史觀」應用到現在世界與未來社會去，便成爲新政治經濟學的「剩餘價值論」和「科學社會主義」。新哲學新歷史社會學新政治經濟學三者是一貫的。（此點另詳於第三章（一）（2）的附錄）

我們根據上述的新觀點，觀察思想家個人的「各別背景」，認階級的關係，比所謂學派的，才性的，年齡的種種關係來得重要；觀察整個社會歷史的「共同背景」，認經濟的關係，比所謂政治的，文化的，民族的，地理的種種關係來得重要。而前者似乎比較後者應多加以注意，例如同在先秦而各家思想卻不相同，即多由於個人階級的相異，而少由於時代社會的相同。又如中國歷代，常有同樣主張井田均田限田者，（而同樣的反對平均貧富者亦然）亦可見由於個人階級的相近者多，而由於時代社會的相遠者少。但學者可不要因此而有所誤會；我們要知道二者到底有相互的

關係，並不是可以完全分開的。

關於這一方面的理論，僅先提出要點如右。我另有中國歷史研究法、社會科學基本方法二書去專門敘述和詳細闡明，可作本章（一）尤其是本節的演義和注腳。希望讀本書者，同時拿來對照。不然，則至少也要自行參看下列各書：米汀著辯證法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米汀等著新哲學大綱、芬格爾特等著辯證法唯物論與唯物史觀、西洛可夫等著辯證法唯物論教程、唯物辯證法教科書、盧波爾著理論與實踐的社會科學根本問題（伊里奇與哲學）、庫斯聶著社會形式發展史、波克諾夫司基等著世界原始社會史、伏爾佛遜著唯物戀愛觀、拉皮杜斯等著政治經濟學教程第八版、李昂吉葉夫著政治經濟學講話第二版、陳豹隱講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經濟學講話訂正本、李達編社會學大綱、張栗原編譯社會科學理論之體系、馬克思著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恩格斯著反杜林論、自然辯證法、費爾巴哈論、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伊里奇著國家與革命、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帝國主義論、摩爾甘著古代社會、朗格著唯物論史、李季著馬克思傳、山川均石濱知行、河野密等著唯物史觀經濟史、波特卡諾夫等著唯物史觀世界史……（此類參考書的提要，亦見

拙編新社會科學基本方法

附錄 哲學社會科學之原因

(一) 分論

(1) 時代社會

宋羅璧說：「孔子作春秋，尊王；孟子七篇之書，教諸侯爲王。以時觀之，孔子時，王室政教猶行，列國禮義相尚，使有桓文復出，王室猶可扶持也；至孟子時，七國日事戰爭，周君曾不能爲時重輕，而民生憔悴，虐政日甚一日，故孟子以王道曉諸侯，亦明時者也。張南軒曰：君子救世，時宜而已。孔子作春秋，文王事殷之心也；孟子勸時君行王政，湯武順天之心也。」（羅氏識遺卷一明辭識時，舊抄本作孟子談王）這在大體上看來，自是不錯的；但世間有一種人，因過於看重社會，而提倡「國情說」，那就未必盡合事理了！此點關係重大，故略附辨于左：

吾以爲：「國情說」與「地理環境說」同一悖謬，地理環境說另詳於後。今單略就國情說言

之中國古代，如趙武靈王之胡化，是不顧國情而強者；魏孝文之華化，是不顧國情而治者；秦之變法，是不顧國情而得天下者……反之，魯國以最顧國情而衰弱，宋襄公以顧國情而死傷，趙宋以顧國情而亡天下……以現今世界論國情論者，每謂社會主義必在資本主義極發達之國家，方可實行，否則必敗。但按之事實，卻不如此。試問現今資本主義之登峯造極者，不是美英等國嗎？以還是資本主義社會呢？歐洲資本主義之落後者如俄國，甚至有仍爲封建社會而未嘗經過資本主義社會者如外□□，何以竟可一躍而入於社會主義社會呢？不但如此，前者不敢變，其社會轉日益不安；後者敢變，其社會轉安於前。國情說之爲無稽無謂，而足以阻礙進化，禍害人羣，於此已大可想見了！故若以「潮流」與「國情」比，與其死執國情，不如活順潮流。前者是退化的，守舊的……後者是進化的，革命的……

(2) 學術教育

各人學術宗旨不同，就是討論同一小問題，亦隨之而異。有如清劉熙載所說：『詩曰：「有物有則，」孟子引之。而孟子亦曰：「明於庶物。」此指物之善也。書曰：「玩物喪志。」此指物之惡也。易曰：

「辨物」此兼指物之善惡也。「格」字，漢儒訓「來」，言當辨也；宋儒訓「至」，言當明也；宋以後或訓「去」，言不可玩也。韓子言：「性有三品」，物之品，其亦有三乎？然品之不同存乎物，而解之不同存乎時。蓋人各以其代所尚之學而爲言也。漢訓「來」，可見漢之學尚五行感應矣；宋訓「至」，可見宋之學尚理矣；宋以後或訓「去」，可見其學之尙心矣。然使曾子復作，不知竟謂之何也！

（昨非集格物說）可是這亦不可一概以論：例如中國的聖經賢傳，最爲古來學者所重視，前大夏大學同事孫德謙先生，直認中國之經，實最精采而爲世界各國之所無；而章太炎先生更認經學關係一切，一切均視經學之盛衰有無而轉移。今人尙且作此主張，古人更不用說了。但此實未盡然，吾曾略舉反證道：

章大師對於讀經效用之過甚其辭也——必謂經與民族思想極有關係乎，設有人問曰：就清人言，曾國藩輩非讀經之士夫乎？何以甘爲滿人家奴？洪秀全輩非不讀經之平民乎？何以反起民族革命？以今人言，不讀經之青年學生，何以多因國難而自殺或赴前方？深于經學之諸遺老，何以反爲漢奸而事異族？他如復辟黨之康有爲輩，亦皆精於經學者。以朝代言，經學最昌明者，實爲

清代，尤推乾嘉，何以清代學者最富奴隸性，而無民族思想？（清初明末少數學者，不能代表清代。）不知章先生將何辭以對？

必謂經與治亂極有關係乎，設有人問曰：何以王莽崇經而亡，漢文奉老而治，燕王嗜慕古而亂，趙武靈王胡化而強？不知章先生將何辭以對？

必謂經與忠奸極有關係乎，設有人問曰：劉向深於經學，固忠於漢室；若其子歆，則不忠於漢而忠於叛漢之新莽矣。他如美新之揚雄，篡漢之王莽，曹操一類人，皆深於經學者，何以皆奸而不忠？不知章先生將何辭以對？

必謂經與脩己極有關係乎，設有人問曰：如朱熹，世皆認爲「大中至正，直紹尼山」，「卓然集漢唐宋諸儒之大成者」。（用清王棻語）然彼與張栻善，栻父浚即薦秦檜而阻岳飛者，是張浚至奸庸也，而熹竟贊美之；岳飛至精忠也，而熹竟訾議之。（關於此點，以清初廖燕二十七松堂集張浚論一、二兩篇爲最痛快，此外如陳祖范、陳司業、朱子一文，亦以朱熹爲非公正；許鯉、躍春、池文鈔、張浚論，亦力言張浚之非；沈家本、寄謬文存、岳忠武、恢復論，亦以岳飛爲忠，反對丘濬之

說。其劾唐仲友，亦不免意氣用事。（清人文集中，亦多論及此。）他如黃震之脾氣，亦甚怪僻。是最精於經之大道學家，亦未能盡脩己之工夫矣！以宋代道學開山祖師之周敦頤，而坐視其子之患色慾病；以元代大道學家之許衡，而坐視其子之甘爲洋奴（蒙古化）。是最精於經之大道學家，亦不能自感化或教訓其子矣！不知章先生將何辭以對？（評章太炎讀經論調之四）

此在袁枚已有見及：『……桓靈刊石經，匡張孔馬以經顯，歐陽歙賊私百萬，馬融附姦，周澤彈妻，陰鳳質人衣物，熊安稱「觸觸生」，經之效，何如哉！……」（答惠定宇第二書）康有爲也說：「皇甫湜教子，乃至嚙肩，拔劍而逐蒼蠅，着屐而踏鷄子；卽薛燠居敬之儒，而二十年不能治一怒；謝上蔡之高明，而七年不能治一矜；朱晦庵之賢，而張南軒謂其氣質褊隘。」（大同書人本院）所以如說學術教育頗有關係則可；如直認爲必大影響，便未盡然了！如說「學術教育」爲「因」中之「一」，則可；如直認爲「只有這學術教育之一因」，或「學術教育爲因中之最大者」，便未必然了！

（3）地理種族

可以認做中國古代地理學派的淮南子，其原道訓認：人物一切均受自然地理的支配。關於此

問題，請就社會與個人兩方面分論之：

(A) 就整個的社會來說，許多關於「辨證法唯物論」的書籍，駁這地理種族說最爲痛快，茲選錄其說，歸納爲兩點於左：

(甲) 地理學派的地理環境說之悖謬——地理學派如法國孟德斯鳩對於當時的英國立憲政法，是很贊美的；因進而研究其所以然，說這是由於英國的氣候，適與這種政治相合。不但社會制度如此，就是一個社會的人們的思想，也是由社會所在地的風土與氣候決定的。某個社會的人們喜愛自由，別一個社會的人們又能夠默然滿足於專制政治之下，這種慾望的不同，完全由於該社會與另一社會的氣候與風土的不同。再如各地人民對於宗教信心的深淺，也是決定於各地的氣候風土的。英國巴克爾 (H. T. Buckle) 也說：自然的境象，過於嚴重的地方，因刺戟太甚，固不行；但過於平穩的地方，則又因刺戟太少，人們易趨於懶惰，亦不行；必須得着適當的平均地方爲最善。竟認歐洲是個最適當的地方，所以住在歐洲的人種，纔是一個能夠發展的人種。再如西班牙人的信仰及迷信，妨礙精密科學的發展，是西班牙人的經濟與政治衰弱的主因；而這些缺點，又是常

時地震及火山爆發的結果。

這種論調，非常幼稚。就同地的古今方面來觀察，殊不知在任何民族的社會政治結構上，都是連續不斷的發生很大的很深的，甚至相反的變動的；而地理環境，卻並未發生速而又大的變動，甚至幾乎可以說沒有變動。例如埃及巴比倫希臘羅馬等，何以昔盛而今衰呢？英美德日等，何以昔衰而今盛呢？尤其是那俄國在一千年以前，單只小封建的公國存在着，對於經濟的發達，還不會進到狩獵粗笨的農業及畜牧以上。此一千年中，自然方面並沒有什麼變化；而社會的發展，卻非常的重：大爲什麼分散的封建公國，爲集中的君主國所代興呢？爲什麼在這個君主國之中，資產者和無產者發達起來呢？爲什麼君主制被推翻了？爲什麼無產者實行了十月革命呢？爲什麼蘇俄進入了社會主義時代呢？對於這一切的問題，歷史之地理的說明，全不能給與解答……已可證明很少變更的地理環境，不能直接決定很常變更的社會了。再如同地方的東西，何以在不同的社會裏，其被認爲利害也隨而不同呢？這像英國的煤礦，在前是有等於無的；到了資本主義出現以後，纔對英國的發展開始發生了影響。俄國特尼普的急流，泥煤的產區，在前一則被視爲航行的障礙物，一則

被地主認爲只是佔了他的廣大地面；但一到了社會制度和現在的技術的變動，卻成爲生產力發展的要素。

再就同時的彼此方面來觀察：例如俄國的地理環境，和美國的地理環境，非常相似；同樣的擁有廣大的陸地，同樣的蘊藏豐富的礦物，而氣候上的諸條件，也多種多樣是相同的。然而爲什麼俄國和美國的社會狀態會大不相同呢？俄國正進入社會主義的時代；美國卻保持資本主義的秩序。依地理的條件，不能說明俄國和美國之社會發展的不同，這是顯然的。

(乙) 人種論者的種族關係說之悖謬——社會學者如霍必諾認爲必須承認社會發展の出發點是在乎種族，他們在社會學的分析上，主要的是根據於各個人種自然特質（皮膚、顏色、頭骨之構造等）的研究，然後把這些特質連繫到社會的性質上去，說某一高等的種族命定是統治者，而別一低級的種族應該爲自己的利益而被統治於高等種族。這種所謂種族的理論，完全表現着資產階級的帝國主義之趨向，絕無批評的價值。很多種族的優劣，在歷史上是前後不同或相反的。例如白種人昔劣於黃種人，拉丁民族昔優於條頓民族；而今可就不然了。可知種族的優劣即文

化程度的高低，不是天地生成的。只是社會發展的結果，並非社會發展的原因。（以上卽（A），多選錄吳譯芬著辯證法唯物論與唯物史觀等書原文而加以分併）

（B）就各別的個人來說 我對此方面，更大加否認，仍照上節分爲兩點：

（甲）就地理方面以言個人——如孔子與墨子同時生在一個魯國裏，（馮友蘭先生證明墨子是宋人不確，吾已另有評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見中國學術大綱第二版附錄——一文批評之。）何以兩人思想竟有代表貴族與代表平民的相反而少正卯（？）亦與孔子不兩立。康有爲與孫中山先生同是生在一个廣東省裏，何以兩人主張竟有復辟與排滿的不同？山東雖最守舊，但在二千多年前已生了思想很新的墨子。廣東雖最喜新，但直到民國還有復辟黨，直到今日還有守舊派。又同是福建人，而在明代已有李贄那樣喜新好奇，在民國還有辜鴻生（鴻銘）那樣頑固老腐。甚至同是湖南一省，何以常會產生兩種對立的人物……例如戊戌運動：極端維新派的譚嗣同、樊、錐、熊希齡、唐才常等，和極端守舊派的王先謙、葉德輝等，皆是湖南人。辛亥起義：湖南首先響應；而頭一個爲滿清殉節的將官黃忠浩，也是湖南人。洪憲稱帝：最擁護帝制的籌安會領袖楊度，和最反對

帝制的討袁軍領袖蔡鍔也同是湖南人……於此，已可證明地理的環境，不能決定個人的思想了。

(乙)就種族方面來談個人——例如同是猶太人，何以有基督教主（耶穌），社會主義祖師（馬克思），科學大家（愛因斯坦），資本大王（近今世界各種大王多猶太人）各種的相反？又不論何種何族裏，都有思想極新極舊，資性極賢極愚，體格極強極弱，各種人的不同……種族的關係，不能決定個人的思想，於此也就大可想見了！

(C)總論地理種族 總而言之：地理環境對於社會與個人，能不能發生影響？我以為：第一、在原始時代或古代，是差不多可以決定社會與個人的；例如人的擇居，是隨氣候寒溫而聚散的；人的交通，是隨地勢通阻而行走的；因沿河而從事農業，因草地而從事畜牧，因森林而從事狩獵……但在後代，尤其是科學時代，便大大的不同了：人不是鳥，但現在已造飛機到空中去和鳥齊飛了；人不是魚，但現在已做潛艇到水中去和魚同游了；水可上山，夏能結冰，貧可致富，差可使平……所以：在現今時代，如還要大談地理環境，那簡直是自暴自棄，大開倒車，想做死鬼了！想不到近年，還有人主張擇都會以求強盛者，說一國的興亡，全視其擇都之當否。持此種論調者，直可目為古鬼，不能算做

今人不知人力戰爭時代，固然要注重擇都；而在科學戰爭時代，擇都卻很有多大關係。如今就使把都會遷到喜馬拉雅山頂，也還是有敵人在天空亂丟炸彈，大放毒瓦斯，使你的都會毀碎，人民死傷。不務「人爲的科學防備」而恃「天然的地勢險僻」不達事理，莫此爲甚！

第二，在現代，甚至後代，這地理環境或自然和社會的發展，當然不能說絲毫沒有關係；不過絕對不能當作決定的原因，至多也只是有時可看做附因；如果進而認爲主因，那就荒謬絕倫了！古人如明貝瓊已認在於習，而不在其地；在乎治之於上，習之於下，而和山川風氣沒有關係。（詳見清江貝先生文集送吳義孚序）

至於種族關係說，根本就·不能·成·立·，當·作·野·心·家·別·有·作·用·的·一·種·說·法·好·了·！

(4) 天才個性

明屠隆說：「人之才性，有深沈厚重，有英敏捷速……」（鴻苞核實）這是認人的才性有種

種不同的。他又就個性方面徧舉證據。（詳見同上人品）韓非也說性有緩急之不同。（詳見觀

行）清宋華國更認天地生物，一氣相傳；善父生善子，惡子出惡父。（詳見直崖先生文集種類說）

至於天才方面，宋詹初也把人分做「用工夫」「有天資」兩種。（詳見寒松閣集日錄下）清李元度也分學爲「頓」「漸」二宗，更就歷代學者分別舉出多人以證明之。（詳見天岳山館文鈔讀論語二）傅山更提出自己和別人比賽敏鈍的證據。（詳見霜紅龕集訓子姪）康有爲也論記憶力的不齊。（詳見大同書去形界謀獨立）

我並不否認天性天才對於後天與外部，或個人與社會的作用；不過這作用不是絕對的，有決定性的。如把所謂「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那四句話來比方：那麼天才個性是「玉」一切後天的外部的機會是「琢」最後成一個思想家道德家是「器」或天才個性是「人」一切後天的外部的機會是「學」最後成一個思想家道德家是「道」可見最重要的在「琢」與「學」而不在「玉」與「人」。一切「玉」與「人」本來大概是相同的；但現象的「玉」與「人」何以各異？這便是由於「琢」與「學」。我們讀了「性相近，習相遠」那二句話，便知道一般人，在思想上道德上的所以相遠而不相近，是由於「後天的外部的習」而不在於「先天的內部的性」。我最痛快的說，就是所謂天性天才，如不和後天的外部的環境如社會學問……等等相

接觸，終是不能表現其有天性與天才，天性與天才終是等於無有的。一定要和後天的外部的環境相接觸，然後顯出大天才小天才，革命性保守性……等等的不同來。如更簡直的說：每個人的本身，就是一定的歷史條件及複雜的社會環境的產物。現在請引范蠡的二子作證：范蠡起先窮苦，生長子，長子便懂得艱難，所以看血汗易來的金錢如生命；他後來富貴，生少子，少子便只知享樂，所以看金錢如糞土，用金錢如泥沙。（詳見史記越王勾踐世家）這分明是由於後天的境遇，而和先天的品性沒有多大關係。古人如明黃省曾也有見於成功在習不在性，而主張貴習。（詳見五嶽山人集陳曉問性）

（5）年齡老幼

傅山認記憶力是跟着年齡而漸差的。（詳見訓子姪）張英更把人的一生分爲十七八或二十歲前後爲兩期。（詳見雙溪全集聽齋語）少年人是不喜歡老配偶的，如墨客揮犀所載。而梁任公先生對這年齡方面，其少年中國一文言之尤詳。

但我們卻要知道：年齡根本就沒有本身，而是隨境遇與經驗（廣義的）而轉移的。只像一張

白紙釘在公共的辦公案上；遇到喜歡用紅墨水的人，便遺下紅色的痕跡；遇到喜歡用藍墨水的人，便遺下藍色的痕跡；黑、黃等色亦如之。結果如紅色多於其他各色，他便變成一張紅化的紙；如藍色多於其他各色，他便變成一張藍化的紙；黑、黃等色亦如之。年齡正像白紙，境遇與經驗正像用各色墨水的人的年齡，愈大，愈多經驗，這是對的；但是這經驗並不是愈多就是愈對的。人是社會的動物，當然時時刻刻跳不出社會的範圍，而現在及過去的社會，總是非常複雜而又常常變動的，所以（1）一個人生在這種社會裏，如其個人境遇是苦的，或苦多於樂的；社會環境是惡的，或惡多於善的；那麼他的年齡愈大，便愈會有這苦惡的感覺；其思想因而益趨激烈，其行動因而益趨革命。（2）反之：如有樂與善的感覺，其思想便益趨頑固，其行動便益趨和平。（此「和平」即「妥協」下同。）（3）如果有一個人覺得雖不甚樂，也不甚苦，可以得過且過，那麼他便成了調和派或灰色化了。（4）再如有一個人從前快樂，後來痛苦，他便會由頑固而趨於激烈，由擁護而趨於反對。（5）反之：如境遇由痛苦而變成快樂，則其思想行動也會跟着由革命而變成和平。在一切舊社會裏，大概有此五種人。（雖然有例外，大體確如此。）再明白的說一下：就是有的年齡愈大愈左化，有的年齡愈

大愈右化，有的一生穿的都是灰色衣裳，有的少年左化，老年右化，即所謂「開倒車」；有的少年右化，老年左化，即所謂「向前進」。要皆不在年齡的大小，而在境遇的優劣，即思想是跟着境遇而不跟着年齡的。

(6) 階級遭遇（經濟）

(A) 思想家與階級的關係 試就中國歷代思想家當中，隨便舉出幾個要例：如先秦各家：墨家、墨子是手工業者，小有產階級的較接近無產階級或農民階級者，所以一面主張法古，重學，專權尊上，信天，明鬼，仍有點利於壓迫者；一面卻主張非樂，非命，短喪，薄葬，節私（少妻），節用，勞動者得參政，「人無貴賤，皆爲天民」，兼愛，交利，「有餘力以相勞，有餘財以相分」，「愛利萬民」，「諸加費不加利於民者弗爲」，痛恨「暴奪人衣食之財」，「貪於飲食惰於從事」者，明白表示是被壓迫者的立場。農家許行，是農民階級（尤其是僱農），或無產階級，所以主張君民並耕，自食其力，劃一物價，交換農產。道家老莊，是流氓無產階級，所以主張個人主義，虛政府主義，回復原始，絕對自由，反對勞動，破壞一切。（詳見後附拙作用物觀考據證明李季觀察道家的階級和主張的錯誤一文）

儒家是已成過去的貴族地主階級，所以主張恢復封建社會（「天下有道自天子出」）「尊王賤霸」，「憲章文武」，回憶祖先盛時（孔子祖先由殷之帝王而宋之公侯，又由公侯而卿大夫，以至於己，方爲士爲平民。）講究衣食享樂（見論語鄉黨）多帶貴族色彩（孔子謂：「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孟子亦欲「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法家是新興而正得志的貴族地主階級，商人如申不害、李悝、商鞅、李斯等皆爲國相，韓非亦「韓之諸公子」於是爲長久保持本階級權利起見，而反對法先王復古道，慣用嚴厲手段，實行愚民政策，主張尊上抑下，排斥放任主義……又在漢後之主張井田、均田、限田、墾田、平土、均賦者，大多數是貧者。如李觀、張履、顏元、王源……一類學者，卽其代表也。其中之張履、祥，更因貧而躬耕，以維持生活，遂大提倡其「耕讀合一主義」。……又如宋王小波，是個正式的農民階級，因不堪官吏和地主的壓迫，遂起而作亂，殺縣長，「剖其腹，實之以錢，惡其平日愛錢故也。」更對民衆說：「吾賊貧富不均，今爲汝均之。」鍾相更力倡「等貴賤，均貧富」主義，大殺富豪，官吏，儒生，教徒，術士。這若在統治者地主階級，便會發出相反的論調，如司馬光說：「夫民之所以有貧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常借貸貧民以自饒，

而貧者常假貸富民以自存。樂雖不均，然猶彼此相資，以保其生也。」許衡說：「天有寒暑晝夜，物有生榮枯瘁，人有富貴貧賤。」這般地主思想家，竟認貧富不均，貴賤不等，爲美滿社會，天經地義。各種例子，到處皆是，單看這幾個人，便可知經濟的階級和思想的密切關係了！

(B) 思想家與遭遇的關係 此如羅璧說：「司馬遷謂古人有激而作書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作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膺脚，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奮之所爲。』遷罹腐刑，故有此言。卽其言推之，太康失邦，而五子作歌（？）；太甲不明，而伊尹有訓；三監亂周，而周公作誥；孟子不遇齊梁，患楊墨，而述七篇；仲舒劉向下獄，而著說苑新序繁露玉杯等書；柳子厚劉禹錫李白杜甫皆崎嶇厄塞爲詩章。遷之言，信而有證也！」（羅氏識遺經根人事作）

(C) 經濟的決定力量 「存在決定思维，而非思维決定存在。」「基礎（經濟）決定上層建築（如政治法律及道德宗教藝術哲學科學等關於文化者），而非上層建築決定基礎。」這話在大體上，是任何人不得否認的；要否認也有一切事實在那裏作反證。如五代譚峭便主張「唯

食史觀」認世間一切都是隨食而轉移的。（詳見化書巫像，七奪，奢僭，戰欲，無爲，鷓鴣，養馬，太平）
明李贄也主張「穿吃史觀」認爲除此穿衣吃飯以外，再也沒有其他倫物之可言。（詳見李氏文集答鄧石陽）此外尚有司馬遷桑弘羊主張「唯利史觀」。（詳見拙編中國哲學史講義司馬遷之歷史哲學及鹽鐵論毀學篇）司馬遷，譚峭，李贄三人的主張，有時似乎同於今世西洋的唯物論。其次如宋李觀，清曠敏本（另詳第七章（一）中的（7）義利問題，）皆與馬桑譚李四人之言，同一見解。

(7) 其他

(二) 總論

吾人觀察一切原因，就大體上說來，約有三點，是要注意的：第一是異宜而難一致的，第二是複雜而非單純的，第三是螺旋而非平等的。現在略述之於左：

(1) 異宜而難一致

(A) 隨統治而不同 詳見清李世熊甯化邑志自序風俗。

(B) 隨職位而不同 詳見袁枚答問誅馬稷事。

(C) 隨時勢而不同 詳見袁枚徐有功論。

(D) 隨風土而不同 詳見李塉閱史邠視卷二，及袁枚徐有功論。

(E) 隨問題而不同 詳見袁枚三答稚存。

(F) 隨對方（或能力）而不同 論語說：「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G) 其他 從略

觀察一切事物之原因，固當如右所述；而更進一步，應用其法去對付一切事物，也是同一個道理。

(2) 複雜而非單純

必欲盡歸因於時代社會，試問同一戰國之孟子與許行（或諸子百家），同一盛唐之李白與杜甫，何以一一相反？

必欲盡歸因於地理種族，試問同一魯國之孔子與墨翟，同一廣東之康有為與孫中山先生，何

以各不兩立？在任何同一種族中，何以皆有智愚強弱高低賢否之不同？（此已詳前）

必欲盡歸因於學術，試問同一崇拜孔子之孟與荀，朱與陸，何以互相敵視？

必欲盡歸因於個性，試問同一康有為，何以倡大同廢婚姻無政府等主義始，而倡君主專制禮教等主義終？同一吳稚暉先生，何以倡無政府主義始，而為政府極力奔走終？

必欲盡歸因於年齡，試問康有為何以益老而益守舊？作者自今以前（以後不知）何以益大而益趨新……

單就上舉各例以觀，已可知吾所謂「複雜而非單純」的，不是臆說了。

（3）螺旋而非平等

關於個人與社會的原因，據吾研究的結果：第一、不是絕對的呆板的一因，如各種唯心論，及「機械的唯物論」第二、不是平等的對立的多因，如因素論，心物二元論，調和派，折衷派等。吾是極力主張螺旋式的，辨證法的。以為在各因中有一個共同基礎，這就是經濟；其他各種上層因素，有時亦能發生反作用；而在上層因素當中，文化又不如政治之重要。

補註——關於本文（一）分論中的（4）天才個性一節，如欲知其究竟，宜再參看艾譯米著新哲學大綱頁三四六至三四八，陳編新哲學體系講話頁二二六至二二八。

（二）新觀點的應用

（1）應用新觀點整理舊文化——各種方法的代謝與新學者的表示

一切學理方法的難能可貴處，不在於空談高論，而在於應用實踐。在未說到新方法以前，不妨先略講一般應用舊方法者。應用中國固有的舊方法，即考據學的歸納法方面，在考據學最盛時代（清），對於考據學最精的大師如顧炎武、趙翼、俞正燮諸家，有時已難免錯誤。（另詳拙著中國歷史研究法）其他更不用說了。應用西洋的舊方法，即論理學方面，在堪稱「近代譯界太祖」的嚴復，竟把西洋的論理學和中國的春秋學及大學之「格致」、「易之」、「名數」混為一談，真是穿鑿傳會到極點了。（餘見拙著中國近百年思想史）直到後來，胡適、馮友蘭諸先生用以整理中國哲學，纔有成績的表現。應用中西的舊方法如考據學、論理學等，已經不容易得到正確；何況對於廣大精微

的西·洋·新·方·法·即·辯·證·法·唯·物·論·與·唯·物·史·觀·麼？其不免犯了「食而不化」之病，更不足爲怪了！又在此種新方法盛行的蘇·聯·以·普·列·哈·諾·夫·布·哈·林·托·洛·茨·基·那·般·名·家·要·人·應用此方法去觀察時事，已不免「似是而非」；而今國人用以整理中國學術，自然多會犯了「不正確」的毛病。

關於辯證法唯物論，唯物史觀，新政治經濟學一類的理論書籍，極受近來中國文化界的歡迎，甚至爲唯一闡揚宣傳「三民主義」之文化機關的中·山·文·化·教·育·館·更十足的顯出此種色彩；其刊物有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時事類編等；其書籍有中·山·文·庫·如·張·仲·實·等·譯·的·拉·皮·杜·斯·等·著·政·治·經·濟·學·教·程·第·八·版·，沈·志·遠·譯·的·米·汀·等·著·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等種，已由商·務·印·書·館·印行。這些書，都是現今蘇聯認爲最正確，而也是最流行的學校教本。從前楊·幼·炯·先生在該館時，雖逢人便痛斥「辯證法唯物論」「唯物史觀」的淺薄，表示固守「唯生史觀」的立場；但在實際上，因爲潮流所趨，該館不但不免大受其影響，而且爲正式介紹此等新理論之最有力者。（詳見中國新論二週年紀念尙思撰兩年來之中國思想界一文）在新學者，則如李·大·劍·（詳見李·著·史·學·思·想·史·）郭·沫·若·（詳見郭·著·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自·序·）顧·頡·剛·（詳見古·史·辨·第四冊顧序及

史學年報第二卷第二期顧作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偽與辨偽附言）范壽康（詳見范編中國哲學史通論緒論）……諸先生都極力表示應該採用「辯證法唯物論」「唯物史觀」來整理中國思想史，中國社會史。

（2）今人用新觀點整理中國思想與我見——中國思想的階級性

現今國人多少實行採用此種新方法（其中有些人只是帶點唯物眼光，還談不上應用辯證法唯物論）來整理中國思想方面比較有成績者，有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補比中國哲學史好）稽文甫（左派王學先秦諸子及其時代）李季（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陶希聖（中國政治思想史）譚丕謨（宋元明思想史綱）呂振羽（中國政治思想史）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舒新城（近代中國教育思想史）……諸先生但像李季先生總算對這種方法論研究得極專了；可是一到應用起來，便有許多錯誤。如他在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一書裏硬認老莊那般道家是「封建地主階級和舊貴族代表，主張回復封建初期的周初」而不知其是流氓無產者，極力反對封建社會，詳見後附拙作用物觀考據證明李季觀察道家階級和主張的錯誤一文。而

譚不謨先生的宋元明思想史綱，呂振羽先生的中國政治思想史，應用新觀點，在目前算是比較認真的；但對於老莊，竟也和李季先生同樣的誤認爲「沒落的封建領主階級與貴族。」又如李麥麥先生著中國古代政治哲學批判一書，硬認老子爲貧農，莊子爲破產貴族，墨子爲完全代表有產階級，更不合事實，而且不能自圓其說。（詳見拙著中國近百年思想史第四篇）葉青先生也認墨子代表有產階級，又認莊周是一個革命的代表「工商業者」的思想家，是「辯證法唯物論者。」（後一點與陶希聖先生同）聽說他還認易經周禮老子三部書可以代表正反合的三個階段，這些更不必批評了。以馮友蘭先生的小心，也曾誤認老子有西洋辯證法的「正反合」，尤其是常處於「合」（詳見中國哲學史上冊）而不知其只有正反，尤其是側重反。（此點陶希聖先生已有見及）他如楊東蓀先生雖專研新觀點，范壽康先生雖力主採用新觀點來整理中國哲學；但楊編中國學術思想史講話，范編中國哲學史通論，卻絲毫未見運用這新觀點。關於中國歷代思想的階級性的要例明證，已另詳於上面哲學社會科學之原因一文中的（A）思想家與階級的關係。而我認應用新觀點，第一不可太呆板，重公式，如李季先生等；第二不可太隨便，無定見，如陶希聖先生等；

第三、不可太缺乏疑古的精神，如一部分物觀派的完全否認疑古派的顧頡剛先生等；第四、不可太忽略歸納的考據，如李季呂振羽諸先生；亦已另有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詳論之。

附錄 用物觀考據證明李季觀察道家階級和主張的錯誤

(一) 道家是流氓無產階級各種證明(1)個人主義，(2)無政府主義，(3)不從事生產的勞動，(4)能破壞而不慣建設組織，(5)苟且儉安，缺乏紀律，腐敗墜落，隨心所欲。

(二) 道家非「封建地主階級和舊貴族代表主張回復封建初期的周初」之各種證明(1)主張共產，反對私有；(2)復結繩，(3)黃老並稱，與反對三皇以後的社會；(4)女性中心，(5)人獸不分。

(三) 讀古子書須知的三要點：(1)名爲專著，實則叢書；(2)表面似同，實際則異；(3)私自寓託，而非事實。

(四) 結論——道家非「封建地主階級」亦非「農民階級」與「革命家」。

總之由我從階級的觀點和歸納的證據，去研究老莊那般道家所得的結論爲老莊這般人是「流氓無產階級」。正因爲他們是「流氓」，所以主張「不勞動」、「自由」、「放任」、「虛政府主義」，而要極力破壞一切。又因爲他們帶點「無產階級」的色彩，所以主張原始共產社會，而要求一切平等。反之，如果他們是「封建地主階級」，一定是不肯作此有損於封建地主階級的主張，如儒家孔孟等，便是明證了。如果他們是「正式的農民階級」或「無產階級」，也決不致主張不從事於生產的勞動，如農家許行，便是明證了。現今不論「唯心」與「唯物」的人，多很隨便的很含糊的認老莊諸人是「大革命家」，實皆未免「似是而非」，至多也只能言其當然，而不能言其所以然。至於李季先生的硬認老莊諸人是「封建地主階級和舊貴族的代表」，主張回復封建社會初期的周初，「自更不合事理。不知老莊諸人正是與這「封建地主階級和貴族代表」對立，極力反對封建社會，而想回復到在「封建社會」前之又前的「原始社會」上去的。李先生名爲講老莊，實則講孔孟，指孔孟爲老莊；和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名爲講孔子，實則講佛老，指佛老爲孔子，皆不免像趙高的指鹿爲馬了！

註——因原文長至萬言，故僅節錄其綱目與結論。此篇作於廿四年，其重要參考書爲：老子、莊子、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布哈林歷史的唯物論、摩爾根古代社會、李季胡適哲學史大綱批判、中國古代社會史研究、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蔡尙思三大思想之比較、評馮友蘭先生中國哲學史。

(三) 整個的貫通法

上面雖略說辯證法和歸納法的重要；但尙未論及二者應該合一的問題。吾以爲：二者應該合一，合起來便是真正的「貫通法」了。胡適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已論及「貫通」；但吾所說的貫通，卻和胡先生說的不同：胡主張校勘訓詁之外，還要有比較參考的哲學資料，如論理學或因明學等，方能貫通；我主張歸納法的考據學，與唯物辯證法合一，前者爲佐，後者爲主，方能達到真正的貫通。換言之：即我認論理學或因明學貫通的程度，還不比上辯證法，尤其是唯物辯證法。例如墨子的根本觀察是什麼？十綱領的次序怎麼樣？這問題自夏曾佑到李石岑先生，已經有五種說法；而這五種說法，在各人都是自以爲很懂得貫通的。

欲闡述墨子的人生哲學，不能不最初揭出他的根本思想。最近關於墨子的根本思想之說，明計有四家：一、夏會佑的明鬼論……二、梁任公先生的兼愛論……三、胡適之先生的應用主義……四、胡樸安先生的非攻論……總觀上述四家的主張，我覺得夏會佑的明鬼論最有價值；次之，便是胡適之先生的應用主義；不過都不是我的看法……墨子出發於「非樂」而歸結於「繩墨自矯，備世之急」；出發於「反對藝術」而歸結於「崇尚功利」。這便是我所看的墨子。（詳見李著人生哲學卷上第三節墨家之人生觀）

李石岑氏在一般研究哲學者中，確是比較注重而且會貫通的。如今一面批評夏梁二胡四家的議論，一面發表自己觀察的心得，單此一事，已寫了四五千字；但是他的結論：墨子出發於「非樂」……出發於「反對藝術」也還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像走到半路而不能到家。吾說出這話，也許讀者要問我道：前四家的弄錯，尚可歸咎於他們的不兼注重辯證法；像李氏不是在其書中主張兼注重辯證法嗎？何以竟也弄錯？是的！李氏確曾主張辯證法可以補助演繹歸納兩法，（詳見同上緒論研究法之進步）但他第一，認辯證法的功用，還不如直觀法來得大；第二，辯證法的時代，早已

過去了，不如歸納直觀兩法的新，現代正是直觀法的時代；第三，他所談的辯證法，純指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法；至於後來的唯物辯證法，全未提及。因此三點，所以仍和他所評的四家，同立在一條路線，真如所謂「以五十步而笑百步。」據我看來，還是李季氏的觀察比較對些！李氏的結論是：

我們細心翻閱墨子的書，就可以看出他是代表這種農民和手藝工人的。（所謂手藝工人，有一部分固為獨立的手工業者；但有一大部分仍是農家的婦女，因此可以說，他是代表農民階級。）他的書中言及農工的事比老莊孔孟荀等的著作要多得多……可以知道他的根本思想是在謀農工階級的利益，所有兼愛，明鬼，非命，節葬，非樂，非攻，以及節用，尚賢，尚同，天志等等，無不以此為出發點，也無不歸宿於此。（詳見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頁一三——一三四）

李季氏注重唯物辯證法或唯物史觀，自然要比李石岑氏更勝一籌了。

第三章 界限的方法

凡範圍，分類等，皆屬於本章，茲分三部分以論述之。

(一) 科學哲學社會科學三個體系與重要說明

(1) 體系

關於「科學的體系」古今中外說者不一。大概由於科學（其他亦然）的範圍，多是隨時代的需求而轉移的。就我個人的觀察，以為外人方面，除馬克思恩格斯一派外（另詳張譯）惟有塞利格曼（Seligman）比較說的好些。現在把牠錄出於左：

(1) 自然科學

(二) 精神科學（文化科學）

(1) 個別的個人的精神科學——如論理學等

(2) 集團的個人的精神科學

(A) 純粹的社會科學

(甲) 舊有的社會科學

(子) 政治學

(丑) 經濟學

(寅) 歷史學

(卯) 法理學

(乙) 新成立的社會科學

(子) 人類學

(丑) 刑事學

(寅) 社會學

(B) 半社會科學性質的科學

(甲) 原來帶有社會科學的性質，現在仍然保持着這種性質的一部分的「科學」

(子) 倫理學

(丑) 教育學

(乙) 原來並未帶有社會科學的性質，以後卻帶有一部分這種性質的「科學」

(子) 哲學

(丑) 心理學

(C) 含有社會科學的意義的科學

(甲) 非以人類為研究的開端的

(子) 生物學

(丑) 地理學（指今日的地理學而言，如經濟地理，政治地理，都含有社會科學

的意義。）

(乙) 以人類為研究的開端的

(子) 醫學

(丑) 言語學

(寅) 藝術 (此表略據陳豹隱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一書譯引)

但塞氏的分類多就歷史着想，如分「原來」「現在」「以後」……等等，由性質的立場看來，實在沒有什麼道理。其分法理學與刑事學為二，似乎不甚妥當。又如生物學、醫學、言語學……等，是否可全列入社會科學的範圍內，也還是問題。不過他也有很特色的地方，就是把社會科學的範圍擴大，尤其與我同意的是倫理學、教育學等，均列入社會科學（但他尙只目為「半社會科學性質的科學」）。至於分科學為「自然科學」「精神科學」二者，實和馮德 (Wundt) 相同；若文德爾班 (Windelband) 便不言「精神科學」而言「歷史科學」；栗柯脫 (Rickert) 則又代以「人文科學」。至於國人方面，則以平心先生的「新社會科學分類表」為比較新穎：

(一) 社會科學一般

(1) 社會科學總論——(確定各種社會科學的相互關係並求出其共同法則的綜合科學)

(2) 社會科學發達史——(包括社會思想,各派社會學說的鬭爭發展。)

(3) 社會統計學——(研究社會現象的統計方法)

(二) 特殊的社會科學

(1) 歷史學——(研究人類實踐的發展過程)

(2) 經濟學——(研究各種生產關係的法則)

(3) 政治學——(研究各種國家形態與政治現象)

(4) 法律學——(研究各種法律制度與法律的社會關係)

(5) 財政學——(研究財政現象的規律)

(6) 「國際現象學」——(研究國際現象的規律的新興科學,因沒有適當名稱,所以

這裏暫稱國際現象學。

- (7) 倫理學——(研究人類實踐的規範與道德現象)
- (8) 意識形態學——(研究各種社會意識系統的發展規律)
- (9) 教育學——(研究人類的教育實踐的規律)
- (10) 文化人類學——(研究各地文化生活狀況與土俗)
- (11) 文化地理學——(研究社會的地理環境的作用與規律)
- (三) 特殊的研究問題

- (1) 社會問題
- (2) 社會主義
- (3) 社會運動

(4) 經濟政策(詳見他著的社會科學研究法一書)

現在試再由我隨便的來規定「科學」與「社會科學」「哲學」三者的體系，而所注意的還是

多就科學中最爲重要而又與吾今所作之書有關係的社會科學方面請先列表，再加說明：

第一 科學體系之我見

(一) 自然科學(從略)

(二) 精神科學

(1) 事實部分

歷史學(各種總史、專史、及考古學等。)

社會學(社會學或不能成立爲一種科學)

人類學

地理學(以經濟地理、政治地理等爲限；至其餘一部分，則屬「自然科學」)

言語學

文字學

(2) 方法部分

第三章 界限的方法

考據學

論理學

辯證法

.....

(3) 思想部分

(A) 社會科學(側重「用」方面)

基本

經濟學

上層之一

政治學

法律學

軍事學

上層之二

教育學

倫理學（此學對於社會科學與哲學二者之關係，大抵略同，可此可彼，故互見焉。）

（B）哲學（側重「體」方面（？））

本體

宇宙論

心性論

宗教哲學

實用（此實用哲學與社會科學部分，表面似同；實則此處只以「有哲學意味者」爲

限，不若社會科學部分範圍之廣。

社會哲學

政治哲學

法理哲學

教育哲學

倫理哲學（或人生哲學）

.....

（4）娛樂部分（？）

藝術

圖畫

音樂

雕刻 塑 漆 建築.....

文學

書學

……

第二 哲學體系與中國哲學史內容部分之我見

- (一) 認識與方法 (中國哲學史方法編)
- (1) 論理學 (中國如墨經、名家、公穀等)
- (2) 辯證法 (中國如老、莊、易等，似有「辯證法」之一部分)
- (二) 形上與本體 (中國哲學史本體編)
- (1) 宇宙論 (中國如道家、儒家次之) 自然哲學
- (2) 心性論 (中國如道家、儒家) 自然哲學
- (3) 宗教哲學 (墨教、道教、佛道、耶教、回教)
- (三) 形下與實用 (中國哲學史實用編)

基礎

(1) 社會哲學

上層之一

(1) 政治哲學

(2) 法理哲學

上層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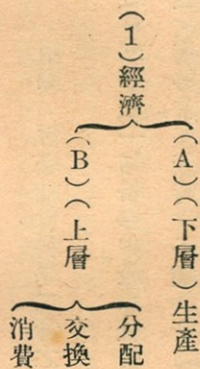
(3) 教育哲學

(4) 倫理哲學

以哲學中各部分之輕重而論，則(一)是手段，(三)是目的，二者爲最重；而以(二)爲較輕。以中國哲學之盛衰而論，則(三)爲最盛，而且有價值；而以(一)(二)爲最衰而不足多。故凡略(三)之中國哲學史，皆不知中國哲學情狀，而最不足以爲代表。

第三 社會科學體系與中國社會科學史內容部分之我見

(一) 社會的下層(或全體)基礎與人類(或生物)的物質生活



(二) 社會的上層建築與人類的精神生活

(1) (實行) 政治

(2) (規定) 法律

(3) …… (以上上層之一)

(4) (辦法) 教育

(5) (宗旨) 倫理

(6) …… (以上上層之二)

第三章 界限的方法

第四 研究各學的共同工具——研究學問的共同先修科

(1) 方法——如考據學、論理學、辯證法……及其他一切方法論。

(2) 歷史——通史、文化史、社會史……（詳見拙著中國歷史研究法）

(3) 經濟學——（詳見張栗原編譯社會科學理論之體系第二章第三節）

(4) ……

(2) 說明

關於這一方面，可看第二章（一）（2），現特再補充於左：

附錄 哲學社會科學二者之互相關係與同一目標

社會科學在一切科學中最和社會有關係，這是不論何人都知道的。至於哲學呢？我也以為：「就現代趨勢言，在新時代各種學術，均與社會人羣力謀接近，而以解決實際問題為目標。哲學更不能例外，故當使哲學而社會科學化，庶有實益之可言，而免玄談之見譏。換言之：即應側重社會哲

學、政治哲學、教育哲學、人生哲學等；而勿復如前此之側重純正哲學方面。」（見民國二十六年一月二十三日上海大公報中國哲學會年會特刊拙作研究中國哲學應有的新認識一文；但該文多被改易，以致不甚正確。）我這說是可引古今中外各派學者的論調與個人社會各方面的實際情形來證明的：（一）中外唯心唯物各派，都有人認真正的哲學只是關於社會人生一方面，唯一任務在於變更世界。如馬克思說：「哲學家們只是用各種不同的方式說明世界；但是事情卻在於改變世界。」（論費爾巴赫的提綱。）美國赫克（Sidney Hook）更以為：「現之所討論的問題如空閒時間等只是屬於名學，而不屬於真正的哲學。真正的哲學只是道德哲學、政治哲學、法律哲學、社會哲學等關於人生的一方面的。」張東蓀先生亦以為：「所謂哲學（人生哲學、政治哲學、社會哲學）……其功用不在於說明外界的真相，而只在於能指導人生。因此一切關於宇宙的哲學都是人生哲學的假扮。所以一切形而上學必須歸根到人生問題而後止。」（見張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紀念論文集張作多元認識論重述一文）由此看來，哲學實與社會科學同樣地以社會人生為唯一目標，並不是一種和社會人生毫無關係的學問。（二）古來最偉大的社會科學家、哲學家的整

個學說，也是由哲學社會科學二大部分組成的。如俄國米汀 (M. Mitin) 說「馬克思主義底組成部分……第一是哲學的學說——就是辯證法的唯物論 (Dialectic Materialism) 第二是經濟的學說——歷史的唯物論 (Historical Materialism) ……剩餘價值論就是馬克思經濟學說底基石。第三是科學的社會主義——祇有辯證的和歷史的唯物論能夠給現社會 (資本主義社會) 底一切階級底相互關係之總體，作一個客觀的估量……祇有說明階級剝削，特別是資本主義剝削底本質的經濟學說，纔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這三大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底組成部分，融合成爲一個有機的一致體。把唯物辯證法應用於全部政治經濟學底改造，並以後者爲基礎，又把唯物辯證法應用於歷史、自然科學、哲學、政治和勞工集團底策略。」(沈譯米著上冊第一章第一節；請再參看同書頁二四、一八五、一八七。) 盧波爾也說：「辯證法的唯物論是研究社會現象及自然現象的方法論。被適用到社會現象的領域 (因而又是在社會科學上) ……就把自身具體化而成爲史的唯物論……因而史的唯物論是歷史、經濟學、法律學及國家學等等的�方法論……當作國家學上的方法論看，就成爲……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在經濟學上，就成爲勞動價值

論；在歷史上……同樣成爲科學的社會主義的理論。」（詳見李譯盧著頁一九一——二）以上是說應用哲學學說方面的「辯證法唯物論」去觀察解釋歷史社會，便成爲社會學（？）歷史學學說方面的「唯物史觀」。而經濟學政治學學說方面的「剩餘價值論」與「科學社會主義」也跟着繼續正式成立。（三）古今中外的社會經濟政治等等，莫不根據哲學理論，而哲學理論亦莫不以見之社會經濟政治等等爲其目的。例如中國古代的封建帝王與後代封建式的軍閥，皆力倡讀經尊孔，爲的是孔子與經書可爲封建勢力的護身符，這是封建政治與封建哲學互相依賴的。法西斯蒂首領莫索里尼親信新黑格爾主義的秦梯爾（G. Gentile），而奉爲精神導師。又德國國社黨希特納的設施行動，亦多根據黑格爾的國家學說和尼采的超人哲學。這是法西斯主義政治與法西斯主義哲學互相依賴的。蘇維埃首領列寧史丹林奉辯證法唯物論的馬克思恩格斯爲師表，這是社會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哲學互相依賴的。米汀說：「哲學和政治之間常常存在着互相不可分離的聯系。牠們這一種不可分離的聯系，是由現社會中牠們的一定的社會根源來決定的。可是哲學和政治的這種聯系不是常常直接表現出來的。我們看到，在各種不同的哲學傾向和政治傾

向的某種聯系之下，有各種的轉變，彎曲和傾斜。這一聯系，只有靠具體的分析某種哲學和政治傾向的各方面纔能確定下來。」（沈譯米著頁三二六）總而言之：哲學是社會科學的根據，社會科學是哲學的實現。哲學如脫離社會科學，則所謂哲學多是空想的理論，有如無肉體的精神；社會科學如脫離哲學，則所謂社會科學多是盲目的行動，（或事實）有如無精神的肉體。最後要連帶聲明的是：吾並不是說只有社會科學和哲學有關係；其實，自然科學也是要借重哲學的。「沒有哲學的自然科學是盲目的……不能前進……自然科學利用哲學所教給的已成概念，去實行發見，去探究自然，失掉了哲學指導的自然科學者，盲目的從事工作，在結論上往往陷於反動的觀念論的世界觀。」（李譯教程頁九八——九）一般流俗的學者，誤認哲學和人世一切沒有關係；其實，最和人世一切有關係的莫如正確的哲學；只有流俗的哲學，纔是和人世一切沒有關係的。

（二）古今中外各家思想的關係與比較

（1）各家思想之異同創因真假醇雜的比較研究

例如儒墨道法四家，在大體上是相異的；孔孟或老莊，或申韓，一對一對，在大體上是相同的。但如嚴格的研究一下，便會發現孔與孟，或老與莊，或申與韓，一對一對，是同中有異的，或因中有創的；（顏元、李塨、王源三人亦然）儒墨道法四家，是異中有同的，創中有因的。（陸王與禪、周、邵、程、朱與道亦然。潘平格已明言其相近，見李塨恕谷後集、萬季野小傳、醒菴文集序、學記恕谷四及歸莊玄恭文續鈔、黃宗義南雷文案。而清代漢學如考據、校勘、目錄、金石、輯逸等，幾盡啓於宋儒，亦經皮錫瑞提出五證，見湘報類纂乙集下皮鹿門學長第七次講義——論聖門四科之學）他如禮運「大同說」和論語等書比較一下，便會發現其到處互相矛盾，誤二爲一；再把禮運大同說和墨子一書比較一下，便會發現其到處互相符合，誤一爲二。（詳見俞樾資萌集公私說、王祖畬王文貞文集讀禮運論，及拙作評梁任公先生先秦政治思想史一文）這在儒家方面言，是以他家之說爲自家之說的。（宋明理學家亦多如此）又若荀子固然和孟子大不相同；但如將其所罵思孟二人之語，與荀子書中本人之說，仔細比較一下，便會知道有許多是相同而不相異的（此點有前人如黃佐等之說爲證）。莊子天下篇譏慎到彭蒙「塊不失道」之說，而不知此說實與老莊相同（此點詳見拙作

評馮友蘭著中國哲學史上冊。這在荀子、莊子方面言，是以自己之說爲他人之說的。又如淮南子入雜家，而實則多主道家，是雜中有醇；春秋繁露入儒家，而實則多混陰陽家道家，是醇中有雜。儒家荀子言禮，與法家言法，多名異實同；莊荀墨名諸家談名，多名同實異。其餘另詳後面先內博而後外博的博學步驟，中國思想與多方面的問題兩節。吾治學很喜歡比較，如昔曾作孔丘左丘墨翟三種教義之比觀，韓非與道儒墨三家之異同，老易異點論三文（均見中國學術大綱中國哲學）中國三大思想之比觀一書，由今觀之，雖未詳盡或未完全正確；但已因此而更深切的認識了。近著中國近百年思想史一書，亦側重比較，視前作爲可觀。此已可見比較法之極爲重要了。（其他如墨經的求同求異，同異，交得三法，梁任公先生中國歷史研究法第六章史蹟之論次所述「同中觀異，異中觀同」亦可參看。）

（2）先內博而後外博的博學步驟

我們整理中國學術思想，第一步要先採用西學的方法；其次，纔是把西學的內容來比較。而就此比較來說，吾也以爲要「知所先後」就空間而言，應該先拿中國思想去比較中國思想，而後拿

中國思想去和外國思想比較，例如先把荀子去比同國的孟子，而後把荀子去比異國的亞里士多德。不去比亞里士多德，尙不要緊；如不去比孟子，那就大不可了。就時間而言，應該先拿古代思想去比較古代思想，而後拿古代思想去和近代思想比較，例如先把先秦諸子去比同時的先秦諸子，而後把先秦諸子去比異時的宋明理學。不去比宋明理學，尙不要緊；如不去比先秦諸子，那就大不可了。反之如研究近代思想，則應該先拿近代思想去比較近代思想，而後拿近代思想去和古代思想比較，例如先把孫中山先生去和康梁譚等公羊派比較，而後把孫中山先生去比較古代儒家如孔子等。就學科而言，例如研究孔子哲學，應該先把孔子的「仁」去和孔子的「恕」對比，而後把孔子此種人生哲學去和孔子其他如政治哲學等對比。又如研究中國經濟思想，應該先把此人的井田均田限田……去和他人的井田均田限田……對比，而後把這種「分配」的思想去和「生產」的思想對比。就宗派而言，應該先比同宗派者，而後去比異宗派者，例如先把功利派的陳亮葉適等互相比較一下，而後再拿陳亮或葉適去和性理派的朱熹比較，先把道家的老子莊子互相比較一下，而後再拿道家去和儒家比較。爲什麼定要照此種次序？這是因爲中國思想與中國思想，古代思

想與古代思想，同科思想與同科思想，同派思想與同派思想，是較有密切的關係的。至於中國思想與外國思想，古代思想與近代思想，此科思想與他科思想，此派思想與他派思想，有的沒有關係；有的雖有關係，終也比不上前一類之密切。（？）今之學者，多未明此種研究或比較的次序，往往比外而不比內，比人而不比己，未免有點「捨己之田而耘人之田」的樣子；而且因此便不免生出「擬不於倫」、「似是而非」的錯誤。例如梁任公先生比墨子於馬克思和基督，我們總覺得二者並未盡同；墨子主張個人慈善的空想的社會主義，階級妥協；……馬氏主張國家分配的科學的社會主義，階級鬭爭；……墨子主張現實世的宗教，務抵抗；……基督主張他界未來世的宗教，無抵抗；……梁漱溟先生的以孔老和印度佛學相比也非極合；老子主爲我，長生，不勤；……（孔與老又不相同）佛氏主無我，厭世（？），苦行；……今人又多認北朝的均田制度，就是現今的社會主義；其實二者幾乎一一相反。（詳見我編的中國通史述要）而研究中國思想的採用西洋名辭一問題，吾也以爲我們在此時候，對於名辭絕不可純粹採用西洋，也不可完全仍用中國；必須中國名辭不易懂和不切合，然後採用西洋名辭。反之如西洋名辭仍不易懂和不切合，也就仍用中國名辭。總之在易懂不

易懂，或切合，不切合；至於中西固暫可不分。再切實些說：就是我主張不用不易懂和不切合的古名辭和西名辭，並且不隨便的用古典和洋典，一切名辭與論述均以易懂切合爲標準。

吾所謂先內博而後外博，已略如上面所述。內係指較有關係的本國，同時同派同科……外係指較少關係的外國，異時異派異科……但此亦只在大體上比較上言之吧了。學者不可固執；尤其是宗派學派二者，有時更有例外。就是所謂外國思想與中國思想的關係方面，在現代的情形也就和從前不同了：有許多提倡宗教的宗教家，受西方基督教與佛家的影響，比受中國方面道墨諸教的影響來得大；有許多提倡社會主義的無產者，受西方馬克思列寧的影響，比受中國方面儒墨諸家均產說的影響來得大；有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受西方蒲魯東巴枯寧克魯泡特金托爾斯泰等的影響，比受中國方面道家許行等虛君說無君說的影響來得大；許多民權主義者，受西方盧梭孟德斯鳩等的影響，比受中國方面孟子民貴說的影響來得大。這是因爲在古代的中國閉關自守，不與西洋往來，所以不生關係；在現代的中國門戶大開，與西洋交通，所以發生關係。又如方法方面，則不但應該先西洋，而且須多借重西洋，亦不可與此處之「先本國而後外國」一言相提並論。

(三)不甚廣泛與多方面的有意義

這種界限法：一面各自獨立，如有時把門閉着；一面互相關聯，如有時把門開着。又好比許多醫院的分耳鼻喉科……內科，外科，似乎可以各自獨立了；但要知道：研究外科者同時須略兼懂得內科，研究內科者同時須略兼懂得外科，研究耳鼻喉科者同時須略兼懂得內外科……如其不然，則對於本科，也就無從理解了。看到此點，便知絕對分開與獨立，究竟是不可能的；而其他學問與各種思想之相互關係，亦何能獨自例外？

我們研究「中國思想史」（側重中國社會科學方面）主張內容包括經濟、政治、教育、倫理各種思想。此在一部分專主研究小問題者觀之，也許會認為「大而無當」；不知吾實有很大的理由在，請略說明於左：

(1)研究中國思想與不廣泛的範圍

吾認現在大學的課程，最為廣泛者，首推「中國通史」；時間既最長久，空間亦極廣大；而關於

軍事、政治、法律、經濟、教育、社會……各種事實，及文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各種學術，又欲包括無遺。次爲「中國文化史」，（廣義的）比之「中國通史」，惟歷代興亡盛衰……各種事蹟不在內；其餘一切制度與學術，仍與之相同。又其次爲「中國學術史」與「國學概論」比之「中國文化史」，惟制度不在內；其餘仍和牠相同。而我們則多以關於社會科學方面的思想爲限；至於其他事實，與涉及「本體」「虛玄」的思想，則多不在內。這是第一點。

關於中國社會科學方面的思想，經今人整理過的，只有「中國政治思想史」方面；但如比較特色的陶希聖先生所編「中國政治思想史」，名雖非常單純，實則廣泛無比：一則對於描寫時代社會制度方面較詳，對於敘述政治思想方面太略，所以名雖是政治思想史，而實卻恍惚是一部社會史。二則就學術思想方面言：他又詳於玄學、經學、文學、宗教、禮教等方面，例如其書中有道家名家的「辨證法」，陰陽家的「陰陽五行之說」……「災異」，「八卦」，「讖緯」，「古文經」，「太玄」……「卜筮與五祀」，「符瑞及封禪」，「今學與古學的爭鬪」，「由專經到通儒」，「圖讖與方術」，「太宗道的組織」，「性情及命」，「命與性」，「王弼易注」，「莊子注釋」，「縱欲主

義，「丹鼎派」，「參同契」，「佛教會的組織」，「道教的爭競」，「道佛的爭論」，「僧俗的爭論」，「經學的衰替」，「禮說與禮典」，「佛教與佛教改革運動」，「禮律的大成」，「經學文學與儒家的改革運動」，「三才五常」，「文儒復古論」，「性三品論」，「天論」，「文與義理」，「復性書」……由此看來，又恍惚是一部學術史或文化史了。我們思想史對於和本問題較無關係的玄學、經學、文學、宗教、禮教等方面，除在各家背景中，或須略提及外，多不雜入史中。因為這些是編著比我們範圍廣大的學術史文化史者所有事，這是第二點。

因此，吾現在是不敢想編著那比本書範圍廣大的「中國通史」，「中國文化史」，「中國學術史」，「國學概論」（吾從前曾以數月之力在百忙中編一本「中國學術大綱」即此處所謂「國學概論」；但吾今因學問與方法均大不同，故已把牠停版。）一類之書；同時也未便立一狹名，而竟遠出本問題之外。因為如遠出本問題之外，實也就無異於編著「中國通史」，「中國文化史」，「中國學術史」，「國學概論」一類之書了。（但在陶先生也許有苦衷）以上是論我們研究範圍不敢過泛的第一點。

我們研究範圍的不敢廣泛，尚有兩個證明，請再補說於左：

梁任公先生講「中國歷史研究法」竟把「文化專史」中的「學術思想史」分爲四種，「社會科學史」只是四種中之一：

文化專史

- (甲) 語言史
- (乙) 文字史
- (丙) 神話史
- (丁) 宗教史
- (戊) 學術思想史

- (子) 道術史——即哲學史
- (丑) 史學史
- (寅) 自然科學史
- (卯) 社會科學史

(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第四章文化專史及其做法)

這分類法的對不對，茲姑勿論；要在梁先生的意見，不但可合「宗教」「哲學」二者以外的一切思想史爲「社會科學史」，而且認此種「社會科學史」爲「專史」中的一種專史，再也不能再

分下去了。由此看來，我的中國思想史，實亦可名「中國社會科學史」，原能成立，絕無範圍過廣之嫌。所不同的，大概只有在梁先生是合數部分爲一整個的「中國社會科學史」，在吾卻反而分一整個爲數部分的中國社會科學史一點吧了。（但此點尙未定，於必要時也許要混編。）這是論我們研究範圍不敢過泛的第二點。

吾平素喜歡研究哲學中的人生哲學、社會哲學、政治哲學等；至於宇宙心性等純正哲學，比較空虛渺茫，常常以爲無甚關係（這大概是和梁漱溟馮友蘭諸先生相反的）。從前曾在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裏研究「中國哲學」，後來又在南方各大學講授過「中國哲學史」，「中國政治思想史」等，所以早就想編著此書，務使對於哲學與社會科學二者都有關係，有一部分且能合一起來。因爲此書雖名爲中國思想史或中國社會科學史；但其中除了一部分是純粹的屬於社會科學方面以外，其餘的一部分，卻可以當作「哲學思想史」看，不過其性質多是經世哲學，而非心性哲學；多是社會哲學，而非宇宙哲學；多是實踐哲學，而非無用哲學……略如下述：

思想研究法中的一部分略等於哲學研究法

經濟思想中的一部分略等於社會哲學

政治思想中的一部分略等於政治哲學

教育思想中的一部分略等於教育哲學

倫理思想中的一部分略等於道德哲學或人生哲學

由此看來，我的中國社會科學史，恍惚就是等於一部廣義的中國哲學史。未聞今人有謂中國哲學史爲範圍過廣者，則「中國社會科學史」的範圍，也就無可懷疑了。這是論我們研究範圍不敢過泛的第三點。

(2) 中國思想與多方面的問題

多方面的研究，究竟有何意義？吾以爲當研究某人的甲問題時，可以兼參看其乙丙丁……有關於甲問題的各問題，則甲問題往往可與其他各問題互相發明，這是多研究便多了解的。如只研究其一點，而不兼參照其他各點，則連此一點，也無從理解了。故如所謂專研小問題者，有時亦有「行不通」之感。例如論語：「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

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在此一小段文中，便包括政治經濟教育各方面，非因此而把他處一切關於政、經、教之言論，完全觀察，便無從知其本末究竟了。又如儒家之政治理想是「仁治」「禮治」「孝治」，非先充分明白其倫理理想的「仁」「禮」「孝」，則對於一種政治理想，也無從得其要領。墨家除經濟外，由宗教而為宗教的政治（如法儀、尙同、天志等等），由倫理而為倫理的政治（如兼愛下云：「苟有上悅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為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上於天下」）。至少也要把經濟倫理宗教政治四方面均注意到。又如明儒丘濬：「聞見甚富，議論不能甚醇……尤熟於國家掌故……能以辨博濟其說……且濬學本淹通，又習知舊典，故所條列，元元本本，貫串古今，亦復具有根柢。」（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家類三，大學衍義補提要）「倣德秀凡例，採輯五經諸史百氏之言，補其闕略，以為治國平天下之要，立為十二目：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國用，曰明禮樂，曰秩祭祀，曰崇教化，曰備規制，曰慎刑憲，曰嚴武備，曰馭夷狄，曰成功化……名之曰大學衍義補……此書主於事，而有以包乎天下之大，故所衍之義細而詳。」（丘濬進大學衍義補表）清初程朱派之陸世儀「思辨

錄所述，上自周漢諸儒，以迄於今，仰而象緯律曆，下而禮樂政事異同，旁及異端，其所疏證剖析，蓋數百萬言，無不粹且醇，余不能盡舉也。」（全祖望撰本傳）「舉凡天文、地理、禮、樂、農、桑、井田、學校、封建、郡縣、河渠、貢賦、戰陣、刑罰、薦舉、科目、鄉飲、賓射、祭祀、喪紀，非惟考覈之詳明，實乃體認之精審，蓋理無不窮，而隨處有會心也。」（唐鑑輯學案）陳瑚：「與同里陸世儀相約講求經濟大略，謂全史浩繁難讀，乃編爲四大部，以政事、人文別之。政部分曹，事部分代，人部分類，文部分體，爲鉅帙各數十，字如黑蟻，皆自掌錄，略能背誦。又旁通當世之務，河渠漕運，農田水利，兵法陣圖，無不研貫。暇則橫槊舞劍，彎弓注矢，其擊刺妙天下……瑚上當救荒四政書，其預備之政四……防挽之政四……補苴之政四……輸恤之政四……又陳支吾三議，其議食四條……議兵八條……議信六條……又上巡撫王公開江書：一審勢，二經費，三兵役，四實法……瑚之學閎闊俊偉，博通古今……論申韓……論理財……論賦役……」（王鳴盛撰本傳）其他各家，亦多如此。而章學誠之論文集，亦頗可與吾言參證。「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文集者，辭章不專家，而萃聚文墨以爲蛇龍之菹也。後賢承而不廢者，江河導而其勢不容復遏也。經學不專家而文集有經義，史學不專家而文

集有傳記，立言不專家（即諸子之書）而文集有論辨。後世之文集，舍經義與傳記論辨之三體，其餘莫非辭章之屬也。」（文史通義詩教上）這便是說古人對於經傳史子辭章四者，是專成一家；至於後代，便以一人而兼學四者了。古人專精，後人務博。我有鑒及此，所以主張同時兼研經濟政治教育倫理……各方面。陸游說得好：「一卷之書，初視之若甚約也，後先相參，彼是相稽，本末精粗相爲發明，其所關涉，已不勝其衆矣……其怠惰因循曰：『吾懼博之溺心也。』豈不陋哉！」（渭南文集萬卷樓記）王國維先生說得更好：「夫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觀堂集林國學叢刊序）這就思想方面而言，便是研究每一個人的思想，非徧觀其整個，不足以深知其部分；非分析其部分，不足以會通其整個。而黃宗羲更明白主張多方面與整個的研究而不可分析部分道：「學問之事，析之者愈精，而逃之者愈巧……夫一儒也，裂之爲文苑，爲儒林，爲理學，爲心學，豈非析之欲其極精乎？奈何今之言心學者，則無事乎讀書窮理；言理學者，其所讀之書，不過經生之章句，其所窮之理，不過字義之從違，薄文苑爲詞章，惜儒林於皓首，封己守殘，摘索不出一卷之內，其規爲措注，與織兒細士，不見長短，天崩地解，落然無與吾事，猶且說同道異，自附於所謂道學

者，豈非逃之者之愈巧乎？（南雷文定前集留別海昌同學序）以上是我主張研究中國思想對於問題應該多方面的理由。

中國書籍多混雜，書名內容不合一，實多由於著作者博學而爲了博學之故，其思想便多變成「雜家的」了。吾嘗以爲：「先秦諸子，以道家爲較純（？）儒家（孔孟）尙純，墨家已雜，儒法家韓非更雜，儒道墨（參看拙編中國學術大綱，韓非與道儒墨三家之異同），他如尹文、慎到、荀卿、許行……或溝通墨法，或溝通道法，或溝通儒法，或溝通道墨……然除呂氏春秋一書外，尙重宗派，非雜家也。至漢以後，始大不然。漢後之思想，多混合先秦諸子；六朝唐宋以後之思想，多混合中國與印度。清末民國以來之思想，多混合中國（或中印）與西洋。」中國歷代之思想家，有十之八九爲多方面之混合家，以學派言：一人既兼學儒道墨法佛……諸家；以學科言：一人又兼治各種文哲學社會科學，甚至涉及自然科學。「故欲研究此人，必先研究其餘有關係之人；欲研究此家，必並研究其餘有關係之各家。宗派同而時代異者，如欲研究孟子，必先研究孔子；欲研究莊子，必先研究老子……宗派同而時代同者，如欲研究朱熹，必並研究陸九淵……欲研究陳亮，必並研究朱熹……」

(二者就大體上以言，不然，朱陸，朱陳，亦各自不同。)宗派異而時代異者，如欲研究墨子，必先研究孔子，欲研究法家韓非，必先研究儒道墨各家……宗派異而時代同者，如先秦諸子，西漢鹽鐵論中之大夫與文學，六朝之佛道儒各家……欲研究其一，必並研究其餘。(拙編漢後政治思想史講義)古來的中國思想家，既多是學問極廣博，思想極複雜，在我們研究者，自亦有就其情形，略將範圍擴大，(以可能爲限)兼研各家之必要。如其不然，或不免如只見其一體與皮毛，而不得其整個真面目；或只知其流而不知其源。以上是我主張研究中國思想對於家數或宗派應該極繁多的理由。

第四章 搜集的方法

這可叫做開礦山似的搜求法。我們知道開鑛山的人，在事先只能大概的知道某一帶的區域有金鑛，於是不管鑛多或鑛少，或無鑛，都是一樣的拚命一重一重地往裏掘，結果愈掘愈深，越開越廣，一切金鑛都跳不出他的手。所費心力雖很多，而所得的金鑛也不少；不然，如懶開便少得，不開便不得，故心力和金鑛是正比例的。又如淘金砂者，和掘地下古物者，全和開鑛的方法與情形相同。而我們治學者，對於在書本上的材料，其搜求方法，亦何獨不然？請略分述於左：

(一) 思想材料與書籍種類

如吾曾說過要有較長的時間，然後可以多讀書多查書；要有較大的圖書館，然後其書可以很便利的任我們大讀大查。但在正要去搜集材料之前，是否需要目錄學書和大學問家的指導？大概

新舊學者的搜集材料法，多只信任目錄學書的提要，或請教於大學問家，以其範圍爲範圍。例如要研究文學者專看集部，要研究歷史者專看史部，要研究思想或哲學者專看子部，要研究經學小學者專看經部。不但是專看某部，而且是只看某部中的某一小部分。如此，便自以爲精了！而且是博的精了！我近來便看見一位很出鋒頭的所謂新文學家，在上海某報上發表一篇關於指導人家讀書的文章，說集部只是研究文學的人所要讀的；若研究思想，只要看看子部及幾種經書就够了（大意如此）。又有一位很出鋒頭而喜談中國經濟思想的所謂經濟學家，有本演講集，說要研究中國經濟思想，最好是去請教老學者即國學家，以便去搜集材料。由此看來，舊學者的搜集材料法，當然是正統派的；而新學者的搜集材料法，更唯舊學者之「馬首是瞻」。

惟我獨以爲不然：認許多正統派的目錄書和國學家，對於經部及幾部「家常便書」以外的中國思想書籍，根本就不注意。如遇有文集，也多只是注意其文學方面。凡持此種態度或用此種方法去搜集材料者，正如我在前面說的「開鑛山者，懶開便少得」的一類。

（一）國學導師不可靠的明證

當代國學家中如章太炎先生，總算是坐第一把交椅，或太上導師了！他於二十四年在京津各報上發表論讀經有利無弊一文（請參看六月十五、十六兩日的大公報，六月十日十一日的朝報）其中論及井田等類思想，吾曾作一文駁他道：「章女師對於過去史集之少讀與遺忘也。」
章先生獨敢斷言曰：「總計三千年來，主張封建，世卿肉刑，井田者，曹元首、王船山、王崐繩、李剛主、李德裕、鍾絲、陳羣、王莽、張子厚九人而已。……生明代以後者，僅三人耳。」若單就「井田」一項言，則只有四人：「井田之制，秦漢而後，惟王莽一人行之。……宋時，張子厚行之於鄉；……清初，顏李派之王崐繩、李剛主輩，亦頗有其意。」（尙思按：「頗」字應改爲「極」字。）試就吾一時記憶所及，略舉漢至清之力主井田者，以供章先生參考，可乎！除章先生所舉四人以外，實尙有漢之何休、崔寔；唐之杜甫、白居易；宋之柴成務（井田式的墾田）、張澹、田錫、陳舜俞（？）；李觀、石介、程顥、章鑾、楊簡（由限而井）、陳普、林勳、唐仲友、胡宏（井田三利）、胡寅、元之趙天麟（由限而井）、王旭、明之胡翰（井田十便）、方孝孺、海瑞、莊昶、何喬新、鄭權（有「井田不可不復」「井田不可復」兩議）、文德翼（？）；葛守禮、楊守陳、鄧元錫、天台野人（井田十美）、清之吳莊（法井田之意）、呂留良、

陸世儀、陳之蘭（不必井的封建授田法）、陸求可、袁汝璧、莊有可、羅澤南、何邦彥、胡培壘、及顏元、張鵬舉……等，且多數有文集，著成專論，不意章先生反未提及，但此多屬唐宋以後之文集，章先生未暇徧讀，猶可言也；乃彼竟並二十四正史，亦皆遺忘。如明史海瑞傳曰：「欲天下治安，必行井田。」三國魏志司馬朗傳云：「以爲宜復井田……宜及時復之。」他如後漢書仲長統傳亦曰：「欲張太平之紀綱……非井田實莫由也。」宋書何尚之傳亦曰：「先王立井田以一之……雖茲法久廢，不可頓施，要宜而近，粗相放擬。」宋史呂大鈞傳：「喜講明井田兵制。」明史葛守禮傳：「請倣古井田之制……以上尙就井田一事言之；至於主張法井田之均田、蠲田、限田、均賦及什一之稅者，更多，茲不枚舉。而主張封建肉刑者，亦絕不止於章先生所言之數子。如明之黃省曾，清之陸求可，一類文人，卽主張封建，而痛駁柳宗元之最有力者。吾因正擬編著中國思想史，雖曾閱唐以後三千餘人之文集；但仍自以爲未備，一俟吾稿清出，再就章先生所舉五事，分別枚舉，或補充可也。」（評章太炎讀經論調之一）你還要信任大學問家嗎？大學問家所言若彼，你還要偷懶而不自已努力嗎？自己努力而不偷懶之我，所得如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或者又以爲：「章先生非專研中國思想史者，尙不足怪；難道其他對於某種思想史有專門研究者，亦不可爲我們的指導嗎？」哼！試看現有的任何方面的思想史，單就其所研究的一方面言，下者只像「九牛之一毛，滄海之一粟」；上者亦不過可作一種「常識」讀之而已。像梁任公先生，以舊國學家，而不像舊國學家的不注重思想；以新學者，而不像新學者的少讀舊書；總算是代中國思想宣傳最有力的一個人了；然而他與傳統的認識，究竟亦有何稍異呢？此點另詳於後面（3）中之（I）結論與第七章（一）（7）（B）。

所以關於此事，總說一句話：就是上流研究和專門研究者，與其請人家指導，不如請自己指導來得可靠；（即博學廣查）至於下流研究和普通研究（初學）者，因限於精力與時間及其他一切，當然尙有請一般對於國學與中國某一部分思想有相當研究者，略爲指導的必要。

（2）目錄學書不可靠的明證（和理由）

我們要知道中國書和西洋書的根本不同：

（A）中國書名與內容不合一

約有五點，略述於左：

(甲) 人我難辨 書名專述他人，而內容卻專述自己者，如戴震孟子字義疏證等；書名似自己著作，而內容全是摘錄古人他人之格言者，如李惺西滙外集（佔西滙全集之半）等。

(乙) 有用無用難辨 書名似極有用，而內容實極無用者，如李士瞻經濟文集等；書名似極無用，而內容實反有用者，如一部分雜家類中的雜考，和小說類中的筆記……等。

(丙) 文集與非文集難辨 如同名文集；一則多關社會科學，如李觀李直講文集、沈家本寄篋文存等；一則多關哲學，如王心敬豐川全集，及宋、元、明、清理學家的文集多如此；一則多關史學，如黃承吉夢陔堂文說（全屬史學），章學誠章實齋文集等；一則多關經小學，如陶方琦漢學室文鈔（盡屬經小學之考據），及清代樸學家的文集多如此；一則多關文學，歷代文集多如此……一則無所不包，歷代文集多如此。這是集中包括經、史、子集等等的。反之，實是經、史、子等等專書，而亦強名為集的，如章學誠文史通義文集所述便是。

(丁) 著書命名極不一致 這是一般人的著書命名，不辨問題性質，而取官名、地名、科名、

人名、朝名、篇首之名，以詳名爲簡名，以公名爲私名……「巧立名目，橫分字號」，甚至「一人詩文，集名無數」的。詳見同上繁稱匡謬等篇。

(戊) 書名雷同 今試就集部舉一個作例，如(1) 秋水軒稿，明沈嗣振著（見禁書目）；(2) 秋水亭詩鈔，清伍宇澄著；(3) 秋水叢外集，清林鑑著；(4) 秋水堂遺詩，清朱慶萼著；(5) 秋水軒尺牘，清許思湄著；(6) 秋水詩鈔，清黃堂著；(7) 秋水集，清馮如京著；(8) 秋水集，清嚴繩孫著。所以如不實地讀書，即章氏說的「不求篇內之文理，而過求篇外之標題」，那就未免大錯而特錯了！鄭樵對此，亦曾略舉過例，詳見通志校讎略。

若西洋書名與內容便較合一，多就問題性質而命名，如書名倫理學，其內容必多關倫理；書名經濟學，其內容必多關經濟……

(B) 中國目錄學分類多混雜

如學科至爲繁多，而書籍卻只分四庫，四庫如何歸納得下一切的學術？至西洋書的分類，便比較單純詳細，易於檢查了。

(3) 只有開鑛山式的搜集法爲最可靠

我因有鑒於上述兩點，所以以爲就是讀盡某部的全書，也還是嫌不夠的；何況一般人，連某一部的全書，也不肯盡讀嗎？試單就思想方面的材料，來分別舉幾個要例於此，藉以想見其大概：

(A) 集部的思想材料

(甲) 文集 文集中的序（尤其是贈序）書、論、辨、說……等類，可以說多是純正的文章了；但據我看來，這類的文，多是各人思想的所在，其重要有時反爲那像子書的一部分（此指唐宋以後之子書，或附於各人文集之後的準子書）所不及。例如我們要研究柳宗元的思想或政治思想，非注意其序書等類文章不可。因爲他最有價值，最爲重要的是「官吏是公僕說」，見於送薛存義之任序，送寧國范明府詩序；他如經濟方面的「嚴格的均賦主義」，見於答元饒州論政理書；道德方面的「反對自私的肉體的長壽」，見於答周君巢弭藥久壽書；宗教方面的「否認渺茫荒惑的鬼神說」，見於與韓愈論史官書……而在著中國政治思想的陶希聖先生，卻只翻閱其論說，而未知注意及此，所以他講的柳宗元思想，只有「一文以明道及反對注疏

——二、對佛學的採擇——三、天論——四、國家論——五、道在那裏——（中國政治思想史第三冊）五點，甚至連議論方面有關係的幾篇文章，也被忽略：如斷刑論、六逆論、駁復讐議……等篇是也。卽此，已可想見文集中的序書……等類的重要了！而呂振羽先生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對於柳宗元，也多根據陶著，專談其無甚關係的「三教調和論」，而不直接去翻閱其文集。梁任公先生也說：「集部，漢志詩賦略所載諸書，純是文學的。後來的集，章實齋以爲是子，因其同是表示一人的思想。如朱子全集，王陽明全集，以及陸象山集，戴東原集」雖沒有子的名稱，但已包舉本人全部思想，又並不合文學的性質，爲什麼又入集部，不入子部呢？……拿來比附漢志的詩賦略，簡直一點理由也沒有，我們是絕對不認可的。集部之所以寶貴，只是因爲他包含史料。如紀載某事某人某地某學派，集部裏實在有三分之二帶史部性質」（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史學史的做法）梁先生這種觀察，多是戴史學眼鏡的；不知不只朱子、王陽明等全集，多近乎子書；就是文集中的墓誌、傳狀、碑記、祭文一類，近於史書之文，其實也和思想很有關係，例如全祖望的鮚埼亭集，方苞的方望溪全集一類，便多關於清初明末一般思想家的記載，而爲研究明、清之際的思想

者所不可不參看；甚至如劉獻廷那位怪傑，雖生在清初，但著作多不傳下來（傳下來只有廣陽雜俎一書），我們如不讀王源居業堂文集的墓表，和鮎埼亭集的傳，便無從知道他的思想和博學了。一面是史事，一面又是思想，二者終是分不開的。

（乙）詩集 文集固然最爲重要；但如詩集，有時也有很好的思想，如杜甫白居易等的詩集，多有社會思想，人生哲學；……唐寒山清李柏等的詩集，多有人生哲學。

（丙）文編 這一類書，比較好的，約有三長：第一、有時比文集還要有用。因爲他是各文集的精華。第二、有一部分不傳的文集，竟爲文編所保存。第三、凡就內容性質而分類者，皆甚便於吾人的檢查翻閱。如賀長齡的皇朝經世文編，朱洵的國朝古文彙鈔等（陳子龍等選輯的皇明經世編另詳於後），便是屬於這一類的。

（B）子部的思想材料

（甲）純家 所謂純家者，言其能獨立，成一家言也。如先秦的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以上有書）、農家、陰陽家（以上無書）、及漢後之佛學……等皆是。

(乙) 雜家 此項約有四種：

(子) 雜學 吾所謂雜學者，係廣義的，指一般雖混雜一切，不專主一說，但亦能自成一家者。如雜先秦各家的呂氏春秋，淮南子……一般舊雜家；雜儒道佛等的宋、元、明、清理學家，及其他如桓譚、桓子新論（四庫無），崔敦禮、芻言，黃宗義、明夷待訪錄（未收書）……等的各代子書，以至近世雜中，印西洋各方文化的大同書，仁學……一般新雜家。此外如孔平仲、珩璜新論，晁說之、晁氏客語，費密、弘道書，陳梓、一齋雜著……一類之書，或目之爲「雜說」，亦尙可附入此類中。（「未見收」，「未及收」在內。）

(丑) 雜述 如羅大經、鶴林玉露……一類世稱之爲雜述（國學圖書館目錄如此）。

(寅) 雜誌（或刊物） 如爲清末一大革命思想家而不爲今人所追念的樊鍾，著有開誠等文，極力痛斥君主，爲康梁輩所不及，均發表於湘報（後刊成湘報類纂一書）。湘報尙有他人的重要文章。此類雜誌報章，至爲重要，非並搜集不可。

(卯) 考訂 如俞正燮、癸巳類稿一類書中有倫理革命思想。（按國學圖書館目錄以

此類書爲考訂之屬，入儒家，似不甚合。

(丙) 子注 如魏王弼 老子道德經，晉郭象 莊子注……一類，皆有關於各時代風氣與本人思想處（國學圖書館目錄不將此類另列。）

(丁) 小說 如所謂「筆記小說」一類，常有關於他人與自己的思想處，非常重要，非閱不可。而「正式小說」中如李汝珍 鏡花緣一類之書，在輕女的舊時代裏，獨代女子爭不平，其思想尤爲特色！他如水滸傳，紅樓夢等名著，或許也有所用意。

(戊) 類書 如馮琦 經濟類編，陳夢雷 經康雍兩朝敕改 古今圖書集成……一類「類編」之書。

(C) 史部的思想材料

(甲) 正史 如二十四史，及新元史，清史稿各史，關於思想家傳中之奏議及其言行等類。

(乙) 別史 如李贄藏書等（詳見後面存目禁書中。）

(甲) (乙) 二類，均屬紀傳體。

(丙) 紀事本末與編年 前者如徐夢莘三朝北盟彙編，後者如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兩書同載鍾相的思想。

(丁) 雜史 如國語國策一類之書，亦頗有關於思想處（此類書近紀事本末體）。

(戊) 專史 如近代中外人士編著關於各種思想之史。

(己) 傳記 如康有為弟子二陸等合編的康南海先生傳上編一類「傳狀」王懋竑朱子年譜一類「年譜」曾國藩手書日記，汪士鐸翁悔翁乙丙日記一類「日記」錢儀吉碑傳集，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李桓國朝耆獻類徵初編，黃宗羲等宋元明儒學案，朱垣歷代名臣言行錄一類「總錄」……皆是。

(庚) 政書 政書中「通制」如九通，續皇朝文獻通考……等；「官箴」如清方大湜平言……等；「荒政」如俞森荒政叢書……等；「奏議」如明楊士奇等輯的歷代名臣奏議……等；而此類中，尤以奏議一類為最重要。奏議一類原也只是文集中的一小部分，但如趙天麟鄭介夫諸人既無文集傳世，正史又很少提及他，我們如不看歷代名臣奏議一書，便無從得到他們

的重要思想了。歷代名臣奏議……等，是類編歷代的；宋趙汝愚國朝諸臣奏議，乾隆御選明臣奏議……等，是專編一代的；清陳弢中興奏議約編……等，是專編一時的；唐陸贄、陸宣公奏議……等，是專編一人的。

(D) 經部的思想材料

(甲) 經 如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三傳、孝經、論語、孟子等。

(乙) 經注 如漢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詁，明丘濬大學衍義補，清戴震孟子字義疏證，焦循論語通釋，孟子正義，易學三書……一類之書，多關於各本人的思想。如魏王弼周易注，宋程頤易傳……等，亦各帶有本人的色彩。

(E) 叢書的思想材料

如畿輔叢書，四部叢刊，四庫全書珍本，叢書集成……一類，或是原書已少或不流傳，而竟賴以保存一部分材料；或是原書係稿本而未公開，而竟賴以公之於世；或是外間雖有單行本而不完全，雖完全而多錯誤，而竟賴以刊布最完備與最古貴精校之本。以其中之近於子集二類者為最重要；

至於經史二類，較少關係。

(註) 以上書籍分類，大多數根據南京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和四庫全書總目，只有一小部分，爲便利起見，用己意歸併吧了。可是這絕非本人的書籍分類法，特此聲明。

(A)至(E)所舉之例，已涉及四庫全書總目所無者。

(F)尤應注意四種違禁書目及四庫存目中的思想材料

就使我們不大敢讀當代的禁書，也不可不求讀前代的禁書。因清代已屬過去，今人可不必再守臣奴的態度了。如仍不略讀，那就真是虧給我們生在現代了！此其一。正統派目錄學最有權威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只問人我忠逆，而不問是非優劣，由新眼光看來，如「存目」中的一部分，以價值論，有時反在「著錄」中的一部分之上。故愛求真理者，誠不可不讀。此其二。禁燬下層或大多數人所歡迎的書籍者，即文化的最大罪人，凡愛護文化者，不可不搜閱此類之書，而介紹之，以盡保存文化之責任於萬一。此其三。吾因此而就吾所已讀過的部分中，略舉數種出來，俾學者得以想見其一斑：

(甲) 集部 如明許國許文穆集、袁宗道白蘇齋集、鄧元錫潛學稿、呂坤去偽齋集、袁宏道袁中郎集、李若訥四品稿、李贄李卓吾文集（或李氏焚書，二者大體相同，均遭焚燬）、歸有光震川別集（此書極易得）、譚友夏嶽歸堂集、沈承卽山集、金聲金太史集……清陳瑚確菴文稿、呂留良晚村文集、李漁笠翁一家言、侯朝宗壯悔堂集、黃宗羲南雷文約、南雷文定、彭士望彭躬菴集、李世熊寒支初二集（以上六種極易得）……等「別集」及明程敏政選輯明文衡、陳子龍等選輯皇明經世編……等「文編」。

(乙) 子部 明于慎行穀山筆塵、章潢輯圖書編、朱健蒼崖子內篇、屠隆鴻苞（一一書存目）……清唐甄潛書（此書存目）、呂留良慙書……

(丙) 史部 明李贄藏書續藏書中的序評，和李氏的思想極有關係（以藏書爲重要）。他如張溥歷代名臣奏議（尙思按此實不及楊等原書）、劉宗周劉念臺奏議、鄒元標鄒忠介奏議、葉向高蒼霞奏草續奏草（？）……等，亦多有。

(丁) 經部 清呂留良四書講義……（梁任公先生說呂書極多，均不傳；惟尙可於清廷

駁呂留良四書講義一書，略窺見其說而已。不確！

(戊)叢書 如快書、廣快書、學海類編(三者四庫總目入子部雜家存目)及明李贄李氏遺書、高攀龍高子遺書、清魏禧等著寧都三魏集(二書易得)……

自(甲)至(戊)各書，或見於禁目而不見於存目，或見於存目而不見於禁目，或存目禁目二者並見；但上面要多就禁目舉例。四庫全書總目中的存目，其書達六千七百八十八種，比著錄書三千四百五十八種差不多要多一半，其中有關於思想之書，想也要比四種違禁書目之書多了。(有一部分，已不再見。)

(G)須並注意四庫總目所無的思想材料

此可分做兩部分：一是在四庫全書之前而未見收者，如阮元四庫未收書提要中的魏徵等撰的羣書治要，羅隱的纒書……一類；但阮氏所收只有一百七十五種，實猶未盡。二是在四庫全書之後而未及收者，大概以文集爲最多最佳；雜家筆記亦頗重要；而史、經兩部，亦多可供參考。以上二者，我們萬萬不可以爲四庫總目所無而稍忽略牠。

(五) 書籍種類應隨時代爲轉移而不可固定

吾以爲：只有子部中的先秦諸子部分，確屬重要的思想，這是人人都知道的；然而同時如儒家及古代的思想，卻在所謂經部裏。是卽在先秦部分，已不可以只看子部爲範圍了。自漢至晉，重要思想多在經注子注裏，如何休公羊傳註，王弼老子註，郭象（？）莊子注等類是也。六朝隋唐多在佛經，佛經尙屬子部；至唐或宋以後，尤其是明清，一切重要思想，便幾乎盡在於集部了。而且有一部分仍列在子部裏的，其實也只是集部某人文集全集中的一部分。所以專讀集部者，常常可以兼看其子書；專讀子部者，卻不能兼看其文集。吾所說的思想，當然是廣義的；但卽在研究思想中的一小部分者，不論是經濟思想，或是政治思想，或是倫理思想，或是哲學思想，以及其他一切……其所翻閱的範圍，大概都是相同而不可縮小的。若不博學或博觀的專研小問題，便常常不免缺遺，變成淺陋。專研小問題而又能博學或博觀，纔可以算是「真的專精。」

(一) 結論——打破五個舊念頭與到各大圖書館加緊涉獵的方法

總說幾句話，就是在查書閱書時，最要緊的卽在乎打破五個舊念頭：第一、要打破古來經史子

集四種界限；（王守仁、李贄、袁枚、章學誠等謂：「六經皆史。」吾則以爲：與其謂六經皆史，不如謂「六經多子」之較有合也。既非盡信史，並無所謂經。四書、易、禮記、固子書也；春秋雖似屬史書，然其目的在「寓褒貶、別善惡」，所以名爲「史」，而實則「子」。周禮亦似史書，然多戰國至西漢人所僞託，僞託卽「子」而非「史」。尙書似真史矣；然二典既明言「若稽古」，而洪範亦經今人考定爲出於戰國之陰陽家，其他各篇亦多與竹書紀年逸周書所言不合。而儀禮一書，亦難斷定其確係出於周公與見之事實。至於三傳，更是補充解釋「名史實子」之春秋。可見經中近史之一部分，已多屬「託古改制」之書。他如詩經似是文學，兼爲信史；然實則多關於當時新舊派之思想言論，以新眼光觀之，極有價值。經中惟有爾雅一書，實非子書而已。顧炎武謂：「經學卽理學。」雖似與吾之意相同；但其目的在否認經學外之理學，謂「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詳見其文集卷三與施愚山書，及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引——則全與吾意相反。至經學之不能成立，吾已作一文略論之——詳見民國十九年四月三十日大夏週報第八十一期國學系一個名稱之商榷——集者非通常所謂文學專集，乃包括一切之總集也。他如子史，亦多超出「思想」「歷史」

二者之範圍外。故四庫之分，形式上雖似清楚；實際上則仍和混餘已詳論於前。）第二、要打破以人所共知的所謂大家專家爲範圍；（古今人治學多如此。如果跳不出人所共知的範圍外，那就無異於一種普通常識了。）第三、要打破以陳陳相因的正統派爲限；第四、要打破極端的以智識份子爲範圍的搜集法；第五、要打破以有自著書且傳至今者爲限。因爲各人的眼光和嗜好不同，其指定和提要不足爲一般人的共同標準，所以與其信任耳朵，不如信任眼睛；與其熟讀目錄學的提要，不如略翻各本書的內容。親身翻查，雖然煩勞；但對於有所收穫的部分，既忽覺喜出意外；即碰到全屬廢物的部分，亦從此大可放心。這纔像前面說的「開鑛山的人，在事先只能大概的知道某一帶的地方有金鑛，於是……便一重一重的往裏掘，結果愈掘愈深，越開越廣，一切金鑛都跳不出他的手。費的心力雖很多，而所得的金鑛也不少。」

我的搜求「中國思想史」的材料，便是採用此種方法的。論時間已有十餘年；論地方亦由上海而武漢；再到北平國立北平圖書館，正在籌備中的東方圖書館（不是上海商務印書館的東方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專門搜集清代禁書，及外間不易見的祕籍；又赴南京入住國學圖書館

年餘，補看前此未看過或雖看過而未搜集的書籍：即購此圖書館的子部集部兩種書目，（叢書內的子部集部在內，）除吾已經看過的，和詩詞賦曲等專集兩種不看以外，（但此類書中有時亦有重要思想，業已略說於前。）其餘全照次序一種一種的涉獵一過，遇有所取：凡長篇者，多先登記其卷篇頁行，預備僱人抄出；至於自己，則可多看書。凡零碎者，多由自己隨時抄出。同時在可能內，並在書目上簡單註明其他材料，如「經」「史」「文」「哲」「科」「地」「政」「考」……等字樣，重要者並註明其篇名，有時且附評幾個字，以備將來研究其他問題時的參考。又如碰到一種近代板本和新書，（易得而不貴者，）被我採取的材料過多，僱人抄寫太不合算，便多留待自購。凡自購的書，均可任意用筆眉批旁點，並摺角作記號，無需在未整理前抄出。吾之目的，務使最重要的材料，不致多數逃出吾目之外。因為吾向來不信任目錄學，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以為多是有看等於無看，不能使人略知某書的內容，故於沒有法子中，只好採用此種搜集法。聰明人或笑我為最笨最苦；但結果，我卻認此最笨最苦的法子為最可靠可喜，真如古人所謂：「披沙揀金，往往見寶。」一則從此纔知道過去號稱最廣博最詳備的文化巨著，如古今圖書集成，三文獻通考，歷代名臣奏

議，皇明經世編，皇朝經世文編，國朝古文彙鈔……各書編者，實也。多有所遺，而未悉閱羣書。二則從此纔知道現今學者，對於中國各期思想之盛衰與優劣，多不免臆斷。吾曾與友人書云：「弟生平在京、漢、平、滬、閩（以近數年來在京、漢、平三處爲最）各地所涉覽之書，人約四千卷，有數萬，其中尤以文集爲最多……古來學者異口同辭，以爲漢後除（一）宋明理學，及（二）隋唐佛學，（三）魏晉玄學外，幾無思想之可言，尤以清代爲最甚。如曹聚仁先生謂：胡適氏對於清代學者有很確當的批評：「清儒有鑒於宋明學者專靠理解的危險，所以努力做樸實的功力，而力避主觀的見解。這三百年之中，幾乎只有經師，而無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無史家；只有校注，而無著作。」（章實齋先生評傳）弟則以爲單就哲學或玄學方面觀之，此言或可無大過；若就社會科學及其他思想方面而言，則在先秦諸子以後，實以明清爲最盛，亦最有價值。清盛於明，明盛於宋，宋盛於其他各代。故除先秦之子書經書外，卽以明清之文集爲最重要；而吾人之研究，亦以明清爲最難。以二千餘人之文集（只就吾所翻閱者而言），非短時期所能涉獵故也。近人若梁任公先生，知有清二百餘年，可稱爲中國之「文藝復興時代」矣；但亦以爲：「在前半期爲考證學，在後半期爲今文學，而今文學又實

從考證學衍生而來……其他則附庸耳。」（清代學術概論）「梁先生昔曾目清代爲「衰落時代」詳見第二章（一）（二）至其晚年仍謂「中國道術史（即哲學史）……主系思想，有價值的，不過兩個時代：一先秦，二宋明（包括元代）。要做中國道術史，可以分做上下兩篇，分講先秦宋明兩主系……所謂閩系，如漢朝到唐初對於先秦的學術，清朝對於宋明……因爲漢唐人的思想不能出先秦人的範圍，清人的思想不能出宋明人的範圍。」——見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道術史的做法——則又一如傳統之說矣。梁先生晚年猶持此論；至於他人，更可想而知。」此仍大異於弟今所云也……」吾今所以能有此種新認識，全要歸功於這個「開鑛山式的搜集法。」

（4）直接的背景材料

關於搜求各思想家的背景材料，最好是用「直接的材料」如各本人在著作中自己說出的種種原因是也；其次，纔是用「直接的間接」或「間接的直接」如正史方志及墓誌，行狀，年譜等等所追述關於其本人種種原因是也；至於「間接的材料」有時只能用作各時代的共同（？）背景，此類如正史的食貨志等，多屬於描寫社會經濟方面；但正史食貨志所描寫的社會，多數只是描

寫各當時的都市社會；有一部分生在遐方僻壤，並未到過都市的思想家，名雖亦云生在某時代，實則和都市社會無大關係。蓋落後的鄉村社會，和前進的都市社會，因交通不便，相差幾若隔代；都市已進入封建社會時代，而鄉村多仍屬奴隸社會時代，甚至原始社會時代；都市已進入資本主義社會時代，而鄉村多仍屬封建社會時代；至少也是都市已入本社會時代的最高期，而鄉村仍屬本社會時代的最初期或中期。（也不用遠引古代，試單就現代親眼所見的情形來說：如南京，在城內的都市，和在城外的鄉村，便判若兩時期。他如吾國正北，正西，西北各邊疆，也還有許多是帶着十足的封建社會時代式的；甚至有一小部分還留着一點原始時代的遺風。）生在後代的我們，研究這般思想家受當時社會的影響，實在應該分別去觀察。他如有本書或文集可稽，便不應該一味的據那正史的食貨志。這是「愚者一得之言」，而極希望一般聰明的學者能够多多注意及的！

自（1）至（4）講「研究與書籍種類」，係以中國思想材料爲限；至於研究的工具書參考書，如古今中外的「方法論」（尤其是西洋方面的方法論最爲重要）和「思想史」，現在暫不開列或舉例。（惟關於「方法論」的重要部分，業已另詳於第二章。）

(二) 中國歷代思想的盛衰與異同

(1) 歷代各種思想之盛衰與價值的是否一致

關於此點，在上面(一)(3)中的(I)已略述及；現在再來總比較一下，其盛衰與價值的次序，略如左表：

(A) 混合的比較：

(一) 周末，民國；(二) 清，(三) 明，(四) 宋，(五) 隋唐六朝佛學，(六) 漢，(七) 魏晉道家，(八) 元。

(B) 分開的比較：

論哲學，則首推先秦、宋、明（清不如）；論社會科學，則首推民國、清、明（宋不如）。論精詳，則後優於前，民國、清代為第一；論創作，則前難於後，先秦為第一。

(2) 先秦漢後思想之形式與內容的有無系統

講到中國古人的著書情形，則以形式論：在中國古書中，惟爾雅、世本、呂覽、周禮、易經等，很有系統；他如論語、孟子、老子等，皆非有系統者。若以內容論：則如宋的王安石、王臨川文集……；明的李贄、李氏文集……；清的顏元、李塉、王源、袁枚、戴震……等文集，多是今人所同讀而共知者。試問那一個人的思想是沒有系統的呢？其他文集亦多如此。（若不相信，請看我來日編的思想史。）近人劉師培更認詩文同於諸子道：「六朝以前，文集之名未立；及屬文之士日多，後之君子欲觀其體勢，以見性靈，乃彙萃成編，顏曰文集。然古人學術各有專門，故發爲文章亦復旨無旁出，成一家言，與諸子同（以下徧舉歷代詩文作證，從略）……雖集部之書不克與子書齊列，然因集部之目錄以推論其派別源流，知集部出於子部，則後儒有作必有反集爲子者，是亦區別學術之一助也……」（詳見錢基博著現代中國文學史論述）先秦子書形式比較有系統，所以整理較易；宋明清文集形式很沒有系統，所以整理較難。正因為整理較難，所以無人願做大規模的整理功夫。結果便由無人注意而被人誤會了。現在請再把先秦和漢後的思想約略比較一下：

異點：

先秦： 著作體裁多有系統（子） 來源單純 注重開創 注重整個 側重理論

為漢後所有

漢後： 著作體裁多無系統（集） 來源複雜 注重闡明 注重部分 側重實際

為先秦所無（有一部視先秦為新奇）

同點：

在實際上，則二者之思想，皆有系統。

以上所謂漢後的著作體裁多無系統，蓋指清代以前的文集；不然，如（1）清代以前的子書，其形式的有系統，既同於先秦；而（2）清末民國的思想著作，因受西洋書籍的影響，其形式的有系統，更為先秦的子書所不及。此外關於漢後思想的內容方面，亦請參看第三章（二）各家思想的關係與比較（1）（2）兩節，及（三）（2）中國思想與多方面的問題。

（三）中國思想史料簡目

在未開出名單以前，要先聲明數點於此：

第一、吾這張史料名單，自然以用我的眼光而擇出的材料爲限；至於吾認爲無價值者，就是其言極多，其名極大，也多不列入。

第二、古來學者著書，多注重古代而輕忽近代，尤其是宋、明、清的文集，竟被一般學者異口同辭地認爲和思想無關；吾今獨發現宋、明、清的思想在漢後爲最盛，其文集最多思想材料，且最有價值。

第三、自漢至唐之材料，因另置一箱，有的尙待補充，所以無法把人名一一提出。反正這一部分的材料，得來是不大費工夫的。蓋多不出史漢至新舊五代史等正史，玉函山房輯佚書、羣書治要、百子全書、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唐文……那幾部大書，和爲數不多的文集。學者自無甚需要我來備列，故此部分暫時儘可從略。

第四、明清部分，還有皇明經世編、清經世文編、清古文彙鈔等大部文編中的材料，此刻未暇拿來和我由各文集選出的材料，對勘其有無重複遺漏而一一補列於此。

第五、關於子部的材料，也需要加以補充。

第六、關於中國思想的人名書名，學者如欲知其詳，須等看本中國思想史。因爲這名單尙不是最後最完備者；而且其中的一部分，也許屆時還要被我淘汰。

第七、關於民國的思想，另詳拙著中國近百年思想史一書（自太平天國起）因現已脫稿，故無須提及。

(1) 中國經濟思想史料

陳靖 田錫 柴成務 王小波 夏竦 宋庠 宋祁 王祺 賈黯 范仲淹 韓琦 呂
陶 趙汴 劉敞 余靖 石介 李觀 陳舜俞 韋驥 歐陽修 張方平 蘇舜欽 劉恕
王安石 司馬光 蘇洵 蘇軾 范鎮 魏繼宗 劉摯 張載 程顥 范百祿 錢顥 李
常 秦觀 李復 晁說之 劉弇 江公望 畢仲游 梁燾 范祖禹 上官均 呂公著
王觀 ……

鍾相 劉行簡 葉夢得 廖剛 胡寅 章誼 趙元鎮 洪遵 李光 蘇籀 李綱 趙
鼎 陳淵 范浚 李椿年 唐仲友 趙汝愚 袁說友 朱熹 陸九淵 楊簡 葉適 趙善

括、周必大 李椿 楊冠卿 史堯弼 陳亮(?) 袁燮 袁甫 彭龜年 孫夢觀 謝方叔
賈似道 陳普 趙偕 陳耆卿 莫簡 黃震 衛涇 劉克莊 黃幹 陳求魯 季鏞 鄭
伯謙 ……

林綱 董焯 胡宏 李之彥 ……

魏子平 田琢 …… (以上兩節係臨時補入)

趙天麟 盧世榮 賈魯 余闕 鄭介夫 王旭 張之翰 王結 張光大 戴良 ……
以上宋至元

宋濂 方孝孺 胡翰 解縉 何喬新 李東陽 程敏政 鄭瓘 何瑋 崔銑 ……

方鳳 潘恩 王良 錢薇 王畿 尹臺 喬世甯 高拱 馬一龍 亢思謙 海瑞 葉
春及 李贄 屠隆 沈鯉 ……

呂坤 虞惇熙 賀逢聖 吳應箕 郭濬 ……

文德翼 劉城 陸世儀 陳瑚 魏禧 金聲 顧炎武 應搗謙 黃宗羲 傅山 張履

祥 胡承諾 ……（此節或兼清初）

陳龍正 洪月誠 胡世寧 靳學顏 張朝瑞 王叔英 侯一元 潘潢 林希元 張陸
王尙綱 倪元璐 金濂 湛若水 鄭吳氏 黃省曾 徐允祿 祝世祿 劉世教 胡忻
桑悅 丘濬 張溥 唐順之 屠中孚 申時行 黃佐 李邦獻 鄧元錫 焦竑 ……（此
節係臨時補入，故極無次序。）

以上明（涉及清初）

嚴彥升 吳莊 唐甄 賀貽孫 龔鼎孳 陸求可 任源祥 儲方慶 郭棻 魏喬介
毛先舒 吳之騷 陸隴其 邵長蘅 邱志廣 張玉書 徐仕師 黃中堅 彭朝彥 李以
龐魏氏 顏元 李埭 王源 張鵬舉 惲鶴生 ……
張伯行 章永祚 王琦 田從典 陶貞一 劉紹攸 沈起元 袁汝璧 陳兆崙 曹學
詩 裘曰修 盛百二 盧一元 沈樹德 曠敏本 ……

袁枚 管世銘 張惠言 宋昌圖 崔述 魯纘 ……

張履 莊有可 孫燮 管同 劉淳 李林松 龔自珍 胡培翬 周樹槐 林伯桐 屈
蕓畦 ……

劉沅 羅澤南 龍啓瑞 繆梓 龔禮 姚興 黃式三 丁壽昌 何邦彥 馮桂芬 楊
彝珍(?) 宗稷辰 ……

鄭觀應(鐵城杞憂生) 楊象濟 熊其英 戴槃 李慎傳 汪士鐸 童華 楊琪光
陳虬 范志熙 李慈銘 薛福成 王棻 康有爲 譚嗣同 梁啓超(梁氏雖終於民國;然其
較重要之議論,多發表於清末。故在清末則有價值,在民國則不重要。) 劉光蕡 周家祿 許珏

王先謙 ……

鄭燮 陳之蘭 錢大昕 洪亮吉 太平天國 ……(此節係臨時補入,故無次序。) 孫

文 章炳麟

以上清(涉及民國)

(2) 中國政治思想史料

田錫 夏竦 宋祁 范仲淹 石介 呂陶 孫沔 劉隨 蔡襄 司馬光 劉敞 李觀
陳舜俞 韋驥 (歐陽修) 張方平 蘇舜欽 何郟 王安石 韓維 蘇洵 蘇軾 蘇
轍 彭汝礪 陳襄 王觀 張耒 秦觀 (晁補之) 周行己 孫洙 慕容彥逢 張九幹
陳公輔 孫升 范祖禹 江公望 畢仲游 曾肇 李光 林旦 上官均 王巖叟 晁說
之 呂大臨 呂公著 邢恕 梁燾 ……

李綱 張浚 趙鼎 周林 洪遵 張守 呂頤浩 劉一止 廖剛 王十朋 王元渤
劉子翬(?) 蘇籀 鄭剛中 陳淵 黃公度 崔敦禮 趙汝愚 汪應辰 范成大 羅願
史浩 林栗 李椿 范浚 林季仲 衛涇 呂祖謙 陳傅良 薛季宣 唐仲友 胡銓 周
必大 衛博 袁說友 楊簡 袁燮 蔡戡 楊萬里 王質 葛天民 楊冠卿 史堯弼 陳
亮 魏了翁 葉適 真德秀 周南 杜範 許應龍 任伯起 吳昌裔 陳耆卿 孫夢觀
陽枋 歐陽守道 彭龜年 文天祥 趙偕 洪舜俞 徐元杰 车子才 高斯得 虞儻 鄭
伯謙 李鳴復 吳如愚 ……

王禹偁 李清臣 李昭玘 李朴 錢顛 胡安國 鄧牧 李邦獻 ……

以上宋

趙天麟 許衡 鄭介夫 羅璧 榮肇 張養浩 程端履 王惲 程文海 王結 吳師

道 呂浦 戴良 ……

以上元

宋濂 王禕 方孝孺 解縉 梁潛 李賢 鄭瓘 丁養浩 ……

劉麟 王守仁 崔銑 湛若水 邵經邦 潘恩 王慎中 黃省曾 舒纓 許國 薛應

旂 高拱 張居正 海瑞 葉春及 溫純 李贄 屠隆 ……

呂坤 周如砥 袁宏道 王衡 許獬 曹于汴 鄒維璉 鄒德涵 李若訥 劉永澄

繆昌期 繆國維 李邦華 陶望齡 周鳳翔 吳應箕 倪元璐 ……

黃道周 陳邦彥 史可法 金聲 文德翼 陸世儀 魏禧 張自烈 黃宗羲 鹿門子

(天台山人) 傅山 王綱 王紀 張履祥 胡承諾 ……

胡廣 黃鞏 陸震 余珊 王一夔 毛鳳韶 李文祥 李承勛 李賢 王恕 張元禎
馬文昇 桂彥良 李夢陽 李東陽 顧璘 李廷機 邊中立 邱橐 余懋學 周孔教
鍾化民 周用 彭韶 高拱 周應賓 范景文 崔銑 黃省曾 祝世祿 胡忻 桑悅 丘
濬 朱健 馮時可 葉向高 楊守陳 歸有光 李應昇 張祥鸞 王世懋 李維禎 董其
昌 黃佐 范涑 王文祿 鄧元錫 馮琦 韓邦奇 顧炎武 ……

以上明（涉及清初）

唐甄 呂留良 賀貽孫 劉子壯 盧紘 鄧廷羅 龔鼎孳 張貞生 王崇簡 陸求可
任源祥 儲方慶 郭棻 魏裔介 顧景星 毛先舒 陸隴其 李柏 高珩 張玉書 許
昌國 顏元 李埭 王源 惲鶴生 ……

張伯行 章永祚 田從典 藍鼎元 楊名時 曹一士 儲大文 陶貞一 孫嘉淦 袁
汝璧 陳兆崙 曹學詩 高炳曾 沈樹德 ……

袁枚 張惠言 宋昌圖（？） 張望 陳鱣 魯濱 許宗彥 ……

劉開 莊有可 姚學煥 沈欽韓 朱方增 張湘任 龔自珍 陳文述 汪霖原 戴綱
孫 董元憲 馬樹華 左宗植 楊士達 鈕樹玉 ……

阮烜輝 龍啓瑞 桂超萬 龔禮 莊仲方 魯一同 顧壽楨 丁壽昌 劉毓崧 何邦

彥 夏炯 曾國藩 羅惇衍 宗稷辰 ……

吳曾英 鄭觀應 徐子苓 楊象濟 李慎傳 高延第 方宗誠 柳商賢 汪士鐸 強

汝詢 陳虬 范志熙 李慈銘 薛福成 顧我愚 劉孚京 奕訢 王棻 康有爲 譚嗣同

梁啓超 樊錐 唐才常 劉光蕡 胡道南 吳桂森 王舟瑤 畢永年 蔡秉鈞 易鼎

皮嘉祐 楊子玉 熊崇煦 ……

曾靜 彭鵬 陳宏謀 李光型 李彥章 葉佩蓀 何士祁 鄭燮 方大湜 陳之蘭

余廷燦 太平天國 王韜 洪亮吉 孫文 章炳麟 ……

以上清